

春  
明  
外  
史

第七册

正文第一站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7769B

4  
1  
1  
6  
5

這是清水方丈。張敏生見老和尚慈祥的面目，藹然可親。便對他一鞠躬。清水合掌笑道：我們有緣，請坐。袁經武退出去，他們三人都在蒲團上坐下。張敏生和袁衛道談了幾句話，那和尚卻是手上掐着珠子，一聲不響。袁衛道道：昨天我在酒店裏看見你，心神不安，拚命的喝酒，我就料你精神上很不自然。今天你又變了一個樣子，好像心裏有一樁事，極想丟開，又丟不開似的，我聽你說話之中，不斷的想心事，常常丟了下旬，你心裏一定很亂呢。清水笑道：何必管人家的心事？袁衛道道：我問明白了，好替他幫忙。清水搖搖頭笑道：這個事，你不能幫忙。袁衛道道：怎麼不能幫忙？清水笑道：生米煮成了熟飯，應當怎樣？袁衛道分明知道是一句機鋒，可以參禪，但是自己是個豪爽人，那裏能這個？卻是默然無語。張敏生本來喜歡研究哲學，佛書也看過一點，這時聽了清水的話，忽然大悟。便道：生米煮成熟飯，就吃了他。清水哈哈大笑，站起身來，拍着張敏生的肩膀道：你有緣。說畢，掀門簾笑着去了。張敏生呆了半天，便問袁衛道道：這老和尚在那個廟裏？袁衛道道：他是個有德性的和尚，和北京城裏這些開和尚店的和尚，是不通往來的。他現在住在後門一個小廟裏，只有一個粗和尚給他燒飯，許多大廟大寺請他去，他都不去。據他說，在北京城裏稍微耽擱一兩個月，就要上五台山去，我向來不喜歡和尚老道，因為他們全是些混帳東西，惟有這個老和尚，真是乾淨人，我自從認識他以後，非常佩服他，也慢慢的信佛了。張敏生聽了袁衛道的話，自己默然了一會，說道：老先生的話不錯，這個和尚，是個有本事的和尚，和他多談幾句話，也能開智慧。張敏生談了一會，自回寄宿舍來。一個人悶坐了一回，忽然一笑，連忙打開抽屜，取出信紙信封，寫了三封信。這三封信，一封是呈給校長的，說是本人要到一個遠地方去，呈請退學。一封是留別各位同學的，說是本人要到一個幽靜地方，去研究哲學，恐怕以後不容易見面了。一封是寫給他叔叔的，說是自己看破了世事，要去出家，家裏不必找了。張敏生將信發出去，一直便來找那清水方丈。清水捧着一本經，正盤坐在蒲團上，並沒有注意身外，張敏生走上前，恭恭敬敬，雙膝一屈，就對清水跪了下去。清水一擡頭笑道：你不是在袁

家相會的那位張先生嗎？到這裏來做什麼？對老僧行這個大禮，卻是不敢當。一面說着，一面立起身來。張敏生道：師傅會說和我有緣，我是來結緣的，希望師傅慈悲慈悲，收留我做一個弟子。清水道：什麼？你想做和尚？做和尚並沒有什麼快活。張敏生道：沒有什麼可以快活，那才是真快活。清水笑道：好，我收留下了。我們廚房裏，你們大師兄正在煮飯，你幫着他煮飯去。張敏生欣諾，就做飯去。自這天起，高高興興，做他的和尚。可是他的同學，接了他的信，見他不知去向，有知道失戀這段故事的，都疑他自殺了。張敏生除了幾個同鄉而外，要以吳碧波最是他的好友，他告別的信，就是要吳碧波轉告各同學的。吳碧波看了，心裏很是難過，就在他書架子和箱子裏，和幾個同學，公開的翻了幾遍，沒有找到可以尋他的線索。又過了一天，來替他收拾東西，在一個信紙盒裏，發現了一個信封，上面寫明德女子學校，蔣淑英女士收。忽然之間，觸動了靈機，心想：那學校裏，不是有楊杏園一個女友嗎？何不託楊杏園去打聽，準有些蛛絲馬跡，可以明白。這樣想着，先打好了一個電話，約他在家裏等。見了楊杏園，便將張敏生失蹤的話，說了一遍。楊杏園道：這事你怎麼一點不知道？你沒有聽見女學生跳樓一段新聞嗎？吳碧波道：彷彿聽見過一回，可是不料這事就和張敏生有關。楊杏園道：這個蔣女士，已經另行嫁人了，就是那位張君退學出走，他也未必知道。而且張君是失戀的人，他要出走，若把出走的地方，告訴蔣女士，顯然是要蔣女士去挽回他，更覺無聊了。他不走則已，既要走，對於蔣女士，是絕對不提一字的。這要到那方面去打聽張君的下落，真是問道於盲了。吳碧波道：你這話很有理，難道這人的下落，就一點探聽的法子都沒有嗎？楊杏園笑道：怎麼沒有？現在讓我來當一回福爾摩斯試試看，也許可以查出來，你願意當我的華生嗎？吳碧波道：我可以跟着你去查。我看你是怎樣的查法？楊杏園道：你今日且先回去，明天十二點鐘，你可以在張君的宿舍裏等我。我先到他房間裏檢查一下，他屋子裏的東西，想必你們已經翻過了一次，希望你們不要再翻，讓我到了再說。吳碧波笑道：說做福爾摩斯，你就真擺出大偵探的架子來了。楊杏園道：你別管，姑妄試之。吳碧波點



一點頭，笑着去了。這天楊杏園打一個電話，給史料科蓮，將張敏生失蹤的事略說了一說，問張敏生有幾天沒來了。據史料科蓮說：照日子算，在張敏生失蹤的前三日，就不見他的面了。楊杏園記着了，到了次日，正是星期，按着時間，便到張敏生的寄宿舍來，吳碧波果然在這裏等候。楊杏園將張敏生的箱子書桌都檢查了一次，沒有什麼奇異的地方。後來在抽屜裏尋到了一個袖珍日記本子，楊杏園連忙搶在手裏，對吳碧波一揚，笑道：哈哈！線索在這裏了。可是一翻呢，記到他失蹤的前三天為止，以後就沒有。空歡喜一場，一點影子沒有。楊杏園將日記本交給吳碧波道：這裏面大概有不少的情史在內，我不便看，你給他保存起來罷。再在抽屜裏一翻，都是些不相干的稿紙抄本之類，抽屜角上，倒有幾張名片，和一個郵票本子，一個上海朋友的通信地點，大概是夾在日記本子裏面，一塊兒落了出來的。楊杏園全拿在手上看了一看。吳碧波道：怎麼樣？你以為這個通信地點的字條，是個關鍵嗎？楊杏園道：這個也許是關鍵之一，不過不能說定，只是這裏幾張名片，都是嶄新的，並且全夾在日記本子裏，一定是新得來的。你看看這名片上的人名字，有熟的沒有？吳碧波接過來一看，共是四張名片，有兩張認得，兩張不認得。說道：這裏面兩個是他的同鄉，一定不知道他的去處，若是知道，他早已說出來了。這兩張一個姓賀的，一個姓袁的，我卻不認識，也許是他的生朋友。楊杏園道：在他出走前幾日，和生朋友往來，這是值得注意的。我們向這生朋友去打聽打聽，也許有些線索。一面說着，一面檢查零碎東西。擡頭一看，帽架上懸着一頂呢帽，遠看去帽箍的圍帶上，夾了一張小紅紙條兒，連忙去取下來一看，卻是一張電車票，那電車票上記的站名，在百花深處一站，紅鉛筆畫了一條線，是表示在那裏上車的。楊杏園道：你們這兒到西北城，路很遠啦，他到那兒去作什麼？吳碧波道：這電車票也不知道是那一個月的，有什麼關係？楊杏園道：要是很久，不會還插在帽子上。就是插在帽上，露出來的半截，和這藏在帽帶裏的半截，應該是兩種顏色，現在看那顏色，卻是一樣，一定沒有好久的日子啦。我再查一查他的日記，在十天半月之內，提到上了西北城會朋友沒有？吳碧波

聽說，當真查了一查，在一個禮拜之前，倒有一筆，提到了那個姓賀的。至於姓袁的這張名片，和百花深處那張電車票，卻一點沒有交代。楊杏園笑道：碧波，我對這事漸有線索了。我猜這張電車票和這張名片，就是他失蹤的前一兩日得到的。這個姓袁的，我彷彿聽說他是一個技擊家，這位張君去找他，難保不是請他作黃衫客古押衙哩。吳碧波一拍手道：對了，準是這樣。我現在想起來了，這袁經武是個有名的技擊家，他在西北城住家，他家必有電話，我們查一查電話簿，百花深處一帶，有沒有姓袁的？若有，這電車票就是訪他而得的。楊杏園笑道：你這個提議不錯，真是我的華生了。連忙叫聽差，拿了電話簿來。一查，果然袁經武家有電話，號碼下註的地點，離百花深處不遠。兩個人偶然學做偵探，所要的線索，居然迎刃而解，真是大喜若狂，連忙就到袁經武家來拜會。由吳碧波委婉的說出來意。袁經武道：不錯，他是到舍下來了一次。昨天聽到家父說，他已跟着清水師傅出家了。這兩天以來，家父還只是歎息呢。於是便把清水和尚住的廟址告訴他們，請他們自己去尋訪。他兩人也歎息一番，道擾而出。吳碧波道：趁着今天禮拜，我索性到廟裏去找他，你一個人回去罷。楊杏園道：這位張君忽然出家，我又是憐惜，又是欽佩，我也跟着你去看看。吳碧波道：那就好極了。我們都沒吃午飯，先在小館子裏，吃一點東西再去罷。於是二人在路旁一家小教門館子裏用了午飯，約摸耽擱了一小時的工夫，出得店門，只見半天裏飄飄蕩蕩，下起雪來。這雪片又大又密，半空中白濛濛的，由馬路這邊看馬路那邊，竟模糊不清。吳碧波道：好大的雪，回去罷。楊杏園道：要什麼緊？下在身上，一拍就落了，這時去訪人，是冒雪回家去，也是冒雪。我們正在興頭上，不要掃興而返。吳碧波道：好，既然如此，我們就去罷。兩個人冒着大雪，坐着人力車，就向袁經武指的那個地方來。到了那裏，原來是靠城牆腳下，半邊人家的冷街市。這時經過一場大雪，地下已是一片白色。一帶矮屋，面着城牆，都閉上了大門。雪地裏，除了杈杈樞樞，三四棵無葉枯樹而外，沒有見一個人影。楊杏園道：好荒僻的地方，這個地方，倒是宜於建設廟宇。於是兩個人跳下車來，在雪地裏走着，挨着人家，一家一家找去。不多

遠，有兩棵老樹，立在雪裏，樹底下，有兩堵紅牆，被這高樹一比，越發見小。牆上扒着爬壁虎的枯藤，零零碎碎，撒上一一些雪，風吹着，沙沙地響。紅牆中間，有兩扇紅門，也是緊閉着。門上橫着一塊匾，乃是寶樹寺三字。吳碧波道：就是這裏了，讓我上前敲門。敲了好久，才有人出來開門。吳碧波一看，是個五十多歲的瘦黑和尚。穿着一件黑布棉襖，又是滿臉的落腮短鬚子，他身上也撲了幾點白雪，他將手撲着，不在意的問道：我們這裏是廟，二位走錯了？吧？楊杏園便搶着說道：知道是廟，因為這雪下得太大，車夫望不見走路，想在貴刹暫避避，討一口熱水給車夫喝。那和尚道：熱水倒是現成，就都請進來罷。吳碧波會意，和楊杏園闖進佛殿，見一青年和尚，穿着灰布僧袍，正籠着衫袖，站在屋檐下，看瓦上的積雪。吳碧波一看，正是張敏生，不覺失聲喊道：敏生兄。張敏生回轉頭一看，見是吳碧波，臉色一變。但是立刻他就鎮靜着，放出笑容來，和吳碧波合掌為禮，笑道：阿彌陀佛，這大的雪，你怎樣到我這裏來了？你是特意來尋我呢，還是無意中碰見呢？吳碧波道：自然是特意來的。而且有一位朋友，平常的欽佩你，和我一路來拜訪。於是便介紹楊杏園和他相見。張敏生道：二位冒雪而來，真是不敢當，請到裏面坐罷。於是把他二人引到佛殿左邊，一間小屋子裏來。上面也供着一個神龕，雖然還潔淨，黃色帷幙，都變成灰色了。上首擺了一張小齋飯桌，和着三條板凳，已經都分不出什麼顏色。下首一列放着幾個蒲團，和一個白灰煤爐子。此外，這裏別無所有。吳碧波看見蕭條如此，廟裏的清苦，就不必說了。大家圍着那張小齋飯桌坐下。張敏生就找了一把泥瓷壺，三隻白瓷粗茶杯來。看他揭開壺蓋，在竈下掏出一個黃紙包茶葉，放了下去，就將白爐子上的開水壺來沏上，斟出三杯茶來，放在桌上。吳碧波道：我還沒有請問你的法號呢？張敏生笑道：我現在叫悟石。可是我這個和尚，倒是很隨便，你願意叫我敏生，依舊叫我敏生，都未嘗不可。楊杏園道：我看法師說話，極是解脫，在這蕭寺之中，安之若素，沒有大智慧的讀書人，決計辦不到。法師的前途，未可限量。張敏生笑道：這不敢說，只是看各人的緣法。楊杏園道：我見了法師，也引起了我的出塵之想，我也很願意出家了。張敏生沒有作

聲對他微笑。吳碧波見楊杏園只談一些沒要緊的話，實在忍不住了。便對張敏生道：「你這回出家，實在出於我們意料以外。究竟爲着什麼原因？」張敏生道：「碧波，我聽說你也抄過佛經，至少懂得一點淺近的佛學。佛家不是有綺語一戒嗎？」吳碧波笑道：「我怎樣不知道？我是問你爲什麼出家？又不是教你說些風流佳話，破壞清規。」張敏生道：「我正是爲着犯了佛家十戒，所以趕快出家。到了現在，從前那些煩惱事情，還提他作什麼？」吳碧波道：「你對於以前的事，能不能略說一點，好讓我告訴一班好友，讓他們放心。」張敏生道：「進了佛門，就是極樂世界，你致意他們，都放心罷。」吳碧波道：「唉！我不料你一入空門，變了一個人了，竟是這樣冷淡。愛情這樣東西……」楊杏園見吳碧波不識時務，以目示意，搖頭學着佛語道：「不可說，不可說。」張敏生哈哈大笑，說道：「楊先生真是解人。」吳碧波道：「我是一個俗人，實在不懂佛家的奧旨，不過我們好容易找着了，你以後躲避不躲避我們，我不敢說定。你有什么麼未了的事，儘管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去辦。」張敏生道：「我沒有什麼未了的事。有了未了的事，還出什麼家？」吳碧波道：「據我看，你未了的事太多了。就依學校裏，你丟下來的，那些書籍行李而論，也不能不有一個交代。」張敏生笑道：「那些東西，管他怎麼樣呢？我看見就算是我的。我現在看不見，與我就無干了。東西是這樣，其他一切，也是這樣。」阿彌陀佛，像這一類的話，你不要談罷。吳碧波明知道他這些話，是把一切世事看空，全不掛在心上了。可是眼睜睜一個至好的朋友，就這樣斬斷情緣，和這個世界，絕無關係，另外成了一種人，究竟心裏也覺着黯然的。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道：「既然如此，我也不說了。我們朋友還是朋友，我希望你以後常常去會我。」張敏生道：「那自然可以說時，擡頭望窗外一看，說道：「雪已經住了，你二位快走罷。再過一會，又下起來，天色一晚，就不好走了。」楊杏園很知趣，立刻逼着吳碧波告辭。吳碧波道：「我聽說老方丈，道德很高，能不能引我們見一見？」張敏生道：「見了也無甚可說。出家人是不講應酬的，不必見罷。」吳碧波沒法留戀，只得告別出來，一走出大門，那兩扇廟門，就砰的一聲關上了。吳碧波道：「唉！這個人竟是鐵打的心腸，一點情義都沒有了。」楊杏園道：「他大概因爲是初

出家，怕道力不堅，就容易搖動，所以不得不如此。說着，各人又歎了一口氣。倒是楊杏園十分欽慕，回得家去，做了一篇雪寺訪僧記，登在報上。這一篇記，恰好被蔣淑英看見了，他這才知道張敏生做了和尚。他仔細一想，張敏生本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從來都說要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並沒有這虛無寂滅的意思，現在突然改變了態度，不用說，一定是爲着我和他脫離關係，受了刺激，所以把世事看破了。好好一個青年，爲了我拋棄一切，跑到破廟裏去吃苦，學業也丟了，家庭也丟了，一生的幸福也丟了，實在可惜。由可惜這一點，又慢慢想到張敏生許多好處，自己無故的拋棄他，實在沒有理由。這樣一想，心裏非常難過。他是早上看的報，由早到晚，人就像臟腑裏有病似的，說餓不是餓，說渴不是渴，只是一陣一陣心裏放着一團熱氣，鬱結一般。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晚飯也沒有吃，便倒到牀上去睡了。睡也睡不着，那無情的眼淚，只在心裏一刻悔恨之間，便湧泉似的流了出來，把一隻白綾蘆花枕頭，染濕了大半邊。再又回到洪慕修，雖然有幾個錢，又是個外交官，究竟年歲比張敏生大多了，論起學問人品來，也不如張敏生。自己圖了物質上的享受，犧牲了真愛情，犧牲了學業。甚至於許多的朋友，都以爲我無情無義，看不起我，於是又犧牲了人格。越想越不對，越想越悔，再想張敏生對我很平淡，也還罷了。偏是他又出了家，不說我良心上過不去，我還有什麼臉見人啦？想到這裏，就萌了死念。看見桌上，有一把剪刀，猛然間爬起來，便拿在手上打算自殺。當他伸手拿着剪刀之時，恰好洪慕修從外面走進房來，說道：你不是不舒服要睡嗎？怎樣又爬起來了？蔣淑英道：我睡不着，起來要茶喝呢。洪慕修和他說話之時，一看他臉上淚痕狼籍，很是詫異。又見他手上拿着一柄剪刀，只向身後藏掩。連忙上前，將剪刀奪了下來，握着他的手道：你這是做什麼瘋了嗎？他不問猶可，洪慕修一問，蔣淑英哇的一聲哭將出來。洪慕修摸着頭腦，說道：好好的，怎麼樣鬧起來了？真怪呀。蔣淑英倒在牀去，便伏在枕頭上，只管息率息率的哭。洪慕修坐在牀沿上，側着身子，一隻手握住他的手，一隻手給他理鬚髮。低着頭，輕輕的問道：你倒是說，爲什麼事受了委屈？只要是我錯了，我都

可以認錯。蔣淑英這一團委屈，怎樣說的出來？說出來了，又顯然是不滿意於洪慕修。所以問的他儘管問，哭的還是儘管哭。洪慕修頓腳道：這真是急死人了。你一句話也不說，倒儘管是哭，這樣拚命的哭，就哭出道理來嗎？蔣淑英道：你不要誤會了，我並不是埋怨那一個，也沒有受那一個的委屈。我想我的事做錯了，心裏難受。洪慕修聽他的話音，已經明白了一半，故意問道：你有什麼事做錯了？我很不明白。蔣淑英道：你不明白就算了，也不必問。洪慕修道：你鬧到這個樣子，我怎能不問哩？你設身處地和我想一想，能够不問嗎？蔣淑英道：你把桌上那個報紙的副張，仔細看一看，你就明白了。事到如今，叫我說什麼呢？洪慕修聽了他的話，當真捧着報仔細看了一眼。當他看到那篇雪寺訪僧記，上面有幾句說：

據友好相傳，上之所以皈依我佛，情海歸槎，實亦有託而逃。但言及於此，上人合十稱佛，作拈花微笑狀，不及一字耳。是真大解脫歟？抑其蘊悲苦於中，以減口孽歟？不可知也。雖然，上人愈如此，愈令旁觀者歎息痛恨，情場多不平事。鹿海茫茫，使果有其人，一聞上人身居蕭寺，閉門於深雪之中，亦有所動於中否？色即是空，我悟矣。

洪慕修看了這幾句話，知道蔣淑英受的刺激太深，便對他笑道：你理他呢？據我看，這一定是人家弄詭計的，來破壞我們的幸福。這出家是迷信的事，那姓張的是個學科學的人和這些迷信，冰炭不相投，他怎樣會去出家？這一篇記，一定是他化名做的，正要你看見，好憐惜他呢。這種欺騙女子的手段，十分卑污，虧你還相信他呢？淑英聽他所說，也有些道理。便道：他怎樣知道我們就看了這份報，特意登在這上面？況且那篇記署名的人，就是那報館裏的記者，他化名冒充別人，在那家報館投稿，就冒充那家報館的記者，人家肯替他登出來嗎？洪慕修道：也許那報館裏的人和他認識，他託人家做的，也未可知吧？你這個傻子，不要上人家的當了。蔣淑英經他這樣一再相勸，也就罷了。洪慕修總怕他還把這事攔在心上，又再三的對他說：這種事，在愛情場中，是很

平常的。慢說姓張的並沒有出家，就是真個出了家，這也只好由他。無論是誰，到了演成三角戀愛的時候，總是兩個成功，一個失敗。設若這回我要得不着你，不是一樣的失敗嗎？據我想，豈但出家，恐怕性命都難保呢？蔣淑英聽了，一撇嘴道：「得了，你說人冤我，你才真是冤我哩。」於是他倆說笑一陣，把這事就丟開了。

## 第六十七回 對席快清談流連竟日 憑欄驚妙舞搖曳多姿



### 卻

說蔣淑英聽了洪慕修的話，把事丟開了。可是洪慕修總怕報館裏再幫張敏生的忙，於是次日在部裏公事房裏，做了一篇酸僧臭史，投到影報館去，將張敏生罵了個狗血淋頭。他不知道編稿子的就是作訪僧記的楊杏園，楊杏園看了，倒不覺大笑一陣。過了兩天，已經快到陽曆的年尾，史科蓮在學校裏已放年假，便帶了一包東西，來看楊杏園。這時，他正在玻璃窗下，提筆作文，偶然一擡頭，見史科蓮進來，隔着玻璃窗點頭道：「請進，請進。」史科蓮一直走進他寫字的房間來，將手上那個紙包，放在他寫字桌上，笑道：「這是送楊先生的一點東西，請你收下。可是等我走了，你才打開來看，我在這裏打開來，我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楊杏園見紙包的漏縫裏，露出一小塊毛繩，便笑道：「不用打開，我也看見了。你這何必？一件毛繩衣服，價值要幾塊錢。老實說，在你這種經濟狀況之下，還不能送人家這一種禮。」史科蓮道：「就爲這個，才不讓你打開看哩。褂子都不能辦，只湊了一件小坎肩。」楊杏園道：「小坎肩就好。我最厭毛繩衣服，那兩隻衫袖太小，綁在身上，很是不舒服。」史科蓮道：「這樣一說，倒是花錢少，禮倒送得好了。」楊杏園道：「送禮原是一種人情，不應該分厚薄。若分厚薄，就是做買賣了。好像前幾天，我和一個朋友去看張敏生君，他在白爐子上作開水，把瓦壺沏茶敬客。我們一樣的感覺，他招待，並不覺得怠慢。」史科蓮道：「我正要問這件事情。聽說這人做和尚去了，真的嗎？」楊杏園道：「怎樣不真？便把那天到廟裏尋張敏生的事說了一遍。」史科蓮道：「這人太無出息，爲和一個女友絕交，何至於就去



做和尙楊杏園笑道：像這樣的事很多啊。不但出家，還有爲這種事自殺的哩。史科蓮道：這種辦法，我不同情，青年人應該奮鬪，爲什麼弄出這種醜態來？楊杏園道：愛情上失敗，和事業上失敗，那完全是兩種事，沒法子奮鬪的。譬如張君是失敗了，要說奮鬪，怎樣奮鬪呢？一死勁的還去找那密斯蔣嗎？或者和那個姓洪的拚命嗎？但是密斯蔣總不睬他，他也沒有辦法呀。史科蓮道：那有什麼難？人家不睬他，他不睬人家，這事不就結了自己已輕受了欺，再要自殺或者是出家，不但一點礙不着別人的事，自己越發委屈了。楊杏園笑道：要那樣說就沒有事了。這愛情是一樣神祕的東西，情場也是一座神祕之府。言情的人和別樣的人不同，他也含種神祕的意味。所以他的行動，你要用常理去推測，那會一點也摸不着頭腦。史科蓮笑道：這話我就一點也不懂。談愛情怎樣會含神祕的意味？楊杏園道：要說所以然，我就說不出來。若是說得出所以然來，那就不神祕了。史科蓮想了一想，笑道：楊先生既說這話，我想總是對的。因爲楊先生這兩年環境，很近乎此啦。而且楊先生又喜歡做詩，做詩的人是喜歡談情的，當然很在行了。楊杏園笑道：密斯史大概看了報上的新詩，總是談着甜蜜的愛，所以認爲我們做舊詩的人，也是這樣。史科蓮皺着眉道：新詩，我向來就怕看得。我覺得他們那些話，沒有一句不帶幾分侮辱女性的意味。把他的愛人譬作小鳥兒，譬作玫瑰花，分明是把人當玩物啦。我若做了教育總長，我就要請政府下一道命令，禁止這些無賴的文人做愛情詩。楊杏園笑道：這樣說，要禁止的詩，我也在內了。史科蓮道：噯，你可別多心，我沒有說你。我說話就是這樣不留神，你千萬別多心。楊杏園笑道：老實說，文人十有八九是無賴的，是新是舊，那倒沒有關係。密斯史這話，雖然不是指着和尙罵禿驢，我倒很贊成，覺得罵得很痛快呢。大凡能做幾句詩文的男子，他有了意中人，不問人家對他怎樣，他總要在刊物上輕薄一陣的。果然兩相愛好，那還沒有什麼，公開的給社會上看了，不過說你對女方不尊重。若是女方不理會你這樣鬧，簡直是公然侮辱。況且既然兩相愛好，對於對方的人格，就應該設法去擡高。若形容對方成了一種玩物，也就不算懂愛情了。史科蓮聽

了這話，情不自禁的，將手輕輕拍了幾下，笑道：楊先生這話對了，正是我想說又說不出來的幾句話。楊杏園笑道：冬青常對我說，密斯史爲人極是爽快，我很相信。今天聽了密斯史的話，越發可以證明了。史科蓮笑道：並不是爽快，我就是這樣心裏攔不住事，也受不了人家的委屈。你別以爲這是好事，我就吃虧在這上頭，現在弄得飄泊無依，前路茫茫啦。楊杏園道：你的祖老太太，沒到學堂裏來看望過你嗎？史科蓮道：來過幾回。我因爲他老人家年紀大，怕有什麼差錯，再三的說，不讓他出來呢。好在我那姑丈對老人家，倒還不錯，我是很放心的。楊杏園道：密斯史有一位表姐，感情很好的，也沒來看看嗎？史科蓮知道他說的是余瑞香，笑道：這又要算是我的脾氣不好了。他第一回到學校裏來看我，是我進了學校兩個月了。我因爲他來遲了，見面說了他幾句，他很不意思。後來他叫聽差送十塊錢來了，我因爲還不短錢使，又沒有收下他的。大概他因爲這件事，就和我惱了。楊杏園道：令祖母既然還在他家，我看也不要拒絕太甚，還得他照應一二呢。史科蓮道：我也是這樣想，本來要寫一封信去道歉，恐怕他又疑心我哀求他們呢。楊杏園只管和他談話，不覺已有很久的時候。冬日天短，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史科蓮道：哎，天黑了，我要回去了。楊杏園道：快吃晚飯了，在我這裏吃便飯去。史科蓮道：冬夜裏，街上冷靜靜地。加上我們那學校，又在一個僻靜地方，回去晚了，我有些害怕。楊杏園道：不要緊，我沒有什麼事，可以送到貴校去。史科蓮道：那何必呢？我先走，不用你送，不更好嗎？說着，起身便走。楊杏園也不能強留，便一路送將出來。一到大門口，恰好胡同裏的電燈壞了，一街昏暗暗地。史科蓮道：哦！好黑。你們這胡同是靠近大街的，怎樣也是這樣黑？楊杏園道：怎麼樣？密斯史有些怕嗎？我送你出這胡同罷。史科蓮道：離大街不遠，可以不必送，我就雇車罷。可是一看這附近，並沒有停着人力車。楊杏園聽他那口氣，分明是怕，便一步一步的在後面送着。送到大街，正好是電車到了，送着他上了電車。電車上人多，史科蓮不便問他，是到那裏去。電車到了站，一同下車。史科蓮道：你這一送我，回去要趕不上晚飯了。這南頭有一家小江蘇館子，我請你吃點心再走罷。楊杏園

道：那有要你請的道理？當然是我作東。於是二人又在那館子裏吃了晚飯，這時天更黑了。楊杏園笑道：我這人情要做到底，還是送到貴校罷。史科蓮道：路不多了，我雇車回去，不怕的。楊杏園道：十成之八九的路程，我都送了，在乎這一二成路，我不送到，依舊是一面說話，一面慢慢走。就是這樣着，已經走到史科蓮的學校這條胡同裏來，史科蓮也就無須推辭了，就讓他一直送到學校門口。楊杏園望着所送的人，進了學校門，這才回家。一進房門，看見電燈依然亮着，那件毛繩坎肩透開了，鋪在桌上。上面有一張白紙，寫着十幾個杯口大的字，乃是此物新製，且帶脂粉香，決非購自市上者。老何好事，不能不認此爲一重公案矣。其有以語我來。這下面又有幾個瘦小的字，乃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最後署着劍蓮兩個字。這正是何劍塵夫婦的筆跡，便知道他兩人來了一會兒聽差也進來說，是何先生何太太來了，請楊先生明天去吃午飯。說時，他又送上一張條子，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着，客有自南方來者，攜來安徽冬筍，南京板鴨，鎮江肴肉，皆雋品也。愚等不敢獨有，願分子一杯羹。明午無事，至舍共享此物，如何？旁邊又批道：條由尊紀另呈，示祕密也。友朋中老饕甚多，大事宣傳，則我危矣。楊杏園看了，也不覺好笑，心想，倒是他二人，是一對美滿的姻緣，吃吃喝喝，逛逛，我卻十年人海，還是一個孤獨者。到了次日上午，他果然到何劍塵家去。何太太穿着輕便的青緞駝絨袍子，兩隻手插在衣袋裏，靠着廊柱曬太陽。一個奶媽，抱着白胖的小孩，在他面前引笑。他看見楊杏園笑道：果然來了。我們還沒有催請啦。楊杏園笑而不答，一直走進何劍塵的書房，便歎了一口氣。何劍塵正在作文稿呢，放筆而起，笑道：進門一聲長歎，必有所謂。楊杏園道：還是女子好。世界上的一切的男子，都是女子的奴隸。何劍塵道：怎麼突然提出這一句話來了？有觸而發嗎？楊杏園笑道：我說了這話，你夫人一定不答應我的。何劍塵笑道：你所說的是世界上的女子，他一個人出來打什麼抱不平？楊杏園道：我正看見你夫人享受清福，才有此歎啦。你瞧，你現在屋子裏嘔心滴血，做那苦工。你夫人淡裝輕服，閒着沒事，看奶媽帶少爺。是多們自在？我想天下的動物，只要是陰性的，就有哺乳他子女的義

務，不然，乳何以長在母親的身上？現在一般貴族式的太太，把男子作工得來的錢，盡量的花，不但一點兒事不做，連自己本分應當盡的職務，乳孩子這一類，他也不要管，作丈夫的又少不得花一筆錢，去請了人來，代領這項職務。也不必談男女平等，這樣一來，女子實在太受優待了。何劍塵笑道：我未嘗不知道這個道理。可是男子到了那個時候，不能不這樣辦。每月花錢也有限，若是不辦，他一帶孩子煩膩了，就不嘮叨我們，對孩子一罵二打，我們心裏也不安。楊杏園道：不然，天下作母親的，都應該請奶媽替他帶孩子，自己享福，請問誰又來作奶媽呢？何劍塵道：發空議論，誰都會喲，到了有了太太有了孩子，自然會走上請奶媽的一條路。他二人正在這裏談論，何太太隔着窗戶說道：好哇，你們討論起我來了。何劍塵道：我正在替你辯護呢。何太太道：你不用替我辯護，我問楊先生一句話，婦女出外找職業好呢？還是帶孩子好呢？楊杏園笑道：我也要問一句，設若天下的婦女和男子一樣，都找職業，不帶孩子，孩子該歸誰帶？何太太被楊杏園反問得沒有話說了。笑道：我不過說一部分女子可以如此，並不是天下婦女都不要帶孩子呀。何劍塵道：得了得了。這種無聊的討論，不要說了。你不是說吃了午飯，要到北海去看溜冰大會嗎？快些催老媽子預備飯罷。何太太這才走了。何劍塵笑道的確的，應該你出來打一個抱不平。你看他小孩子不帶罷了，還是要趕熱鬧花錢去。楊杏園笑道：前言戲之耳，其然，豈其然乎？你的太太，究竟就不錯，他到你這裏來了，把一切的繁華習氣，完全去掉，頭一件就不容易。現在字也認識了，相當的女工，也會做了，那是旁人辦不到的。至於持家，不很大在行，這也難怪。一來他從前沒有習過這個，和你結婚以後，又是一個小家庭，沒有一個有家務的經驗人來引導他，他自然是不會了。至於偶然出去聽戲逛公園，花錢有限，那不算短處。何劍塵笑道：我現在新發明了一個結婚的定論了。要主持家務，是舊式的女子好。要我們精神上得到安慰，是新式的女子好。若是有個二者得兼的女子，既有新智識，又能耐勞處理家務。那末，出門，不致為孤獨者，回家來，又不至於一團糟，那就是十足美滿的婚姻了。楊杏園笑道：這不但是你的主張，也是

一班做丈夫的主張。這其間還有一個必備的條件，女子須要性格溫和，不能解放過度，你不見徵婚廣告裏，都提到這一層嗎？忽然何太太在外面接着道：這樣說，不是求婚，是收買奴隸了。楊杏園笑道：何太太還沒走嗎？幸而沒有罵你。不然，這南京板鴨，安徽冬筍，我都絕望了。何太太進來，笑道：不要說了，就去吃飯罷。吃了飯，我們一塊兒去看溜冰。楊杏園跟着他到正屋子裏來，果然擺着有所說的那幾樣菜。楊杏園吃着飯，笑道：南邊風味，必定要南邊廚子做才對勁。你看這肴肉，切着橢圓形的片子，上面加着頭髮似的薑絲，不必吃，一看就知道是很好的味了。何太太笑道：不要誇獎了，少說幾回，男子是女子的奴隸，就得了。楊杏園笑道：別人夫婦間的事，我不能管，若論到你二位，可不要忘了我是月老呀。何劍塵道：我真抱愧，我許了和你做一個月老回禮的，偏是這位梨雲女士，黃士隴中，女兒命薄。而冬青女士，又是茜紗窗下，學士無緣。何太太道：也不見得就是無緣，我們何不寫一封信給李老太太，問他一問，就是不答應，大家不見面，也沒有什麼難為情。何劍塵拿着筷子頭，對何太太點了幾點，笑道：你真是一個傻子。杏園和李女士這樣濃厚的感情，果然可以結秦晉之好，還用得着人作媒嗎？何太太道：果然的，我和李先生也差不多無話不談了，何以提到婚姻兩個字，他就冷淡到十分？楊先生你今天說一句實話，和他談到婚姻的問題上去了沒有？何劍塵笑道：你這話越問越傻了。一男未娶，一女未嫁，兩下相逢，成爲密友，請問，這應該往那一條路上走？何太太道：既然談到婚姻問題上去了，何以又沒有一點頭緒哩？何劍塵道：這就要問杏園自己了。楊杏園憑他兩人怎樣說，總是不作聲。何太太道：楊先生爲什麼不說？不好意思嗎？楊杏園笑道：正正經經的事，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冬青對婚姻二字，有難言之隱。是怎樣的難言？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怎樣說？劍塵剛說的茜紗窗下，學士無緣。這話很對，我也只知道他是無緣罷了。不要談罷，提到這話，就叫我覺得人生無味，要發牢騷了。何太太笑道：楊先生用情，倒很專一。何劍塵道：我覺得他用情十分濫呢。你說他專一，奇怪不奇怪？楊杏園道：我用情很濫，你有什麼證據？何劍塵道：你還要我指明嗎？我聽見碧波說，

你和一位很年輕的女士，過從甚密呢。楊杏園道：你一說，我就明白了。這是青青的好友，託我在物質上接濟他。沒有別的關係，這人姓史，你二位在冬青家裏也會過的。你想，彼此都是朋友，怎能會發生愛情？何劍塵笑道：據你這樣說，那三角戀愛，竟是沒有的事了。楊杏園道：你要那樣說，我就沒法子辯白了。何劍塵見他不認，也只是微笑。三人吃完飯，何太太首先不見了，過了一會出來，只見他已換了絳色的旗袍，戴上孔雀翎的帽子，臉上擦着粉，肩上披着圍巾，手上提着錢袋。楊杏園笑道：我說催着去看溜冰大會，怎樣倒不見了？原來換衣裳去了。何太太笑道：別笑我，你們出門不換衣服嗎？何劍塵笑道：別的我都不反對，惟有手提錢袋，我覺得有些畫蛇添足。身上有的是口袋，那裏也可以放錢，爲什麼一定要手裏另外提着這一個呢？何太太道：裏面放些銅子，也是便當的吧？何劍塵笑道：從前大家不提錢口袋出門，就不帶銅子嗎？楊杏園笑道：你不要追問什麼理由了。譬如有些婦人衣服上背着那個小包袱，既不美觀，也沒意思，可是那些婦人非背這個不可。而且很貴的包袱，有值幾百塊錢的，有什麼理由呢？經楊杏園這一調停，他夫妻騎虎之勢的辯論，才算終結，然後三人坐車到北海來。楊杏園的車子到的早，就先上櫃上買票。當他正在買票時，有三個時裝女子，也在買票。其中有一個看去不過十六七歲，梳着鬆辮，穿着電光烏絨的旗袍。由着衣服和頭髮的黑色映着手臉白色的皮膚，正是黑白分明。而且他那身上，有一種極濃厚的香粉，馥郁撲鼻。因爲這樣，楊杏園就不免對他看了一眼。誰知他毫不避人，對楊杏園反而注視起來。他好像有句話要說似的，見楊杏園不打招呼，卻回頭對他的同伴一笑，這才走了。楊杏園心想，很怪，這人我並不認識他，他怎樣會認識我？看他的樣子，不像學界中人，又不是交際場中的人，何以這樣爽直不避呢？買了票過去，和何氏夫婦一路進門，遙遙見着那女子，還在和他的同伴，向前走去。何劍塵道：前面那個穿黑衣服的，你認識嗎？楊杏園道：我不認識。何劍塵道：你不認識，何以剛才在票房門口，他向你打招呼？楊杏園道：他並沒有打招呼。不過看那意思，很想和我說話。我也不解，這爲什麼原由？何劍塵笑道：可見你的女朋友

太多，他認識你，你反不認識他。不是女友之多，何以能如此？楊杏園道：我沒有法子和你辯白，但是我斷定，在今天以前，決沒有會過他。說時，已到了漪瀾堂。只見北海的水面，全部結成了冰，真像一面大鏡子一般。靠石欄附近的一片冰上，麇集了男女兩三百人，在冰上溜來溜去，其中有一部化裝溜冰的，有的扮着戲子，有的扮着清朝的老爺，有的扮着西洋小丑，有的穿一身黑皮襖，扮着大狗熊，倒是有些趣味。此外還有一棵大白菜，和一個大灰鍋子，都是紙糊的。白菜有五六尺高，火鍋子有圓桌面那大，溜冰的人都藏在裏面，在岸上看去，只見一棵白菜，和一隻大火鍋，在冰上跑來跑去。那個裝狗熊的，跟着白菜後面追。後面扮戲子的，繫着長靠，手上挺着大門槓，又追狗熊。恰好狗熊讓一個人，向旁邊一閃，屁股觸在門槓上，跌了個狗吃屎。於是岸上，岸下，上千的人，震天震地的笑起來。何太太扯着何劍塵的大衣，閃在他身後，笑的前仰後合。何劍塵微微的笑着，說道：這有什麼可樂的？樂成這個樣子。回頭一看楊杏園，他靠着石欄，已是看出了神。原來其中有十幾個穿長袍的女子，在人群裏溜。剛才那個穿黑絨長袍的女子，也在裏面，他的溜法最好，只管向前直衝。對面選着人，將身一閃，那長袍波動的形勢，和他手上攜着白絨繩的圍巾，搖曳生姿，風流已極。何劍塵走到楊杏園身後，輕輕地拍了一下，笑道：曲線美，真好看啦，你都看出神了。楊杏園指着那穿黑絨衣的女子道：你看，他真溜得好。他把兩隻腳，走着舞蹈的步伐，身子左搖右擺，真個如風前之柳一般。不過在許多人裏面，這樣賣弄身段，似乎非大家閨秀所爲。何劍塵道：女子在交際場中，不賣弄風流，怎樣能出風頭？你說這話，真是奇怪。一個女子，加入了溜冰大會，還要斯斯文文的在冰上走小旦步子嗎？正說時，那些溜冰的女子，漸漸走到一處，人越多，勢子越溜得快，迎面的微風，將衣袂掀動起來，態度翩翩，真個如一羣蝴蝶一般。那一隻大火鍋，他最是滑稽，看見四五個女子擠在一處，他便老遠的攆將過來。這些女子嘻嘻哈哈一陣笑，便閃將開去。最好的是那個穿黑絨的女子，繞額至鬢，有一叢蓬鬆的鬚髮。人一跑，鬚髮被風吹得顛之倒之，越發增了不少的媚媚。楊杏園不覺笑道：此交際叢中之尤物也。



何劍塵道：你怎麼連聲贊好，真個未免有情嗎？楊杏園道：我不過看他太妖冶了，白說一聲，有情二字，從何談起？說時，溜冰隊中忽然鑽出一個穿西裝的男子，嘴上略微有些鬍子，態度也很滑稽。他一出面，那個穿黑絨袍子的女子，就滿面春風的對他一笑。何劍塵失聲道：啊，吾知之矣。楊杏園看見何劍塵這樣驚呼，便問道：怎麼着？你知道這人的來歷嗎？何劍塵連道：知道知道，我們坐下再說罷。於是在避風之處，找了一個茶座，和何太太一同坐下。溜冰上的溜冰男女，依然可以看見。再看和那穿黑絨衣服同來的女子，都與那個人點頭。楊杏園笑道：看這個人不出，倒是一個交際家啦。何劍塵道：那幾個女子都很願意交朋友的，你願認識他們嗎？我可以請那個人介紹，我想他也一定樂於介紹的。你答應請我，我可以替你辦到。楊杏園道：笑話，我爲什麼要認識他？他不是交際女明星，我沒有理由要認識他。他若是交際女明星，我認識他，我也要自慚形穢。何劍塵見他這樣說，也不再提。可是楊杏園看那幾個女人衣袂飄搖，腰肢婀娜，在冰上種種的姿勢，真有古人所說羅襪凌波之概。至於那個穿黑衣服的，又是雲鬢霧鬢，愈見風流，不由得吸住了他的目光。後來溜冰快要完了，那個人也走上岸來。他一到漪瀾堂，看見何劍塵，早是取下帽子彎腰一鞠躬。楊杏園看他鞠躬那種度數，幾乎成了個弧形，就逆料他是日本人。何劍塵和他招呼之後，從中一介紹，果然不錯，他是京津石田洋行的行員，名叫板井大郎，和何劍塵有同學之誼，乃是至友。何劍塵讓他一同坐下，請他喝茶吃點心，因對他道：你會溜冰，我倒不知道，本事很好。板井道：自從到貴國來，不很溜冰，現在很生疎了。說到這裏，何劍塵望了一望太太，噤哩咕嚕，和板井說了一通日本話。板井一面點頭，一面笑着答應。楊杏園是一句日本話也不懂的，看他兩人說了許久的話，都含着一點笑容，而且板井不住的對楊杏園望着，看那意思，正是提到了溜冰的那幾個女子，只苦於不知道他們意思何在，也就沒法子過問了。冬日天短，不多大一會兒，便已天黑，就各自回家。過了幾天，楊杏園把這回看溜冰的事，也就置之腦後了。這天正是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天是新年，有三天的假期。在報館裏，何劍塵問道：明天你

那裏去玩？楊杏園道：沒有定，大概是聽戲吧？我是個孤獨者，叫我一個人到那裏去玩呢？何劍塵笑道：我有一個極好玩的地方帶你去玩，而且也是你極願意去的地方。楊杏園道：我極願意去的地方，什麼地方呢？據我自己想，沒有這樣的地方了。何劍塵道：暫時不必宣佈，讓你到了那個地方才讓你知，那才有趣味。楊杏園道：你不說明，我不去，我知道你帶我到一種什麼地方去呢？何劍塵道：我能去的地方，你總也能去。難道我還害你不成？楊杏園道：你何妨先告訴我呢？何劍塵道：告訴你就不有趣味了。你不是明天要聽戲嗎？我請你聽了戲之後，我們一路去吃燒鴨，吃過燒鴨，然後從從容容到這地方去玩。楊杏園道：你何必這樣客氣，大大的請我？何劍塵道：我不是請你，另外請了一個客，不過請你陪客罷了。楊杏園聽他所說，全是疑陣，好生奇怪。但是如此，卻引動了他的好奇心，也就答應和他一路去。到了次日，依着何劍塵的約，到他家裏去相會。大門口卻早有一輛汽車，停在那裏。走到客廳裏，只見前次會的那個日本人板井大郎，已經先在那裏。他這才明白，何劍塵所請的客，就是這個日本人。何劍塵道：我們等你很久了，走罷，時候不早了。於是三人一同出來，坐了門口停的汽車，一路到華樂園看戲之後，就到鮮魚口一家燒鴨店，去吃晚飯，走上樓，便在一間雅座裏坐了。板井笑道：到北京來了這久，樣樣都試過了，只有這燒鴨子店，還沒有到過，今天還是初次呢。楊杏園道：一個吃羊肉，一個吃燒鴨，這是非常的吃法，外國人到敝國來，那是值得研究的。說時，進來一個穿半截長衫的矮胖夥計，肩膀上搭着一條手巾，操着山東口音對板井問道：你就是三位？拿一隻鴨子來看看？板井摸不着頭腦，不知怎樣回答？何劍塵道：你拿一隻來看看罷，倒是不必要挺大的，我們還要吃一點別的東西呢。那夥計答應去了。板井正要問，拿一隻鴨子來看作什麼？要審查審查，鴨子身上是否有毒嗎？中國人對於衛生是不很講究的，何以對於吃燒鴨卻格外考究呢？不一會兒工夫，只見那夥計老遠提着一塊雪白的東西前來。及至他進屋，方才看清楚，原來是一隻符了毛的死鴨，最奇怪的，鴨子身上的毛雖沒有了，那一層皮，卻絲毫沒有損傷，光滑如油。板井看着，倒是有些趣味。那

夥計手上有一隻鉤，鉤着鴨嘴，他便提得高高的給三人看。何劍塵看了一眼，說道：就是他罷。多少錢？夥計道：這一個是兩塊四。何劍塵點了一點頭，夥計就拿着去了。板井笑着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何劍塵笑道：這是一個規矩。吃燒鴨子，主顧是有審查權利的。其實主顧倒不一定要審查，不過他們有這樣一個例子，必經客人看了答應以後才去做出來。猶如貴公司訂合同，必經兩方簽字一道手續一般。板井笑道：要館子裏適用這個例子，吃魚要拿魚出來看，吃雞要拿雞出來看，這不太麻煩嗎？何劍塵笑道：板井先生將來要作中翫遊記，少不得對吃燒鴨子大記一筆。這件事，我還有幾句貢獻給你。論起吃燒鴨子，是老便宜坊最出名，他那裏是一所兩進的樓房，當我們主顧落座之後，夥計照例問是否吃鴨子？拿一隻來看看？若是主顧答應是，夥計站在後面，向前面櫃房極力的叫着說，拿鴨子呀！在這拿鴨子呀！四個字之中，有表示又作成了一筆交易之意。板井哈哈大笑道：何先生有小說家的手筆，形容得出。楊杏園道：這卻是真事，並非形容過甚。剛才這裏的夥計也叫過，不過不是那樣大叫罷了。說時，何劍塵又開了一張菜單交給夥計，讓他在燒鴨以外，又添幾樣菜。過了一會，只見夥計端上兩隻碟子來，一碟子盛着醬，一碟子盛着青白分明，齊齊整整的生葱段子。板井想道：這也算兩樣菜嗎？怎樣吃法呢？接上另外一個夥計，用一隻木托盆，托着一隻完全的燒鴨，放在屋外的桌子上。板井在屋子裏向外望，見那鴨子，兀自熱氣騰騰的。隨後又來了一個夥計，同先前送鴨子的那個人，各自拿着一把刀，將那鴨子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放在碟子裏，放滿了一碟子，然後才送進來。板井這才明白，原來是當面割下，表示整個兒的鴨子，都已送來了之意。他就笑着對何劍塵道：這實在是有意思的吃法，以後我真要把吃法記下來，告訴敵國的人了。三個人將一隻鴨子還沒有吃完，別的東西，就不能再吃了。楊杏園對何劍塵道：你不是說，我們一塊出去玩嗎？上那裏去？何劍塵道：自然不能失信。於是又對板井說了幾句日本話，板井笑着點點頭。三個人出了飯館，坐上汽車，進了前門，直向東城而來。

## 第六十八回

心隔鴛絃還留芳影在

目空螳臂起舞劍光寒



卻

說板井引着何楊二人，向東城來，過了東單牌樓，汽車一拐灣，轉進一個小胡同。楊杏園心裏很納悶，這地方有什麼好玩的？這時，汽車便在一家人家門口停了。那大門是個洋式的圍牆，進裏面是一所院子，院子裏有一幢東洋式的房子。三人下得車來，板井一個人首先進門，楊杏園輕輕的問道：這是板井先生……府上兩個字，還沒有說出，何劍塵扯了他幾下衣服，不讓他說。楊杏園就不作聲。穿過那院子，只見那屋門上，一個玻璃電燈罩子，上面有二個字藤倉，他才知道這是一個姓藤倉的日本人家。推門進去是個小過堂，四面是玻璃門圍着，上去兩層木梯，又進一重門，便是那半截樓式的正屋。當板井走到木梯邊下，一個四十來歲的東洋婦人出來，和板井一鞠躬，便伏到地板上的席子上。板井一面和他招呼，說着話，似乎再問他，有沒有準備好，他笑着，連連點頭，表示一切都準備好，一面便站在木梯邊脫鞋。楊杏園一想，糟了，我這雙毛襪破了一個窟窿，這一脫鞋，豈不有傷國體？人急智生，便對何劍塵道：呀！我一樣東西，大概丟在汽車上了，讓我去找來，請你等等。於是抽身便出來，一腳跨上汽車，恰好汽車夫不在車上，連忙將毛襪和襯的線襪一齊脫下。何消片刻，把毛襪穿起，再把線襪罩在毛襪上，穿好了，再進門去。何劍塵也脫了鞋，站在梯上等了。這時，楊杏園也就大大方方的脫鞋。那東洋婦人將鞋子一齊接了過去，放在梯子邊一隻木櫃裏，便讓他們進去。這裏面屋子的花格玻璃門，和外面護檐玻璃門，恰好夾成一條夾道。大家光着襪子，在這夾道裏走。只一拐灣，那東洋婦人推開一扇玻璃門，進了一間屋子。屋子裏什麼東西也沒有，不過上面有紗罩籠住的電燈，下面鋪着整潔的東洋席子。這屋與別間屋，也是菊花玻璃格扇格的推開一重格扇，又進一重，一直走了三重屋，都是一個樣子。最後一重屋，席上多了幾方綢製的軟墊，和一個四方木板的小火籠。籠裏一隻小火盆，正燃着熊熊的

炭火。那個東洋婦人，操着不規則的北京話對大家說道：請坐下，請坐下。於是大家盤着腿，團團的坐下。然後板井用中國話爲他們雙方介紹楊杏園才知道這個婦人就是藤倉太太。板井又說明他和藤倉先生是好朋友，現在不在家，但他仍舊借了這地方，請他們來敘敘。他們說話的時候，進來兩個衣服平常的日本女子，都不過二十歲附近。兩個人手上，各托着一隻銅托盤。當他們一推開那格扇門，早就蹲下身去，向這邊帶跪帶鞠躬，將東西送過來。那是三個茶碗，三個小碟子，三雙銀筷。那茶碗裏有大半碗熱水，水裏浸着幾絲一寸來長指頭粗細的糯米糕，還有一兩樣不識的菜葉，飄在面上。這小碟兒，也只和平常的醬油碟子那麼大，裏頭放着三四條一寸長的鹹魚，四五條豇豆般的小秧瓜，兩三條鹹蘿蔔片。楊杏園心裏想着，原來他們請我來吃日本飯，這倒也新鮮。那兩個女子送了東西之後，就走了出去。楊杏園又想，大概他們就是所謂下女了。接着又有一個年輕的日本女子進來，手上托着一個木盤子，裏面放着啤酒瓶和玻璃杯，到了各人面前，鞠一下躬，便請大家喝酒。這人是個小小的身材，雖然穿着日本衣服，楊杏園一見他的面孔，便滿腹懷疑起來，覺得好生面熟，彷彿在那裏見過的。這女子送完了酒，並不走出去，却微笑着在板井的身邊坐了下來。板井用中國語給他介紹道：這位是楊先生，認識不認識？那個女子本來在對楊杏園看着，面上略帶一些訝異的神色，聽了板井的問，就格外看看楊杏園，然後點點頭道：認識；又搖搖頭道：不認識。楊杏園這時也看清楚了，原來他正是那天穿黑絨衣服，在北海溜冰的那個女子。他是日本女子，又會在這裏相見，楊杏園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因此，他就明白了何劍塵和板井的用意。這時板井又介紹下去道：這位是芳園杏子女士，藤倉太太的姪女。到中國來得還不久。何劍塵聽見了他的名字，便笑着道：那倒巧得很，你們倆的名字，倒有些大同小異。杏子問道：說什麼我不明白。何劍塵就用日本話對他說了一遍。他聽了，面上露出很奮興的樣子，接連和何劍塵說了許多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楊杏園覺得很納悶，因爲他們說一陣就對他一陣，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他既一句不懂，而另外兩個人，藤

倉太太和板井，却聽得津津有味，就格外使他覺得了寂寞與無聊。他們講完了，何劍塵才用中國話對楊杏園道：事情真有些出於意外。我和板井先生的意思不過請你來吃一頓日本飯，同時也因為你那天在溜冰場很注意杏子女士，而杏子女士又正是板井先生認識的，所以我們故意佈下疑陣，請你到這裏來，不料現在杏子女士告訴我，他對你的確是另有好感的。楊杏園不等何劍塵說完，就插言道：胡說，他怎麼會和我另有好感呢？何劍塵道：據他說，他在長崎的時候，有一個好友，和你很相像。說到這裏，靜默了好久的藤倉太太，也就用日本話說了幾句，何劍塵繙給楊杏園聽道：據藤倉太太說，杏子女士的那位好友，現在已經結婚了。這倒很有些像小說上的材料，你也許用得着罷。杏子當何劍塵在用中國話對楊杏園說着的時候，他雖然還在看着楊杏園，但面上已顯出了一些悵悵的神色。等到藤倉太太說話的時候，他就閒閒地站了起來，走到隔壁一個屋子裏去。他一出去，藤倉太太又說了幾句話。何劍塵再對楊杏園道：藤倉太太知道杏子女士在日本時心意不爽快，所以招他到中國來玩玩，希望他會忘了這事，不料他現在又遇見了你。他現在這樣注意你，不是對你有好感麼？楊杏園道：這那裏是什麼好感，不過是有所感罷了。這時忽然隔室內發出了卜通卜通的聲音，似乎有人在彈着琴。藤倉太太點頭嘆息着道：看看他的樣子，雖然很活潑，很快樂，但他憂悶的時候還是有的。他一有憂悶，就要彈月琴。板井笑道：我的意思本來想大家高高興興，結個朋友的，不料引起了這些愁悶。這都是我不好，楊先生，請喝酒吧。楊杏園喝了幾口酒，聽聽那種卜通卜通的聲音，也聽不出什麼意思來，不過那是愁悶的發洩，他是懂得的，因此他也感到了一些愁悶，覺得有些存身不住，就對何劍塵道：我要走了，你們多談一會吧。何劍塵道：有什麼要緊呢？又笑笑，道：你是多情，你對杏子女士就沒有有一些同情麼？楊杏園道：同情便怎樣呢？我和他連言語都不能通，多獸在這裏也無非使他多感，還不如我早些走了的好。何劍塵道：你既然一定就要走，也何必多留在這裏？今天本來是特為請你來的，於是他對板井道：都走吧。板井以為二人有事，便答應走。芳園

杏子，在隔壁聽見他們要走，就放了月琴，走了過來。他的面上訕訕的，很有些惜別的意思。他對楊杏園再看看，忽然轉身就走開。一會兒工夫，他又跑回來，取了楊杏園的大氅，交給他，臨別的時候，他好像勉強的作了嫣然一笑。大家出了屋子，下女在木櫃裏取出鞋子，讓他們各人穿上。那板井倒是很客氣，把他的汽車親送何楊二人回家。楊杏園到家，一脫大氅，忽覺胸前前有一陣香味，衝了出來。心想，我身上並無一件香的東西，這香從何而來？這些日本女子，身上的香料，實在不少，我只和他們坐在一處兩個鐘頭，身上就會惹了這很濃的香味，怪是不怪？這樣想時，大襟一掀，又是一陣香味，這香味從大氅裏面出來，決不是粉跡餘香，便拿起大衣來，仔細一看，卻聞見那香氣是從大衣袋裏出來的。心想，大衣袋裏如何有氣味呢？順手向裏一掏，卻掏出兩件東西來。第一件是一方水紅綢手絹，卻拴了一個同心結子。第二件是一張四寸全身相片。那相片上的人，正是芳園杏子的芳影。他這就明白了，當大家動身的時候，杏子曾匆匆的跑了開去，然後又把大氅取過來了，不用說，相片和手絹，就是那個時候放進去的。他何以對我一面之交的人，如此做作呢？真個我和他的情人，有些貌似嗎？他這人也可以算爲多情的人了。楊杏園胡思亂想了一會，卻又把手絹和相片放下。轉身一想，我豈不是太傻？這是在害相思病，紀念他的情人，又與我有什麼相干，我何必理他？況且，我還有什麼心情來受人的好感呢？這晚酒意很濃，老早便睡了。次日起來以後，聽差的忽然進來說道：楊先生，有一個和尚要見你。楊杏園道：有一個和尚要見我，這很奇了，我那裏認得和尚呢？但是管他認得不認得，見一見也不要緊，你請他在前面客廳裏坐。及至自己走到前面去看，原來就是出家的張敏生悟石和尚。連忙笑道：悟石師，難得來的，快請到裏面。於是就把悟石引到自己這屋裏來。悟石道：楊先生大概不會想到和尚會來找你，就是和尚自己，也沒有想到來找哩。阿彌陀佛，清水老師傳前天在廟裏圓寂了。他老人家圓寂以前，對我說了，叫我上五台去走一趟，我打算一兩天內就動身。到過五台之後，我就要遊歷一番，說不定還要到印度去。楊杏園拱手道：恭喜恭喜！這是好事。我早就



說悟石師的前途，未可限量。悟石道：我並不是來辭行。出家人也用不着辭行，我還是爲老師傅一件事來的。說畢，在他的僧衣大衫袖裏，掏出一個手抄本子，捧着交給楊杏園看道：這是他老人家半生來所作的詩。不是和尚阿私所好，這詩很有可傳的。他老人家雖然沒有吩咐我保留，我也不忍拋棄。但是我飄蕩天下，帶着到處走，不是辦法。我想把這事拜託楊先生。楊杏園不待他說完，連忙說道：請你放心，我可以負完全責任，將來可以找一個機會付印。悟石笑道：楊先生是此中能手，且請看一看再說，不要先依允了。後來一看詩不好，又停止了。楊杏園道：清水方丈這樣道德清高的人，只看他行事，就不帶人間煙火氣，決不會做出不好的詩來。不好的詩，我猜他也就不至於作了。說時，翻開那抄本，只見都是蠅頭小字，膽寫得很清楚。隨便看了兩首，詩的體格，在王維儲光羲二人之間，笑道：我就原說不錯，而且不失出家人的本色，我一定留着印出來的。悟石合掌道：那就很爲感謝，我要去了。說畢，轉身便走。楊杏園送到大門口，他已揚長而去。由南城到悟石所住的廟裏，路要經過袁衛道家，他心想：袁衛道與清水感情很好，清水已經圓寂三天，這事不能不告訴他一聲。因此特意到袁家去，把這事報告了。袁衛道聽說，嗟歎不已，埋怨悟石，怎樣當時不來說。悟石笑道：老先生當時知道了，他老人家是去，不知道也是去。況且他老人家早起還是好好的，到了上午，先盤坐入定，後來囑咐幾句話，就圓寂了。就是要報告，也來不及。袁衛道點點頭道：來清去白，好和尚。後來悟石說要出去遊歷名山大水，走遍天下，袁衛道又贊賞不已。他的兒子袁經武也道：我們空活一輩子，那有這個機會？我也願意出家了。袁衛道笑道：你也要出家，你沒有那個福氣。他父子二人都在羨慕出家，悟石微笑了一笑，向他們合掌打個問訊，轉身就走了。袁經武道：這個人出家不多久，就修得道德很高了，實在可怪。這樣看來，不見得和尚都是壞人。從前我說看見和尚就生氣，倒是錯了。袁衛道道：靠你那股子火氣，和出家人就沒法子接近，你還說要出家呢。袁經武笑道：古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有一點子火氣，那要什麼緊？袁衛道笑道：別和我說嘴了，時候到了，上衙門去罷。袁經武一看壁上

的掛鐘，已經十點多了，實在也不能耽擱。戴上一頂帽子，套了一件馬褂，便走出門來。偏是他出門走得匆促，忘記在家喝一飽茶，街邊有一家新開的水果鋪，陳列着許多紅紅綠綠的水果。於是一腳走進水果店，在果盤子裏，拿起一個梨問價錢。這水果店裏的掌櫃，是個肉胖子，坐在那裏也不動身，只把眼睛斜着望了一眼。袁經武道：「這梨多少錢？」一個掌櫃的道：「不打價，十六個子一個。」袁經武道：「這也不是那樣頂好的東西，賣這些個錢，十個子，成也不成？」掌櫃的嫌他不是好東西，這一句話，不大受聽，就沒理他。袁經武倒也沒有留意，又在盤子裏將梨挑着看了一看。掌櫃的高聲說道：「你買不買？不買，就別亂動手。」袁經武道：「嘿！做生意人和氣生財，說話客氣一點。這樣大呼小叫的作什麼？我沒把梨搯一塊，挑着看看，要什麼緊？」掌櫃依舊高聲說道：「愛買不買，我們這東西就不讓看。買一個梨，還不够你麻煩的，你給我出去罷。」袁經武道：「你又不是批發生意，一個梨當然賣，爲什麼這樣？」兜掌櫃的道：「我就有這樣兇！你怎麼樣？」袁經武本來不屑於和這個人生氣，看他那一派驕傲樣子，料他向來是這樣藐視主顧慣了的。便冷笑道：「我沒有瞧見過做生意人這樣不講理的！我問你，你是個什麼來頭？」掌櫃的道：「告訴就告訴你，怕你告了我不成？」我對你實說了罷，我們少爺是籌邊使邊防軍營長。袁經武不由哈哈大笑着道：「就是這個，還有嗎？」這嗎字剛說完，耳邊聽見身後有響動，趕緊抽身望旁邊一閃，只見一個穿灰色制服的人，拿着一根藤鞭子，向前撲了過來。幸喜袁經武躲閃得快，那人撲了一個空。袁經武瞪着眼睛說道：「你這人好生不講理，怎樣動手就打人？」那人舉着鞭子攔腰又向袁經武抽來，口裏說道：「揍你這混帳小子，你媽的！袁經武倒退兩步，又躲開了。那人追過來打兩回，袁經武都不生氣，惟他開口便傷人父母，就忍耐不住。便道：「要打就打，那很不算什麼。我問你是掌櫃的什麼人？」那人道：「我就告訴你，看你怎麼樣？」我叫畢得勝，是這裏朱營長名下的弟兄。袁經武笑道：「那也難怪，你是要打人，向老太爺討好的。可是我姓袁的，平生服軟不服硬，你要打我，也不怕打。今天閒着沒事，找個地方鬧着玩兩手，你看好不好？」這時他們已鬧到果子鋪門口來了，街上人看見有個穿便衣

的要和一個穿制服的打架，就停住腳來看。正這麼鬧着，樓上鋪子裏又出來三個穿制服的人。其中有一個，是一套黃呢的制服，而且掛了指揮刀，這樣子，大概就是朱營長了。他一看見袁經武，便喝道：「你是什麼混帳東西，敢在這裏胡鬧？」畢得勝道：「營長，這小子他充好漢，要和咱們講打。」朱營長聽說這句話，早就挺着胸脯，搶上前來。袁經武不等他上前，已經退到街心。街心裏的人，見有這樣鬧熱的事，就圍了一個人圈。袁經武道：「我說較量，決計不會逃走的。可是這地方，是來往過路的大道，咱們別因為打架，連累別人不能走道。就是南頭，有一個大做地，咱們到那兒去玩玩。」朱營長將兩隻手掌，互相將手腕一擦，說道：「好！誰揍贏了誰有理。咱們這就走。街上幾個警士，看見有人和朱營長在這裏鬧事，不解勸，責任所在，說去解勸，又實在不便上前。急得沒法，只好轟看的人。現在聽說他們願意走開，喜出望外，自然也犯不着去干涉。」那朱營長拖着指揮刀，挺着胸脯，在前走，畢得勝拿着鞭子，和其他兩個同伴，押解着袁經武，別讓他逃跑。那些看熱鬧的人，那裏肯放？也就遙遙的跟了下來。到了做地上，他們五人一站，週圍又是站滿了的人。袁經武早就看見了，他們並沒有帶手槍，就是朱營長身上有一把指揮刀，畢得勝手上有一根皮鞭子。可是到了這時，畢得勝兩個同伴，各人在街上奪了一根扁擔帶了前來。看的人卻都替袁經武捏着一把汗。他在許多人中間一站，笑道：「怎麼着？你們四位一齊上嗎？」畢得勝一看袁經武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料着他有點武術，和他一個對一個，恐怕有些敵不過。便道：「我不管那些，揍得贏的就是。」袁經武笑道：「全來也好，打得熱鬧些。我有話在先，憑着許多看熱鬧的人當面，請他們將來作一個證據。我若被你們打死了，不要你們償命。你們呢？畢得勝道：「自然也是一樣。」袁經武道：「好！你們就動手罷。」在這一句之先，朱營長和他的同伴，丟了一個眼色，又把嘴一努，自己和畢得勝站在對面，讓那兩個拿扁擔的，也各佔一方，恰好四人各居東西南北一面。袁經武早看在眼裏的，只不理他。當他說完了動手罷三個字，右邊一個拿扁擔的，對着袁經武的腦袋直砍下來。同時，畢得勝的鞭子，也由背後，橫着抽了過來。袁經武且不理那鞭子，橫着一

隻右胳膊，向右邊扁擔迎了上去，已算躲開了鞭子。可是那扁擔不偏不歪，正砍在胳膊正中，只聽見拍軋一聲，哎喲一聲，扁擔中斷，成爲兩截，那個拿扁擔的人，竟伏在袁經武腳下。畢得勝還沒看清楚，第二鞭子又來。袁經武身子一閃，畢得勝已竄到身邊，他一伸手拉着鞭子向懷裏一帶，恰好左邊那根扁擔，也側着撲了過來。袁經武兩隻手抓住畢得勝，已不能去抵禦。他索性讓那扁擔來得近切，口裏喊道：好！我給你們一個玩意兒看看，身子一跳，左腳一踢，那一條扁擔竟讓他踢在半空，落到人圈子以外去了。扁擔飛了出去，那人竟也會站不住，仰跌在地上。那畢得勝仍舊被袁經武抓着，擺動不得。袁經武笑着把手一鬆道：就是這副本領，還兇什麼？畢得勝那裏還能打架？只覺兩條被執的胳膊，像觸了電一般，都酥麻了，便蹲在地下，站不起來。那個朱營長，究竟位分高些，他早就沒預備動手，除了冷不防檢兩下便宜而外，便把這事，交付三個弟兄了。不料這三個人，都只戰了一個回合，各各躺下，這自己還動什麼手？呆在一邊，卻不知怎樣好。袁經武對朱營長一拱手道：營長，你不是說一齊動手嗎？還有你沒來較量，這場架還沒分勝負，我得領教領教！你別瞧這三位都躺下了，一來是他們不留神，二來也是兄弟碰在巧上，未必你上前，也躺下來吧？他說到這裏，週圍看的人，轟天轟地的笑了起來。朱營長逃又逃不得，打又打不得，便喝道：你這東西，打倒我三個弟兄，你還敢和我開玩笑？你叫什麼？我要叫警察拿你。袁經武道：我們有言在先，打死人都不不要償命啦！怎麼着？你們剛剛躺下，就要和我打官司嗎？打官司我也不怕。咱們這一場架，總非得打完不可！說着，身子只一聳，便立在朱營長面前。朱營長到了這時，勢或騎虎，不打不行。他就存了先下手爲強的念頭，等袁經武過來，抽出指揮刀，劈柴也似的，向袁經武腦袋上身上亂砍。袁經武且不奪那刀，也不還手，只是東閃西竄，不讓他砍着。朱營長雖然身上沒有挨到一下，可是砍來砍去，老砍一個空，卻累出一身的臭汗。袁經武老是這樣躲來躲去，只把打架當遊戲一般。朱營長越是着急，看的人越是好笑。袁經武也覺鬧得够了，然後停住腳步，故意讓朱營長砍將過來。身子一偏，朱營長往前一栽。袁經武然後提起後

腿對他手腕一踢，將那一把指揮刀踢在地上。一伸手把刀拾將起來，笑着將朱營長一推，對他笑道：「念你是個軍官，我不讓你躺下。別說你這四個人，就是四十個人，也不放在我眼裏。靠你們這樣一點小前程，就作威作福，比你前程大的多着啦，那還了得嗎？今天若是別人，罵是讓你們罵，揍是讓你們揍了，遇着我教訓教訓你，那是你合該倒霉。我這算是十二分寬待你們，不要你們的性命，只掃一掃你的面子就得了。你們以後，別再這樣子。第二回碰到我一樣的人，就不能放過你了。你不信的話，我要兩套玩意給你看。說時，將指揮刀拿在手上，當他是一柄單劍，就將左手一比劍訣，右手拿指揮刀向外一指，先起了一個勢子，試了一試。然後上騰下撲，左盤右轉，便舞將起來。他舞得一陣快似一陣，太陽底下，竟看不清指揮刀，只見一道寒光，在袁經武四週飛舞。舞到吃緊之際，空氣中更是呼呼作響。那道刀光，幾次逼近朱營長，離人只有幾寸路，卻又收回去，他嚇得那敢作聲，猛然間寒光一閃，袁經武就不見了。只聽噹的一聲，那把指揮刀落在地上。這個時候，看的人不由得轟然一聲，都含有驚異的意味。那朱營長也就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再看先在地下躺着的那三位，這時勉強爬了起來，一點力氣都沒有。畢得勝道：「營長，我們今天白白的吃了這一個大虧，不能放過這小子。不知這小子是誰？這些看的人裏面，有嘴快的，便搭腔道：「論起這人，倒是別和他鬪的好呢。他是袁衛道的兒子，父子倆，都練把式。他父親從前還走標啦，誰不知道？畢得勝道：「這人我知道了，還和咱們同事啦。他就在咱們二爺那裏教把式。朱營長道：「真的嗎？弄到這樣，咱們還有什麼面子在這兒混事？得了，我也不回去了，另找上司去。若是找得了，咱們一塊兒走，你就回衙門去聽我的信兒罷。朱營長撲了一撲身上的灰，就雇了一輛人力車，到鐵兒胡同魯公館去。這魯公館的主人魯大昌，是一個現任巡閱使，手下帶有幾十萬大兵，擁有兩省的地盤，他所用人，專以師長而論，就有一百多名。而且他極肯顧同鄉，只要是他夕縣的人，他總得給你一點事幹。於是當時有了一種童話。

乃是

會說夕縣話，就把洋刀掛。

據人調查，夕縣的男子，沒有官銜的，只有兩種半人。一是魯大昌的仇人，二是沒有出世的，還剩下半種人，就是不會說話，或不會走路的小孩。因為小孩裏面也有少數掛官銜的，所以叫做半種。朱營長原是夕縣人，只因差事幹得還好，所以沒有去找魯大昌。現在爲了面子關係，只好靠着夕縣話，去把洋刀掛了。他當時到了鐵兒胡同，早就見胡同外三步一警，兩步一兵，殺氣森嚴。朱營長原知道魯大昌在任上，不過到公館去找他的留守副官，現在看這個樣子，胡同裏已經戒嚴，不知來了什麼人。自己穿了一身武裝，又不便上前去打聽，只好離了胡同，遠遠的站着。只在這個時候，只見馬路上遠遠塵頭大起，幾輛油亮嶄新的大汽車，風馳電掣而來。車子兩邊，各站着兩個掛盒子砲的衛兵。車子裏面，卻有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一輛車裏有五個的，一輛車裏有半打的，但至少也是四個。看這些女子的裝束，一望可知，是窰子裏的姑娘。一輛一輛的過去，一直過去六輛，都進了魯公館。朱營長心裏一想，這除了魯大帥自己來了，不會有別人，這樣大叫條子。他自己在這裏，要碰上機會，這就更好辦了。自己躊躇了一會子，只得大了膽子，走上前去。那守衛的兵士，看他的肩章，知道他是一個軍官。走上前一步，問他是那兒的？朱營長不敢說是見大帥，只好說是去會黃副官的。兵上一聽他的口音，明明是夕縣話，不敢得罪他，就讓他進胡同。到了號房裏，朱營長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讓傳令兵送了進去。他所要會的這位黃副官，也是和魯大昌一樣的人，非常的照顧同鄉。他一見有同鄉前來拜訪，而且又是一個營長，當然不能拒絕，便說一聲請。朱營長到了副官室裏，不由大出乎意料之外，卻是滿堂不可思議的怪客，簡直不願意進去。要知道是些什麼怪客，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寬大見軍威官如拾芥

風流關國運女慢傾城



卻

說朱營長走進副官室，只見有十七八個穿黑布袍子的人，坐坐站站，擠了滿屋子。有的提着胡琴藍布袋，有的挾着琵琶。說說話來，都是上海口音。臉色雖然有黃的有白的有黑的，可是都帶上一層鴉片煙黝，兩腮上似乎有點浮腫。看那樣子，分明是跟着審姐兒來的烏師。這種人讓他待在門房就行了，或者就叫他站在走廊下，也無所不可，何必一定還把他們引到副官室裏來？自己心裏，確是老大不高興，但是看那黃副官穿了一套整齊黃呢軍服，還加了一根武裝帶，只管在這些黑袍隊裏擠來擠去。自己要 and 黃副官說話，就不能不向前，要避嫌疑，也是不行。遠遠的一舉手，和黃副官行個禮。黃副官笑道：原來是朱營長，好久不見啊。我聽說你在那邊混的很得意啊。朱營長道：湊付勁兒。我老想來和黃副官談談，可又不得這個便。黃副官道：我平常是很閒，今天你老哥來，又算趕上了。今天上午，我們大帥，剛剛從任上回京。我上上下下，都得張羅。不然，我一定陪你吃小館子去。說着話時，朱營長可就 and 黃副官並排的在椅子上坐下了。朱營長四圍一望，將聲音放下，低低的說道：怎麼回事？屋子裏這些個人。黃副官笑道：上面叫條子了。先叫了十幾個還嫌不熱鬧，這又叫了二十多個。你瞧罷，這還早着呢。這就該鬧到亮電燈。亮了電燈之後，一直又要鬧到天亮。朱營長道：我這回來，是想見一見大帥，這樣一說，可又不行了。黃副官道：瞧他高興，他要是高興，打着牌，樓着姑娘，都可以和你見面。若是不高興，你站在他面前，他也不會和你說話的。朱營長笑道：既然這樣，我今天願意在這裏碰着試試瞧，真碰上了，也許有個樂子。黃副官道：我們自己兄弟說話，可別撒謊，你是願意找事呢？還是想弄兩個錢？朱營長笑道：找事就不是弄錢，弄錢就不是找事。黃副官道：不是那樣說。我們這兒，可比別處不同，有弄錢的事，有名義的事。警方說，你要到外縣去弄個什麼禁煙委員，或者地皮捐徵收委員，你是準弄錢。不過是個短局。你若弄個團長旅長，正式成立了軍隊的，現在沒有缺出來。若是光弄個空銜，我想很容易辦。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有軍隊給你帶，不帶軍隊就沒有餉，也沒有防地，試問，那兒去弄錢呢？不過有本領，把委任狀弄到手，



再設法子招兵。一個旅長吧？會弄的，總可以弄到一、二千人。按說，這就可以說是足額的軍隊了，有了名義，有了兵，這財可就發大啦。所以弄錢的差事有好處，不弄錢的差事也有好處，這就事在人爲。所以我說不知道你願意幹那一門的事啦？朱營長笑道：我們抗槍桿兒的，幹別的是不成。我想，我要是幹的話，還是帶兵罷。黃副官道：好！你這話攔在我心裏，說不定三兩天就給你弄到手。也說不定是一月兩月，反正給你辦到才算。正說到這裏，一個傳令兵走過來說道：大帥傳黃副官。黃副官聽說，對朱營長笑了一笑道：你聽信兒，也許這個機會就給你找着機會了。黃副官說着話，向上房而去。那魯大昌巡閱使是今天下午到北京的，他向來是這樣，到了什麼地方，別的什麼事可不辦，第一件就得叫條子，先弄些姑娘來鬧一陣，若是沒有姑娘玩，他覺得枯燥無味，無論什麼事情，也辦不好。這北京他有公館在這裏，八大胡同，又是全國馳名的鸞花之窟，玩起來現着更是便利。所以他一到北京公館，馬上就吩咐開八輛汽車去接姑娘。一會子工夫，鸞鶯燕燕，他的那大客廳裏，就擠滿了一屋子人。魯大昌躺在一張大沙發上，身子向後仰着，兩腳向茶几上一架，口裏啣着大半截雪茄煙，慢慢的抽着。左右兩邊，坐了兩個細小身材的姑娘，一隻手伸出去，繞過來，緊緊的抱上一個。嘴上一撮短鬍子，笑着一根根豎了起來。將手拍着右手一個姑娘道：我們三個人，是兩個公擡一個六，這骰子的點兒不錯。說着，仰了頭哈哈大笑。正在這時，黃副官進來了。魯大昌道：我聽說這些姑娘，他們都帶了師傅來了。我又不請客，無非叫幾個人來玩玩，要他們瞎起什麼轟？一個人賞他二十塊錢，讓他們去罷。黃副官答應了一聲，卻站着沒有動。魯大昌道：爲什麼不走？你還有什麼話說嗎？黃副官走近了，低着聲音答道：是有一個同鄉姓朱的，現時在邊防軍那裏當營長，想到大帥手下來投効。魯大昌道：是我們夕縣人嗎？黃副官道：是的，倒是很能辦事。魯大昌道：別是你搗鬼吧？他怎麼就知道我今天來了？黃副官道：他今天原是來找副官的，聽說大帥來了，可不敢求栽培，託副官遇着機會就回一聲兒。魯大昌道：他來了嗎？叫他進來，讓我瞧瞧他是怎樣一個人，究竟成不成？黃副官答應兩聲，是

退了出去。不一會兒工夫，就把朱營長引進來。朱營長在客廳外面，就是三萬六千個毫毛孔，向外冒着熱氣。渾身自然寒冷，要抖戰起來。腳緊緊的踏着地，渾身使出勁來，然後才跟着黃副官進了客廳門。四圍都是紅紅綠綠，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雖然很是奇異，卻不敢正眼兒去看。只有那一陣沁人心脾的香氣，衝進鼻端，令人有些支持不住。擡頭一看，見魯大昌在前面坐着，趕快就站定，舉手行了一個禮。但是這兒還相距得遠，黃副官卻不會停步，依舊走上前去。朱營長知道這種行禮不成，還是跟着人家走，走了三步，停住腳，又行一個禮。黃副官那裏理會？還是向前走。一直走到魯大昌身邊，才將身子一閃。朱營長覺得第二次行禮，又非其時，不得不舉手，再行第三次禮。那些姑娘，見他走幾步立一回正，行一回禮，猶如燒拜香一般，很是有趣，不由得都吃吃的發笑聲來。魯大昌見他是生人，只好把攔着姑娘的兩隻手抽了回來，挺着胸一坐，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朱營長道：是叫朱有良。魯大昌聽他說話，果然一口家鄉音。便問道：你也是夕縣人了？那小地名在什麼地方？朱營長道：是小朱家莊。魯大昌道：是小朱家莊嗎？是我表兄家裏啊。你一向在外就抗槍嗎？你們那裏人壞事倒是不做，就是一樣，喜歡和外鄉人合夥賣嗎啡。朱營長道：是，有良可是沒有做過。魯大昌道：賣嗎啡的我倒是不恨，我就是恨賣海羅茵的。我部下的軍官，讓賣海羅茵的害苦了，誰也抽這個東西又貴，賣貴到三十塊錢一兩。一兩海羅茵，癮大的還抽不了一個禮拜。他們發幾個錢餉，就全在這上頭花了，真是可惡。朱營長大窘之下，大帥雖不是罵自己，可是在發脾氣，自己身當其衝，站着發楞，也不知道怎樣好。魯大昌見他這樣子，笑道：不用提了，你是來和我求差事的。誰叫咱們是同鄉哩？我總得給你一點事。不過你是當營長的，我不給你團長，你也不會在我這裏幹。老實說，你叫我委一個司令，委一個軍長，那都容易。就是這中級軍官，自己要帶兵的，可不能胡來。等我想，給你一個什麼事。說時，口裏咬着那半撮雪茄，偏了頭去沉思。就在這時，上差送上一張名片來。他一看，是王化仙王道尹來了，便笑道：王老道來了，叫他來罷。又對營長道：你別走，等一會兒。朱營長聽說，果然就不走。

一會子進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下巴頰上，垂着一把五寸長的馬尾鬍子，一見就讓人注意。看他尖削的臉兒，戴了紅疙疸瓜皮小帽，架着一副玳瑁邊大框眼鏡。身穿棗紅緞子皮袍，外套玄緞團花大馬褂，一步一點頭的走將進來。進來之後，他還是行那種古禮，對了魯大昌一彎腰，深深的就是一揖。魯大昌笑道：「這回你給我占的一卦，有些不靈。你說我這個月偏財好，要錢準贏，可是這個月快完了，贏錢的日子少，輸錢的日子多，仔細算一算，恐怕我都輸的不少。」王道尹道：「我並不是算不準，我算的偏財，並不是指着要錢說，只要不是職分上掙來的錢，都是偏財。」大帥這個月發的公債，有三千萬，這一項偏財，還算少嗎？魯大昌道：「發公債怎樣能說是發偏財呢？這錢也不是我一個人用，一大半發了餉了。」王道尹道：「公債怎樣不是偏財？」大帥發一道命令，就到各縣去攤派，又不費力，又不花本錢。而且這種偏財，要福氣大的人，才鎮得住，差不多的人，還不能發這財呢。」魯大昌道：「這樣說，我要發公債，也是命裏早注定的了，不知道這偏財，我今年還有沒有？」王道尹道：「讓我算一算看。」於是掐着指頭，閉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詞，念得那下巴頰下的長鬍子，只是一掀一動，念完了，他睜開眼來，給魯大昌作了三個揖，笑道：「恭喜大帥，賀喜大帥，下個月偏財大發，比現在還好。」魯大昌笑道：「果然是這樣嗎？他媽的，下個月我再發他三千萬公債罷。」王道尹道：「那準成功。」魯大昌道：「你也管了十幾縣，你那些地方，能攤派多少呢？這個月的公債，你就辦的不大好。」王道尹走近前一步，低着聲音道：「稟大帥的話，化仙管的那些縣分，都是災區，實在不容易辦。」魯大昌道：「你別胡說了。前些日子，你送來看的那幾個小姐兒，都長的挺俊。災區裏面，長得出那樣花朵似的人嗎？」先別說廢話，你跑到北京來作什麼？」王道尹道：「前天接到大帥由天津發去的一個電報，叫化仙來算一張命。」魯大昌笑道：「哦！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是宋督辦給我作媒，要送我一一個姨太太。相片子我瞧了，人倒是對勁，可是我從前算過命，說是我今年下半年，不能辦喜事。我很爲難，不知道怎麼好。」宋督辦就說，打個電報把你叫來仔細算一算就行了。電報是誰打的？我倒不知道。任上沒有什麼事嗎？」王道尹道：「任上沒有什麼事，伺

候大帥要緊。那很容易，回頭我就去仔細算一算。最好大帥把那相片也賞給我瞧一瞧。魯大昌道：瞧相片作什麼？乾脆，你就瞧人得了。他叫賽瑚，在居仙院，是宋督辦招呼的人兒。我因為宋督辦在天津，沒有叫他的條子，省得宋督辦疑心我等不及，割他的靴腰子。王道尹道：那就是了，今天晚上，我就到居仙院給那姑娘先看一看，相然後再算一張命。說畢，王道尹轉身要走。魯大昌道：別走，你給這個人看一看相，他的官運怎樣？說時，指着一邊站立的朱營長。王道尹心想，在大帥身邊站着，這人總非等閒，一定是大帥給他升官了，要試一試我的本領。因對朱營長一望，手將鬚子一摸，點了點頭道：巧得很，這位現在正交官運。魯大昌道：能不能抓印把子？王道尹又點了一點頭道：可以。魯大昌道：既是這樣說，你把他帶了去罷。你那裏有十幾縣，隨便給一個知縣他幹都成。因對朱營長道：他以前是有名的王老道，現在當了泰東道尹，你跟了他做知縣去。王道尹很好的，又能未卜先知，你有什么麼爲難的事，給他說說，他自然有法子辦。總算你的官運不錯，碰到這種好機會，去罷。說時，將手一揮。朱營長做夢也想不到，這樣隨隨便便的，就鬧了一個知縣做了。當時和魯大昌行禮告別，就和王老道一路出來。他們走了，魯大昌便將上差叫了進來問道：我叫你打電話請韓總指揮，請了沒有？上差道：韓總指揮，打球去了，還沒有回公館。已經託他那邊打電話通知去了。魯大昌點了點頭。魯大昌身邊坐的妓女，叫晚霞的，就問道：大帥，是那個韓總指揮？魯大昌道：嘿！連他你們都不知道嗎？他叫韓幼樓。晚霞低着頭一想，口裏念道：韓幼樓這名字好耳熟。魯大昌道：我說他的號，你不知道，我說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了。他叫韓傳信。晚霞笑道：哦！是他，他很年輕啊，怎麼做上這大的官了？魯大昌道：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人家有能耐嗎？看你這樣子，你倒很佩服他。一會兒他來了，我給你介紹介紹。晚霞笑道：我不過這樣隨便問一問罷了。魯大昌笑道：不成，我總得給你介紹。一會工夫，韓幼樓果然來了。他頭上戴着一片瓦的學生帽，上身是細呢西裝，下身是裹腿絨褲，喜洋洋的走進來。魯大昌推開妓女，站將起來，先叫了一聲夥計。韓幼樓道：夥計，你是真捨不得北京，又來了。你只

願玩兒，什麼事都攔得下。魯大昌道：人生在世，幹什麼來了？爲什麼不樂？這樣冷天，你跑到敝地上打球去，那也不是玩兒嗎？韓幼樓站在屋子中間一望，四面都是妓女。只有魯大昌原坐的地方，才只有兩個妓女，算是最少的了。因一面在那裏坐下，一面笑道：打球玩，要什麼緊？不花錢，又不耽擱正事。這樣冷天，運動運動，出點汗，也是好的。魯大昌笑道：我叫了這些條子，我真辦不了，夥計，你也分幾個去，好不好？韓幼樓笑道：不行，你的人，怎麼能要？魯大昌道：什麼你的人，我的人在我這裏坐着，是我的人，離開了我這裏，就不知道是誰的了？多，你也不要，給你來兩個罷。於是指着晚霞道：他很羨慕你，別辜負人家的好意，你得招呼他。那晚霞見韓幼樓進來，早已打量一番，心想，他很像個學生，一點不像魯大昌那種粗魯的樣子，武官裏頭，倒是少見！這時魯大昌硬給他作媒，心裏很歡喜，不過自己是一個紅姑娘，在許多姊妹們當面，卻不能不持重一點，站着靠住了沙發椅子背，低了頭不作聲，卻又偷看了韓幼樓一眼。韓幼樓怕拒絕太深了，與主人翁和姑娘的面子都有礙，只好對那姑娘微笑着點了一點頭。魯大昌道：那不行。老大哥的面子，不能不答應。走上前，牽了晚霞的手，拖將過來，就向韓幼樓坐的沙發椅子上推，笑道：坐着罷。說畢，回頭將眼睛向一羣妓女裏射去，口裏笑道：瞧瞧那一個合式，我給你挑一個好的。這時有一個姑娘看不慣他那傻樣，笑了一笑。魯大昌便走過去拉着他的手道：你叫什麼名字？那姑娘看這樣子是自己中選了，心裏一喜，索性扭着頭笑將起來。魯大昌道：管你什麼名字，你告訴他罷。拉了過來，又推到韓幼樓椅子上去。韓幼樓沒有法子，只得敷衍了一陣。因笑對魯大昌道：我們先別樂，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說。魯大昌道：你說罷，有什麼事？韓幼樓道：叫了許多姑娘在這裏，你有心聽我說話嗎？魯大昌道：也好，我們再找一個地方說話去。於是二人離開這裏，走到一間小屋子裏來。這裏也可算魯大昌公事房，門口站着兩個掛盒子砲的衛兵，屋子裏除了平常的桌椅之外，也有一張寫字檯。韓幼樓牽着他的手，和他一同坐下道：老大哥，你剛到京，什麼事沒有辦，先叫上這些條子，不怕人家議論嗎？魯大昌道：那個敢議論我？咱們的勢力到了這

裏，就是這裏的皇帝，報紙都得恭維咱們。他來說我，我就抓他鎗斃。韓幼樓笑道：你在這兒，那家報紙敢惹你？說的並不是指着報紙，無論是誰，在政治上活動，總有個活動的方法，玩是玩，辦事是辦事。像你這樣辦法，辦事簡直不在乎。你想，你帶二三十萬兵，有兩三省的地盤，是多們大的範圍，事情多們麻煩，咱們就不說替國家辦事，這也總算私人的產業，好譬就是鋪子裏的一個大掌櫃的。現在你自己就正事不管，亂花亂玩。那些小夥計替別人辦事，他們倒肯負責任，給你幹不成？人家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你部下的人也跟着你這樣胡逛起來，你還辦什麼事……魯大昌笑道：夥計，你別說了，今天我不玩了，等辦完了事再樂罷。於是按着鈴就叫上差進來，因對他道：叫的那些姑娘都讓他們回去罷。通知馬軍需官，每人給他們二百塊錢，都給現洋，別給公債票。人家一個姑娘，拿了公債票，到那兒花去？還有叫娟娟妹妹的兩個，叫他到這兒來一趟，我還有話對他說。上差答應去了。不多一會兒，他領着兩個姑娘進來，自退出去。魯大昌一手摟着一個，在人家臉上，亂嗅亂吻了一陣。因道：對不住，我今天要辦公事，沒有工夫玩，怎麼辦？娟娟笑道：我們不敢就誤大帥的公事，等大帥公事完了，我們再來伺候得了。魯大昌問妹妹道：他這話對嗎？妹妹道：自然是對的。讓大帥公事辦好了，大帥的心裏無掛無礙，玩起來就更有趣了。魯大昌道：好！話說得好，你們都有賞。於是就在寫字檯裏一翻，翻出一搭支票簿。就站着在那裏抽起筆架上的筆，墨也來不及蘸，就填了兩張支票。將支票撕下來，一個人遞給他一張，笑道：你們話說得不錯，每人賞你四千。這是日本銀行的支票，一塊算一塊，不含糊。兩個姑娘，做夢也想不到，一賞就是四千元，連連說了幾聲謝謝大帥，一同走了。韓幼樓道：夥計，你是錢咬手吧？怎麼隨隨便便，一賞就是四千元？魯大昌道：四千就算多嗎？韓幼樓道：憑你這樣子會弄錢，一天花一百個四千，也不在乎。可是你得想想，說着，低了一低聲音道：你不瞧別人，你只看看你房門口兩個護兵，人家不分晝日白日的，給你守衛，保護着你，他掙多少錢一個月？就算十塊大洋罷，跟你一輩子，也掙不到四萬塊錢。兩個姑娘就只說了兩句好話，你聽得樂意了，不到五分鐘，你就

賞這些。當軍官的，要講求與士卒同甘苦，才能够成大事。你這樣子，是故意惹起人家的不平了。魯大昌道：你這話有理，他兩個人，應該謝謝你才對。於是一招手，將兩個護兵叫進房來，笑道：你兩個人造化，今天遇到韓總指揮，給你說好話，我照樣一個給你四千。於是又到寫字檯邊開了兩張支票，一個人一張。這兩個護兵這一陣歡喜，幾乎連五臟都要炸將出來，倒弄得手腳無所措。韓幼樓一想，這更不對了。我勸你不給姑娘那些錢，是爲你好，並不是給這兩個護兵爭錢。你賞這兩個護兵四千，他兩人樂意了，其餘的護兵呢？就算護兵全賞四千，護兵以外的弟兄們呢？弟兄們自己因爲苦樂不均，倒更要眼紅了。不過人家錢都到手了，也不能破人家的財喜，只得默然。魯大昌賞完了錢，因道：我今天不樂了，你還有什麼話對我說嗎？韓幼樓道：怎麼沒有？就怕你不聽。剛才的話，你仔細去想想，對不對？你不要看着這錢來得容易，一發公債，就是幾千萬。你發了三千萬，加到六千萬，六千萬又加到九千萬，都算你加過去了。三個月就是一批，那些可憐的老百姓，能讓你老往下加嗎？大不了他跑了不種地，也就算了，你還到那裏弄錢去？你自己就這樣胡鬧胡花，手下人都學樣起來，軍隊怎樣帶得好？現在你就愁着軍隊多了，餉沒有辦法。若是將來籌不到錢，你這些些軍隊，怎樣去維持？魯大昌越聽越對，聽到最後，忽然雙淚交流，哭將起來。因道：老弟，你算我一個好朋友。別人都是勸我花，都是說我還要望上升，沒有誰肯對我說這實話的。我並不是一個傻瓜，這樣幹下去，我也知道將來是不得了。到頭來，我總是要讓人家抓去鎗斃的。說到這裏，索性大哭起來。韓幼樓見他這樣，以爲一席話把他勸醒過來了，倒很高興。便道：這何必哭呢？只要你覺悟起來，從此以後，把玩兒的事攔在一邊，好好的幹，前途還大有可爲。老哥，你沒聽說嗎？美女就是傾城傾國的東西，古來多少英雄，都敗在女色上面。況且你上火線，都帶着美女，那裏有不壞事的道理？魯大昌聽了，也不說什麼，只是唉聲歎氣。韓幼樓又勸了一會，因爲要到公府裏去，約了晚上會，就先走了。這裏魯大昌一人在家裏，究竟悶得慌，也不知道要找什麼玩意兒消遣才好？便叫聽差到外面會客廳裏去看看，

有什麼人在這裏沒有聽差去了，不多大一會兒，回來報告，將人名字背了一回，其中卻有一個吳蓮泚局長。王化仙王道尹也在那裏。魯大昌忽然想起來了，吳蓮泚這傢伙吃喝嫖賭，什麼玩意兒都懂，把他叫來問一問，看有什麼玩的沒有？因道：把吳局長叫進來。一會兒工夫，吳局長來了。他不過三十三上下年紀，頭髮分開，梳得漆黑溜光，臉上一點鬍子都沒有，刮得乾淨雪白。身上穿了綠氍毹面的皮袍子，外套大花青緞坎肩，坎肩鈕扣上掛着了一串金鍊子，大概是懸着金表或徽章。這人若不是有人喊他一聲局長，真會猜他是個唱小旦的。他一進來，見了魯大昌，老遠站着，就彎了腰，垂着手站住。魯大昌道：有什麼玩意兒沒有？給我想想看。吳蓮泚道：下午的時候，大帥不是叫了許多條子嗎？魯大昌道：唉！別提，一時我不高興，把他們都打發回去了。吳蓮泚道：叫多了，也實在不好，不如挑幾個好的叫了來，也有趣，也清靜。魯大昌聽說，垂頭想了一會子，笑道：法子倒是使得。剛才小韓在這裏勸了我一陣，我說要改變宗旨的，怎麼不到六點鐘，我又還原了？王老道不是來了嗎？叫他進來給我算算命看，我究竟能不能够玩？若是我命帶桃花，那是命裏注定了的，或者不要緊。於是又叫上差出去，把王道尹叫進來。王道尹一進門就笑道：大帥叫我算的那一張八字，我已經打聽得來了。趕着算了一算，八字很好，那人命帶貴人。魯大昌道：你先別算人家的命，把我的八字，仔細推算一下子看。據人說，美人兒是要不得的，有什麼傾城傾國的話，我想人生一世，不樂作什麼？可是也不能誤了正事。若是像我一樣，爲了玩兒，把地盤全丟了，我還樂什麼呢？我上次堂會，聽到珠簾寨那齣戲，那個老軍，說什麼紂王寵妲己，周王寵褒姒，唐明王寵愛楊貴妃，都弄出亂子來，我倒要算算命，究竟能玩不能玩？王道尹道：大帥的八字，我仔細算過多次了，大帥是劫重，可是妻宮也好。正要借一點陰性，把劫一沖，才不至於陽氣太重。古來的皇帝，那個不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要這麼着，才陰陽合德，能成大事。凡是大人物，都是天上星宿下界，他命宮裏有多少妻財子祿，沒有下凡之先，天上就給他配好了。要不這樣，他在天上做神仙多們快活，何必下凡呢？所以玉皇大帝，就許下許多好處，讓他下



凡安心去整頓乾坤。大帥的前身我也占過卦的。大概是天流星這天流星越有美人配合才越能替國家作事。國運也像人運一樣。國運走到命帶桃花的時候，就要這種風流將軍來治。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是這樣。會用的害人的東西，會用得有利，不會用的，有利於人的東西，反而會壞事。美人雖然能傾城傾國，可以相夫成功的也不少。像薛丁山的樊梨花，楊宗保的穆桂英，韓世忠的梁紅玉，不都是前朝的故事嗎？魯大昌道：「你這話有理。不管美人好不好，反正我是不得了的。現在想改良，也來不及，豁出去了，我還是玩。這時，那吳蓮沚局長，還垂手垂腳，站在一邊。」魯大昌望着他道：「要玩得斯文一點，我們可以到飯店裏去開一間房間，少找幾個人樂一樂。你先去定好房子，我就來。」吳蓮沚答應去了，坐上汽車，一直就到西方飯店來。一共開了四間大房間，然後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衛薄。這衛薄號伯修，原是鐵路上一個段長，只因爲常在火車上伺候大帥，魯大昌就認得他了。有一次火車在一個小站上，要耽擱一天一晚，非常的枯燥，便跳腳道：「這地方我真待不住，一個娘兒們也沒有。」衛伯修看見大帥這樣找急的樣子，便私下對魯大昌道：「找是可以找到一兩個，不過是規矩人家的，不知大帥要不要？」魯大昌道：「管他呢？你把他叫來瞧瞧看。」衛伯修說是白天人家害臊，不肯來，晚上一定送到。這是正午說的話，魯大昌倒催了好幾次。到了晚上，果然送了兩個女子來了。一個二十四五歲，一個十六七歲，都有七八分姿色。魯大昌大喜，就留在專車上玩笑。到了晚上四點多鐘，魯大昌賞錢，他也不要，後來說了實話，年紀大的，是衛伯修的太太，年紀小的，是衛伯修的妹妹。因爲大帥在這裏悶不過，所以來陪大帥，不敢領賞。魯大昌聽了，大爲不過意，只得讓他們去了一回了。任就升了衛伯修做副局長，衛伯修總也算如願以償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交代。

## 第七十回

### 聲色相傳兒原跨竈物

### 錙銖計較翁是惜財人



這

時，衛伯修也在北京租有公館。太太姑小姐都想見見大帥，沒有機會。託了吳蓮泚好幾回了。現在吳蓮泚有了這個機會，連忙電話通知他。衛伯修不敢怠慢，和夫人妹妹一輛汽車坐到西方飯店來，在三層樓上另開了房間。安排妥當了，吳蓮泚打電話請大帥的駕。魯大昌來了，一見所開的房間裏，外面會客室，裏面臥室，全沒有人。問道：怎麼回事？我的人呢？吳蓮泚回頭看了一眼，見沒有人，然後說道：衛伯修的太太和姑小姐，都在樓上，想請大帥去吃餐便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魯大昌笑道：衛伯修自己呢？吳蓮泚道：他也在那裏等大帥。他說大帥來了，就下來，請我在樓下吃飯。魯大昌道：在那間房間裏？你快帶我去。吳蓮泚道：蓮泚不便去，叫內人引大帥去罷。說時，走出房去，招了一招手，進來一個二十多歲的時裝婦人，人沒有上前來，先就有一陣香。魯大昌還未說話時，他早已走上前來，深深的行了一個三鞠躬禮。吳蓮泚道：這是內人。魯大昌因那婦人站得近，仔細看去，覺得雖無特別動人之處，倒是皮膚細白，因笑道：我不知道今天可以和吳太太見面，一點兒見面禮都沒有辦，這是怎麼好？吳蓮泚站在一邊，連忙側着身子對他，微微的一鞠躬道：他一點什麼也不懂，那裏敢領賞？說着，對吳太太道：你引大帥上樓到衛太太那裏去。吳太太答應一聲，就笑吟吟的向着魯大昌問道：大帥就去嗎？魯大昌雖然歡喜鬧着玩，可是當着人家老爺的面，戲弄人家的太太，這未免有些不好意思。只得笑着點了一點頭。於是吳太太在前，將魯大昌引着上樓而去。吳蓮泚卻在夾道上徘徊，等了一會，衛伯修果然下樓來了。他一見吳蓮泚，連連拱手道：多蒙老兄關照。吳蓮泚笑道：怎麼說這樣的話？大家都在外混事，無非是魚幫水，水幫魚。內人在樓上，幫着招待嗎？衛伯修道：是的，是我奉託的。吳太太人很……一句話沒有說完，吳太太卻也自樓梯邊下，冉冉而至。吳蓮泚臉上現出驚訝的樣子來，問道：怎麼回事？你不在樓上嗎？吳太太臉上也現出很難過的樣子，因道：大帥叫我下來。吳蓮泚道：不要緊，不要緊，回頭大帥下樓來了，你再招待就是了。口裏雖如此說，但是心裏一想，這豈是大帥不要？一定是衛太太和姑小姐的主動，未免怒形於

色。衛伯修也看出來了，連忙道：叫茶房弄一點咖啡點心，我們到房間去談罷。於是三人一同進房開懷暢談。衛伯修極力向吳氏夫婦道謝。約有兩個鐘頭以後，魯大昌手下高等的軍官和幾個高等文官，見公館裏沒人，便找到飯店裏來了。一見吳蓮沚，便問道：大帥呢？吳蓮沚先是裝假不肯說。到後來被催不過，就說在樓上，一百零二號。大家聽說，一陣風似的，擁上樓來，這些人差不多和魯大昌鬧慣了的，不客氣就推開一百零二號的門，只見正面桌上擺了酒菜，魯大昌和兩個艷裝女子同飲。大家都道：不行，不行。找妙人兒，大帥一個人樂嗎？大家都得樂。魯大昌又不好說是衛局長的太太和姑小姐，只是傻笑。這兩個婦人的臉都紅破了，不知道怎麼好。還是衛太太年紀大些，只得硬着頭皮，招待大家坐下，衛伯修一見衆人上樓，十分不好意思，就溜了。吳蓮沚悄悄的，上樓聽說些什麼？只聽到嚷成一片，還找兩個人吧？吳蓮沚因為太太在這裏，別讓人硬拉了去，溜下樓來，也帶着太太出了飯店。至於飯店裏鬧什麼亂子，只好暫時不管。走出飯店之後，吳太太道：你別走啊，一會兒大帥叫你怎麼辦？吳蓮沚道：許多客在這裏，大帥不會叫我的。他要一叫我，我出了面子，守不住秘密，二次他就用不着了。這裏到遊藝園近，我先送你到那裏去聽戲，再回來罷。二人到了遊藝園，在坤戲場，包了一個廂聽戲。一看這天晚上的戲單，乃是虞美姝的大軸子。吳太太道：聽說這虞美姝是一個闊人介紹來的，所以一來就這紅，你知道這闊人是誰？吳蓮沚道：怎麼不知道？是冉老頭子啦。這老頭子和我一起賭過好多場，牌九很厲害。去年他在天津，贏過八十多萬。現在這老頭子手上有幾十萬家私，什麼事也不幹，專門捧男女戲子消遣。就說他那個乾女兒，以打數論，恐怕也有好幾打了。這虞美姝，不知道他在那裏認識了，把他帶到北京來，恐怕不會紅，極力的和他鼓吹。自己又定了許多包廂，請人去聽白戲。他這樣一來，也就慢慢的捧起來了。吳太太道：這樣捧法，那得花多少錢呢？吳蓮沚笑道：那倒不要緊。他是父子兩個捧，分着出錢，就不多了。吳太太笑道：胡說，那有父子二人捧一個坤角的道理？吳蓮沚道：我說這話，你自然不信。他的兒子叫冉伯騏，也玩兒票。玩票的名字，叫綉雲。

閣主，他又綽號花花太歲，玩笑場中的人，誰不認得他？吳太太笑道：若真有這事，這兒子年輕些，豈不佔老子的便宜？吳蓮泚道：清官難斷家務事，誰知道呢？說着，茶房過來沏茶，擺水果碟子。吳蓮泚問茶房道：冉將軍常來嗎？茶房滿臉堆下笑來，彎了一彎腰，說道：你哪，將軍不大來，倒是大爺常來。吳蓮泚道：冉大爺今晚上來了沒有？茶房對池子前排一望，說道：這也就快來了。茶房走了，吳蓮泚臉對着吳太太道：怎麼樣？我說的話是對了嗎？你看，已經來了。池子裏那個穿綠呢長袍子，戴瓜皮小帽的，那人就是冉老頭子的兒子冉伯騏。吳蓮泚由這裏望下指，恰好冉伯騏擡着頭，要看包廂裏的女客，二人打了一個照面。吳蓮泚笑着點了一點頭，又將手招了一招。冉伯騏也拱了一拱手，因見吳蓮泚招他上樓，雖然他帶有女眷，料也無妨，便笑着走上樓來。吳蓮泚從中一介紹，然後落座。在這時候，吳太太就留心看了一看冉伯騏的形狀，見他綠呢長袍上，又另套上青雲霞緞的馬褂，光燦燦地鈕扣上懸了一串金鍊子，似乎也繫着一個徽章。他約在四十上下的年紀，雖然臉上刮得光光，又抹了一層粉痕，兩鬢下一道青隱隱的痕跡，卻看得出，分明有了落腮鬍子了。鼻子上架着一副闊邊大框眼鏡，眼珠不停的在那裏面轉。他頭上戴的那頂小帽子，是一個圓圓的小珊瑚頂兒，帽子上架着一副闊邊大框眼鏡，翡翠看他這樣大年紀，打扮起來，倒又是十四五歲的公子哥們一樣。彼此坐得離着很遠，他身上那一陣一陣的香味，偏是向人鼻子上直撲將來。吳太太心裏想，看他這樣就不是好人，怪不得說他父子二人，同捧一個坤角了。這裏正在看他，他也向這邊偷看過來。目光一對，彼此倒有些難以爲情。冉伯騏是很機靈的人，索性面對着吳太太問道：吳太太聽過這虞美姝的戲嗎？吳太太道：沒有聽過。不過聽說很不錯呢。冉伯騏道：這就快要出臺了，待一會兒你瞧罷。吳蓮泚笑道：賢喬梓對於這虞美姝，倒是很肯提攜，大概花錢不少吧？冉伯騏笑道：我們老人家，他冤囉！花了一千開外了，只得人家叫兩句乾爹而已。若是由我一手包辦，決不能花了這些錢。吳蓮泚聽他說出這種話，也不免好笑，說道：伯騏兄，你既可以包辦，爲什麼又不包下來呢？冉伯騏還沒有答話，只見

臺上的電燈，突然一亮，那鼎鼎大名的虞美姝已經出臺。冉伯騏道：你瞧瞧，他出臺這一亮相，多麼有精神？吳蓮泚仔細看時，那虞美姝大概也有十七八歲年紀，圓圓的臉兒，身體倒是長得很肥滿。不過人不很高大，胖而不失其活潑，也就不見得怎樣美麗。今天演的是一齣新編的戲，穿着一套時髦的宮裝，在電光底下，鮮艷奪目。冉伯騏道：今天的戲，他還不十分對勁，最好他是去一種小丫嬛，頗能顯得聰明伶俐。吳蓮泚笑道：這個樣子，我就很滿意了。冉伯騏聽到人家認爲滿意，心裏一喜，笑道：只要老兄有一句話，他在北京就有飯吃了。吳蓮泚道：我又不是一个評劇家，又不是什麼內行，怎樣來一句平常的話，就這樣值錢呢？冉伯騏道：自古一經品題，身价十倍。你在魯大帥那兒，是個天字第一號的紅人，而且朋友又多，只要替他一鼓吹，大家一捧，就抖起來了。吳蓮泚笑道：別說我不是紅人，就是紅人，與戲子有什麼相干？冉伯騏笑道：關係大着啦，譬如我們家父，他不過是一個退職的武官，你瞧，他經手捧的人，有幾個不紅起來的？老實說，他老人家，就不懂的什麼叫着戲，只要女孩子長得還漂亮，他老人家就說這是好的。吳蓮泚笑道：再將軍雖不懂，伯騏兄可是名票友啦。你不會當當將軍的顧問嗎？冉伯騏笑道：別提了。老爺子疑心重，說多了話，那是找罵挨。吳蓮泚倒引得笑了。因爲惦記飯店裏的事，起身先走，很不在乎的留吳太太和冉伯騏同座聽戲。他二人有說有笑，一直到戲唱完了，冉伯騏還約着說：過天再會。這個時候，有人走了過來，將冉伯騏的衣襟，扯了一下。回頭看時，乃是虞美姝一個跟包的。說道：虞老板請大爺到他家裏去一趟。冉伯騏向周圍一看，沒有熟人，低低的說道：這夜深我不去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罷。跟包的笑道：他父親知道大爺不高興他，大爺要去，他決不出面。有什麼話，大爺就和虞老板當面說得了。冉伯騏道：他沒有什麼很急的事找我呀？明天就遲了嗎？跟包的笑道：總有點事情，要，何必一定要你今天晚上去哩？冉伯騏被他說得活動了，便道：你先告訴虞老板，叫他先回去罷，一會兒我就來的。跟包的見他已經答應，便先去了。冉伯騏躊躇了一會子，不去吧？的確是一個好機會去吧？又怕虞美姝要這樣要那樣。這幾天自己就很鬧

饑荒，沒有錢用，那裏還經得起這些貪得無厭的人來需索呢？再伯騏躊躇了一會子，覺得要是不去，總有些對人不住。走出戲園子，見自己的小伏脫車，停在一家咖啡店門口，自己覺得有點渴，順步便推門進去，找了一間雅座坐了。要了一杯乳茶，一碟乳油點心，一面吃着，一面在想心事。就聽有女子的聲音問道：「那屋裏夥計將門簾一掀，說道：『在這兒。』」再伯騏回頭一看，只見虞美妹蓬着一把頭髮，身上披了一件玄呢斗篷，托肩下一排水鑽辮子，在電燈下光閃閃地。原來他正聳着肩膀笑呢。再伯騏手上拿着一方玫瑰蛋糕，向盤子裏連指了幾指，對他笑道：「來吃一點兒點心。」虞美妹手扶着門簾子，笑道：「我不吃點心，特意來請你的。」勞你駕，把車送我回去罷。再伯騏道：「你自己的馬車哩？」虞美妹道：「我嫌那匹馬太老了，跑又跑不動，車夫要起錢來還是挺上勁，昨天包滿了月，我就把他辭了。」再伯騏道：「既是虞老板沒有車，我當然可以送你回去。還早呢，坐下來喝一點再走，忙什麼？」虞美妹見他一再的相請，只得走進來，解開領下的斗篷扣帶。再伯騏看見，連忙走上前給他提着後領，將斗篷提了起來，掛在牆上的衣鈎上。這時虞美妹露出身上的一件豆色繡花緞袍，十分光耀奪目。他在再伯騏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嫣然一笑道：「咱們倒好像初見面似的。你老望着我幹什麼？」再伯騏說着戲白道：「因為大姐長得好，爲軍的就愛看上一看。」虞美妹笑道：「別損了，你請我吃什麼？」再伯騏道：「也喝杯茶罷。」虞美妹道：「我不，我要喝一杯咖啡。」再伯騏道：「咖啡這東西，非常興奮的。你要喝了，這晚上別打算睡覺了。」虞美妹道：「不要緊，我非到三點鐘也睡不着。說時，便按着鈴，叫夥計來，要了一杯咖啡。」再伯騏笑道：「你真有本事，怎麼知道我在這兒，馬上跟了來？」虞美妹道：「你到那裏，還要人找嗎？你自己先就告訴人家了。這門口不是停着你的汽車在那兒嗎？」再伯騏笑道：「你知道我汽車的號碼嗎？」虞美妹笑道：「我不但知道你車子的號碼，我只要一見你的車子，我就認得。」再伯騏道：「你的眼睛，倒真是厲害。」虞美妹笑道：「咱們不是有交情嗎？這一點兒小事，那又算什麼？」再伯騏偏着頭，望着虞美妹的臉，笑道：「這話可是你說的，咱們真有交情嗎？這時，夥計已經將咖啡端上來。虞美妹夾了糖塊放在杯子裏。」

只管用茶匙在杯子裏攪，低着頭沒有理會。冉伯騏道：咱們有交情嗎？你說這話，可別屈心。虞美妹眼睛一溜，夥計已經出去了，然後笑道：你這人說話，真是一個冒失鬼。剛才夥計在這裏，你老釘着我問，教人家多難爲情呀。冉伯騏道：又不是說別的什麼，說的是朋友的交情，那要什麼緊？虞美妹喝着咖啡，默然了一會。冉伯騏道：在戲園子裏，你叫跟包的，找了我一次。現在你又親自找來，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嗎？你就在這兒對我說，省得我到你家裏去，不好嗎？虞美妹道：我沒有什麼事要找你。不過我媽說，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冉伯騏笑道：你媽要綁我的票嗎？虞美妹道：大爺，你這話說得欠慎重一點，也不管別人受得起受不起嗎？我說句老實話，現在天天拿的戲份，那足夠花的了。這回由上海來，用了老太爺幾百塊錢作盤纏，心裏就很不去了。那裏還能夠再開大爺要錢？就是走來添兩件行頭，對付着也辦過來了。上次老太爺給我編了一本戲，叫作楊貴妃，我就急着爲難不演吧？我媽說他老人家高高興興編的戲，做不好，還對不住人呢，還敢說別的嗎？演吧？就是再添好幾件行頭，只好對他老人家說，等天氣暖和點再演。我媽就有個糊塗心事，說是不好意思對老太爺說，對大爺提一提，也許大爺能捧一捧你。我就說要大爺出錢，不是要老太爺出錢一樣嗎？就沒有讓他說。冉伯騏用腳抖着文，笑道：我很佩服你，你真會說話。繞了老大一個灣子，還是要我幫忙呢。虞美妹道：不敢啦，是這樣譬方着說呢。冉伯騏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母親的意思，我也明白了，這用不着到你家裏去，你對我這樣譬方着一說，我十分知道。製行頭呢，我不敢承認那個話。一千八百是製行頭，三十五，也是製行頭。多了，我拿不出。少了，製出來也不是個東西。乾脆，過兩天我送你一百塊錢，你自己去辦。你辦也好，你不辦也好。虞美妹聽了冉伯騏的話，覺得他雖然是一個捧角家，倒不容易騙他的錢，比他父親，真勝似一籌。便笑道：謝謝大爺，唱戲的人，行頭是一樣本錢，只要大爺拿錢出來，敢說不辦嗎？不過還是大爺那句話，一千八百是辦，三十五也是辦，可辦不好呢。冉伯騏笑道：聽你這口氣是嫌少呢，過兩天再說罷。虞美妹因爲今晚是初次開口，也不便怎樣深追，說道：大爺說的話，

全叫人家沒法子回答，我只好不說了。今天晚上，能不能到我們那裏去玩？再伯騏道：去了，你媽還是這些話，我也是這樣答應，何必多此一舉呢？虞美姝笑道：大爺總以為我們除了要錢，就沒有別的話可說嗎？這樣說，那我也不敢再請了。我還想借借光，請大爺把車送我到家門口，成不成？再伯騏道：那自然可以的。你媽若是疑心，要說什麼？那怎麼辦？虞美姝瞟了他一眼，抿嘴笑道：大爺的汽車，送我們一回，那也不算什麼？怎麼就東拉西扯，說上這些話？不送就罷，現在還雇得到車呢。便喊道：夥計，你給我去雇一輛車。夥計一掀門簾，伸進頭來問道：虞老板，回家嗎？再伯騏便搖搖手道：不用不用，我送他回去。於是在身上掏出錢來會了帳，就在衣鈎上取下虞美姝的斗篷來。虞美姝將背靠近再伯騏，再伯騏將斗篷向他身上一披，他回轉頭來，望着再伯騏笑道：勞駕。再伯騏也是一笑，便和他一路出門，坐上汽車，送他到家。這時候已經快到兩點鐘了，再伯騏在虞家門口並未下車，一直就回家去。他和他父親再久衡雖都住在北京，可是早就分了家，各立門戶，並不住在一處，所以他這邊就是他夫人主持家政，並無別人。這時候，他夫人正生了病，澈夜不睡。再伯騏進了房，再少奶奶便哼着道：我病得這樣子，你也該早點回來，那有這樣不分晝夜捧角的？再伯騏道：你一有了病，心裏不耐煩，就要向我找岔。我回來早些晚些，和你的病有什麼相干？再少奶奶道：你回來早一點，遇事也有個照應，像你這樣晝夜不歸家，我一口氣不來，死了也沒有人知道呢。再伯騏道：能生氣，能和人家吵嘴，這還會死嗎？我看你的精神十足呢。夫妻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一頓，也沒有吵出一點頭緒。到了次日清早，再少奶奶趁着再伯騏沒醒，就摸下牀來，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婆婆再太太，把再伯騏的錯處，數了一頓。再太太雖然不能偏聽兒媳的話，可是再久衡父子昏天黑地的捧角，他也是以為然的。當時再太太放下電話，便和老頭子又嘮叨了一頓。再久衡聽說，便吩咐聽差打一個電話給大爺，叫大爺到公館裏來。再伯騏屢次打算和父親借錢，都沒有得一個回信，這時候父親忽然打了電話來，心下倒是一喜，心想：莫非老頭子心裏活動了，願意給我幾個錢，這個機會不要錯過，趁着他



高興，三言兩語，也許可以和他借個一千八百的。這樣一想，連午飯也沒有吃，便坐了汽車來看他父親。冉久衡口裏啣着虬角小煙嘴，煙嘴上插着一枝煙捲，直冒青煙。他身上穿一件淡青哈喇袍子，籠着衫袖，躺在一張軟椅上出神。冉伯騏進來了，他只把眼睛望了一望，沒有作聲，依舊抽他的煙捲。冉伯騏在面前站了一站，回頭看見一筒三砲台煙捲，正放在他父親面前，便在筒裏自拿一根。兩個指頭拿着煙捲，在茶几上頓了幾頓，很隨便的望着他父親的臉，問道：「叫我有什麼事嗎？」冉久衡道：「你以為我借錢給你呢，所以來得這樣快。不然，三請四催，你也不來吧？」冉伯騏笑道：「你老人家這樣一說，這就難了。來快了，你老人家要說是想錢來了。來遲了，你老人家一定又要說不聽話。到底是來得快好呢？還是來得遲好呢？」冉久衡道：「這個我且不說，今天你母親和我吵起來，說是你晝夜不歸家，少奶奶在家裏生病，你也不管，這成什麼事體？」冉伯騏道：「何至於就晝夜不歸呢？不過這兩天晚上，聽虞美妹的戲，散了戲才回家，可是也沒到別地方去。至於他的病，我是天天請大夫瞧，有兩個老媽子伺候着茶水，也就很週到了，還要我在家裏楞陪着他嗎？」冉久衡道：「雖然這樣說，家裏有病人，究竟在家裏多待一會兒的好。」冉伯騏道：「既然你老人家這樣說了，從今天起，我就晚出早歸。不過有一層，這兩個月錢花得太空了，還想問你借幾個錢用用。」冉久衡一擻鬍子道：「沒有我也不得了，顧不了你。」冉伯騏道：「這回的確算是借款，三個月內準還。去年借你幾百塊錢，沒敢失信，到日子就還了吧？」冉久衡道：「你別提那筆款子了，拿來不到兩個月，零零碎碎，又被你弄回去了。現在我對你是堅壁清野，談到銀錢，一個蚌子也不和你往來。這並不是我絕情，我仔細替你算算，你連衙門裏的薪水，和各處掛名差事的津貼，一共有一千七八百元了，這還不够你花的嗎？」冉伯騏道：「我不想多，就是八百元現洋，包給你老人家罷。」冉久衡道：「據你這樣說，七百元一月，應該是有的了。憑你夫妻兩個人，帶上兩個小孩子過日子，有這些錢還不够嗎？」冉伯騏道：「怎樣會够呢？你就照自己用度算一算，就知道我並不是說謊，就像虞美妹這回由上海來，你這裏就給他墊了六七百塊錢川資。」冉久衡道：「那也是偶然

的事情吧？而且他也是要還我的呢。冉伯騏道：我看他家裏開銷很大，掙上來的，剩不了多少錢，未必能還錢吧？就是勉強擠出來，人家這趟北京，又算白跑了，咱們也不忍心呢。冉久衡聽了這句話，把小煙袋嘴的煙捲頭，向煙托子裏敲着灰，對着煙出了一會兒神，笑道：你這話倒也有相當的理由。我若不問他要這一筆錢，這個忙可幫大了。冉伯騏道：你還不知道呢，他得了你的錢，不但打算不還，現在又跟上我了，叫我替他幫忙。那意思，因為你編的兩本戲，他沒有行頭，不能演，要我給他製幾件行頭呢。我自己都不得了，那有那種閒錢給他幫忙？冉久衡道：不能哪，我編的那兩本戲，添三件行頭就夠了。而且三件行頭，就有兩件不值錢，我給他算好了，共總不過要一百二三十元，我已經給了他一百五十元，難道還不夠嗎？冉伯騏道：怎麼着？你另外又給了他一百五十元嗎？冉久衡皺了一皺眉道：他只是來麻煩，我也沒有什麼法子，只好答應他。冉伯騏道：我看你老人家對於這些人心太慈了，總是受他們的包圍。我和他們也常有來往，他們若想要我的錢，那可不容易。冉久衡道：我聽了幾十年的戲，這裏頭的弊病，我那樣不知道？你倒在我面前誇嘴。冉伯騏道：那看各人的手腕如何聽得年數久不久，那是沒有關係的。別的什麼，我學不上你老人家，若說聽戲這件事，決不會趕你老人家不上。冉久衡道：你聽戲趕得上我，掙錢也要趕得上我才好。只學會了花，不學會掙，那算什麼本事？冉伯騏心裏雖然說老子沒有捧角的本領，可是問他借錢來了，面子上總不敢得罪他。笑道：要到你這個位分，一國也找不到多少，叫我怎樣學哩？以後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少花幾個，補救補救罷。冉久衡道：據你母親說，你又在起糊塗心事，打算把汪紫仙討回來，這話是有的嗎？現在你一房家眷，已經弄得百孔千瘡，你倒還要討妾。冉伯騏道：那裏有這件事？不提別的，這一筆款子，又從何而出呢？冉久衡道：哼！沒有款子？若是有款子，你早已把人家討回來了。據說汪紫仙不上臺了，就是你的關係。冉伯騏道：那真是冤枉了，他原是和後臺說好了的，五塊錢一齣戲，這已經是一半盡義務，偏是領起戲份來，七折八扣，老是不痛快。他一發脾氣，就告假不演了，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冉久衡道：既然

# 借債

和你沒有關係，他的事情，你又怎麼這樣熟悉呢？你有錢，你捧戲子，我不管，你要把這種人討回來，我不能不管。你想，你的婦人已經病成這樣，你還有心討戲子回來，不把他氣死嗎？再伯騏道：絕對沒有這件事，汪紫仙也拜過你老人家做乾女兒的，不過有兩三年沒有來往罷了，你不信，打一個電話給他，叫他來問問。再久衡道：你不要用這種話來狡賴。我不要你討汪紫仙，是怕你沒有本事養活，並不是因為我認識汪紫仙，我就不許你討。說到這裏，再太太由屋裏走出來，冷笑道：你倒是一對賢父子，老子捧角捧得精力不夠，有兒子接腳。老子認的乾女兒，兒子就要討了做姨太太。再久衡皺着眉，把手上的小煙嘴指着他太太，口裏說道：嘻嘻。再太太道：嘻嘻什麼呀？伯騏這樣不成器，全是你帶的。再伯騏走到他母親身邊，笑道：你老人家要罵就罵我罷。回頭爲了一點小事，大家又要生氣。再太太道：還提生氣，你媳婦快要給你氣死了呢。再伯騏道：你別聽他電話裏說的那些言語。那全是他氣頭上的話，騙你老人家的呢。因為他要請德國大夫瞧，我說並不十分要緊，不要花這個冤枉錢，來一趟要十幾塊呢。他不服氣，就告起上狀來了。再太太道：本來的不服氣嗎？你們坐包廂有錢，捧女戲子有錢，請大夫吃藥就沒錢了。再伯騏走近一步，扯着他母親的衣服，低低的說道：那裏有錢呢？這個月短好幾百塊錢的收入，全是和人借來花的。說到這裏，對再太太一笑道：嘿嘿。今天我就和你求情來了。你借個三百五百的給我，讓我擋一擋債主子罷。再太太將衫袖一拂道：我沒錢，你別來麻煩。有錢的坐在你的面前呢，你不會求去？再久衡聽他太太的話，就知道是指着他。把臉一板道：我那裏來的錢？這幾天房錢沒有收起來，你不知道嗎？再伯騏道：這次借的錢，以一個月爲期，到期一準歸還。求求你通融個二三百元吧。再久衡道：你的信用破產，我不能借給你，你既然到日子就可以還，何不和外人借去？再伯騏看看這樣子，實在借不動錢，然而借不動也罷了，倒反挨了父母一頓臭罵，心裏倒是有些不服。於是也不說什麼，懶洋洋的走出來。正走出大門的時候，只見替他父親收房錢的李老三，提了一隻皮包，走將進來。因問道：房錢收得怎樣？不差什麼了嗎？李老三道：天津的款子，

全收齊了，就是北京還差個二三百元。冉伯騏道：天津的錢，是那天來的？李老三笑道：大爺，你要和將軍要錢，就打鐵趁熱罷。錢是昨日下午由天津帶來的，存在保險箱子裏，還沒有送到銀行裏去哩。冉伯騏一笑，說了一聲勞駕，出門自上汽車去了。便吩咐汽車一直開向虞美姝家而來，那虞美姝的父親虞德海，提着一隻畫眉籠子，正自出門，要去上小茶館子，看見汽車到了，連忙向門裏一縮。冉伯騏剛要下汽車，虞美姝便由屋子裏迎了出來。冉伯騏一下車，攜着他的手，笑道：你猜不到這時候我會到你家裏來吧？虞美姝的母親虞大娘也笑着走出院子來說道：喲！今天是什麼風，把大爺吹了來呢？冉伯騏道：虞老板昨天晚上請我來吃早飯的，你怎麼裝起模糊來了？虞大娘道：成！只要大爺肯賞面子，就在我這裏吃早飯。那虞德海因冉氏父子不大喜歡他，趁着他們說得熱鬧，提了畫眉籠子，輕輕悄悄的一溜出門去了。這裏虞氏母女，把冉伯騏引進北屋。虞美姝陪着說話，虞大娘就去張羅茶煙。冉伯騏笑道：我並不是到你家來吃飯，我是要請你去吃飯，不知道你肯賞面子不肯賞面子？虞美姝道：大爺叫我去，我能說不去嗎？冉伯騏道：乾脆，要去就去，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虞美姝將嘴一撇道：你又要拿我開玩笑。冉伯騏正色道：我那樣沒有事，老遠的跑了來，找你開玩笑嗎？我實在有一樁事和你商量，你準有好處沒有壞處。虞美姝紅了臉道：你既然請客，何必請我一個呢？順水人情也請我媽一個，不好嗎？有什麼話說，讓他也商量一個。冉伯騏知道虞美姝又發生了誤會，笑道：你總不把我當老實人。青天白日，同去吃一餐飯，要什麼？難道我還能吃你一塊肉嗎？虞美姝聽他這樣說，臉越紅了，笑道：我也沒說別的，不過要大爺多請一個客，大爺不願請，也就算了，我能說什麼呢？你等一等，我去換一件衣服。他說完進屋子去了。虞大娘走過來道：怎麼着？又要去花大爺的錢。冉伯騏笑道：吃一餐小館子不算什麼，我還要送虞老板幾套漂亮行頭呢。你先別謝我，等到行頭拿來了，一塊兒謝我罷。說畢，掉頭見虞美姝換了衣服出來，戴上帽子就要走。虞大娘道：幹嗎這樣忙？多坐會兒，也不要緊。冉伯騏道：我商量的這一件事，時間很有關係，咱們就不必客氣了。一面說着，

一面向外走，虞美妹也就跟了出來。兩人坐上汽車去。冉伯騏就對車夫道：就在這附近找一家館子吃飯，不要走遠了。汽車夫答應着，開着車子，只繞了兩個灣，就停在新豐樓門口。冉伯騏笑道：回家去不遠，也不耽擱時候呢。二人進了館子，找了一間屋子坐了。冉伯騏馬上要了紙筆，就開菜單子，自己就寫了一樣，然後就停着筆，偏着頭問道：你要什麼？快說！虞美妹笑道：什麼事，你這樣急法子？冉伯騏道：把菜要好了，我自然告訴你。虞美妹當真含着笑容，要了一個菜，一個湯。冉伯騏自己又開了兩樣菜，右手放下筆，左手兩個指頭，夾着寫菜單子的紙條，向桌子當中一扔，對着站在一邊的夥計說道：拿去！越快越好！夥計走了。虞美妹道：你這樣急，到底是什麼事？你不說，我不吃你的飯了。知道你弄些什麼玩意哩！說着，將身子站了起來，兩手扶住桌子，搖了搖頭，笑道：我真整不住了。冉伯騏扯着他的衫袖道：你別走。坐下來，讓我慢慢告訴你。便將自己要行的計畫，對虞美妹說了。然後笑道：事成之後，我謝你五百塊錢，你還嫌少嗎？虞美妹聽他說了一遍，只是含笑靜靜坐着聽，還有些不肯信。現在冉伯騏居然說送五百塊錢，這事倒是真的了。他用上面的牙，咬着下面的嘴唇，定着眼光，想了一想。冉伯騏道：你不用出神，這計畫沒有你什麼事。你若不答應，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虞美妹道：老太爺若是知道這個事，我可不得了。冉伯騏道：這樣子辦，他怎樣會知道？不過據我估量的數目，怕也只有一千多塊錢，若是上了兩千的話，我就再分你兩百。虞美妹笑道：我倒不是說錢多少，就是和你大爺辦這一點子事，又算什麼呢？我實在怕老太爺要疑心我起來，我可不了。至於上兩千不上兩千，大爺總應該知道，和我有什麼關係？冉伯騏拿着兩隻黑木筷子，敲着桌子沿，忽然併住筷子，向下一拍，說道：好不問上兩千不上兩千，我決計分你六百元，你看我這事對得起你，對不起你？虞美妹道：你老疑心我嫌錢少，這事，我倒不得不辦了。說這話時，夥計已送上菜來。虞美妹笑道：你別忙，我去打一個電話，把老太爺安住在家裏，回頭咱們喝兩壺，慢慢再去。說畢，虞美妹果然就去打了一個電話。回頭一進門，便笑道：這電話打得真湊巧，他本來就要出去，現在在家裏等我，不走了。老太爺反

正在那裏等着，慢慢的去，就不要緊了。於是兩人一面談笑，一面吃喝，吃完了，冉伯騏握着虞美妹的手道：事成之後，我還要重重的謝你。虞美妹將手一捧道：你這人真不好惹，託我辦這大事情，你還要佔我的便宜。冉伯騏哈哈大笑，這才會了帳，兩人分途而去。要知道他們究竟辦的一件什麼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妙手說賢郎囊成席捲

壯顏仗勇士狐假虎威



卻

說虞美妹和冉伯騏出了新豐樓，雇了人力車，自行回家。到了家裏，和他母親通知了一聲，說暫時不能回來，便又雇了一輛車，直到冉久衡家來。冉久衡先接了他的電話，知道他要來，因此坐在外面一間小客房裏等他。冉家的門房，知道虞美妹是冉久衡新收的一位乾小姐，很是相愛，因此他來了，並不阻攔他到裏面來。冉久衡只一聽見聽差說，將軍就在這外面客房裏，連忙笑着接住，說道：是美妹嗎？快進來。虞美妹掀着門簾子，探進半截身子，先就叫了一聲乾爹。冉久衡坐在沙發上，連連招手，笑道：進來進來。你這孩子說話，還是有些給乾爹開玩笑，說了一會兒就來，怎麼這大半天的工夫，你才來？真叫我等的不耐煩。若是別人這樣約我，我就早走了。虞美妹走了進來，也在那沙發椅子上坐了，一皺眉道：別提了，我剛要走，排戲的來了，囉囉唆唆，說了許多廢話。他是爲了正經事來的，我又不能不聽，所以遲了一會兒。說時，把手搖撼着冉久衡的大腿道：對你不住，要你等急了，你別生氣。冉久衡摸着鬍子笑道：那個和你們小孩子生氣？我來問你，你今天來找我，說是有好話對我說，有什麼好話要和我說？要什麼嗎？虞美妹道：慢說是乾爹，就是自己的爹，也不能來一趟，要一趟的東西呀？我是看到今日天氣太好，要你陪我出去逛逛。冉久衡點着頭笑道：這是好話！這是好話！虞美妹道：我很難得的，請你一回，你既然答應了我，就得陪我好好的逛一回。冉久衡用手理着鬍子，笑道：可以，你說，要到那裏去吧？虞美妹道：我要到西山去玩玩。冉久衡道：嘿！老遠的跑出城去作什麼？虞美妹道：

城裏這些地方，我都到過了，就是沒有到過西山，我現在又沒有車子，乾爹不陪我去，我就沒有法子去了。說時，將身子一扭一扭的，鼓着兩個腮幫子。冉久衡笑道：「得了得了，你別鬧了，我陪你去就是了。」於是就按着鈴，吩咐聽差叫汽車夫開車，卻又輕輕私下對聽差說了，別讓太太知道。這個時候，已經有一點鐘。冉久衡換了一件衣服，就要和虞美妹同走。虞美妹忽然想起一樁事情，說道：「乾爹，你等我一等，我要回家去一趟。」冉久衡道：「那爲什麼時候不早了？再要一耽擱，到西山，可就趕不回來了。」虞美妹道：「我耳上戴着一副鑽石環子，可是借得人家的？」上山若是丟了，那怎麼辦？我送回去罷。」冉久衡道：「傻子，就是這一點事，就把你楞住了嗎？你不會存在我這裏？」虞美妹道：「這東西可小着哩，存在那裏呢？你出去，又不讓乾媽知道，我這東西放在那裏呢？」冉久衡道：「放在我的保險箱子裏，你還不放心嗎？他說着，將壁上一架穿衣鏡只一碰，就現出一扇門來。裏面卻是一間很精緻的屋子，這是冉久衡的外臥室，虞美妹也來過一次。一張小銅牀後面，掛着一張放大的半身相片。將相片一推，露出一個保險箱子門。虞美妹問道：「乾爹，這是什麼？怎麼牆上嵌一塊鐵板子？」冉久衡道：「傻孩子，這就是保險箱。說時，他將保險箱的圓鎖門，左轉了幾轉，又向右轉了幾轉。右轉完了，復又左轉了幾轉，然後隨便一帶那門就開了。虞美妹偷眼一看，只見那箱子裏放了一堆鈔票，另外還有些方圓小盒子，重重疊疊的放着。冉久衡隨手拿了一隻小盒子，將他打開，笑道：「你有什麼寶貝，都拿來罷。」虞美妹將兩隻耳環摘了下來，用手托着交給他，他便放在盒子裏了。將盒子放到箱子裏去，又把箱門來關上。虞美妹笑道：「這箱子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怎麼叫保險箱？」冉久衡道：「這箱子的鎖門是私配的，鎖門上有許多英文字母，由我們願對那個字，就對那個字開，我這個箱子門，必定要顛來倒去許多回，對上最後那個字，門才能開。這個箱子的開法，只我和你乾媽兩人知道，這還不謹慎嗎？」虞美妹道：「我不信，讓我來開開看，碰巧，我也打開了。」冉久衡笑道：「這個鎖門，千變萬化，你要得不着訣竅，一輩子也不能碰那個巧。」虞美妹那裏信？用手去亂轉一陣，那裏轉得開？笑道：「真邪門兒，我就真打不開。」乾

爹，只怕你也打不開了吧？再久衡笑道：「一物服一物，你瞧，我只要幾下工夫，就可以打開了。要像你這樣費勁，那還了得！說時，再久衡自己便來開那鎖。鎖門先順過去，對上一個「L」字，回頭轉過來，對了一個小寫的「i」字，再又順過去，對上一個小寫的「s」字，末了，反過來對上一個「S」。虞美妹也認識幾個英文單字，光是字母，他自然分別得出來。他見再久衡轉來覆去的轉着，笑道：「好麻煩，就是你自己，也未必記得吧？」再久衡笑道：「不麻煩，還算什麼保險箱呢？你瞧我這又打開了不是？」虞美妹笑道：「原來保險箱子有這樣巧妙，我明白了。」再久衡將箱門一關，笑道：「不要鬧了，走罷。」於是和虞美妹二人同走出門來，兩人剛要上汽車，虞美妹忽然一笑道：「你等一等，我還要進去一回。」再久衡道：「你那裏這樣不怕麻煩？」虞美妹笑道：「你等一等就得了嗎？」再久衡猛然省悟，說道：「好罷，我在車上等你。」虞美妹走到再久衡小客室裏來，先看一看，便到他私設的浴室裏去。這浴室裏安設有西式的穢桶，虞美妹也是來過的，進了門，就把門關上，停了一會，然後才出去上汽車。和再久衡一路逛西山去了。再久衡雖然風流自賞，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看見少年人攜侶遊山，很是羨慕，以爲自己那有這樣的機會？現在有這位花枝般乾閨女，陪他出來遊山，自然樂而忘返，因此留戀復留戀，一直到夕陽西下，方才同車而歸。虞美妹因汽車之便，讓再久衡先送他回家，然後再久衡才一人坐車回去。再久衡實在也有些倦了，到家便睡了一覺。及至一覺醒來，已是晚餐時候，再久衡洗了一把臉，坐了一會，便和太太去吃晚飯。再久衡雖然還有兩個姨太太，但是他家太太的規矩，兩位姨太太，讓他另外一桌吃。所以吃飯之時，桌上只有老兩口子，並無別人。再太太便道：「你這樣一大把年紀了，還帶着那十幾歲的戲子，城裏城外亂跑，難道你就不怕人笑話？」再久衡道：「那裏就亂跑了哩？也不過是同去了一趟西山。」再太太道：「管他到那裏呢？反正你帶着一個戲子同進同出，總有些不像話。慢說旁人說你，就是你兒子也有許多閒話。他說他錢不夠用，和你要個一百二百的，你不肯，這房錢收來了，就一次好幾百的賞給戲子。」再久衡道：「你聽這混帳東西瞎說呢。他是沒有得着錢，特意在你面前來挑是非的，你真相信。」



他這無聊的話嗎？冉太太道上樑不正下樑歪，你也不要說他無聊。就是無聊，也是跟你學的。冉久衡道：怎麼你今天這樣讓着他？大概我出門去以後，他又來麻煩了半天了。冉太太道：他來是來了，可是在外面鬧了一陣子，在我這裏說了幾句話就走了。冉久衡道：他知道這幾天我手上有錢，一定要多來幾趟。罷罷罷！明天我趕快把這錢送到銀行裏去，絕了他的念頭。我包以後十天半月也見不着他一回面了。冉太太道：我這裏還有二百多塊錢，我也不要，你一塊兒帶去存罷。吃過飯之後，冉太太便取了二百元現洋出來。冉久衡道：累累贅贅，給我這些個現洋，我又放到那裏去呢？不如暫且放在裏面箱子裏，明天再來拿罷。冉太太道：你就放到保險箱子裏去得了。明天要送到銀行裏去，拿了就走，也省得進來再拿。冉久衡在外面臥室裏睡的時候較多，所以他就拿錢到外面而來，因現洋在手上，先就去開保險箱子。這箱子一打開，冉久衡大爲驚訝之下，所有的裏面的珍珠寶石，現洋鈔票一掃而空，只有一疊公債票和兩份公司股票，留在箱子裏。就是虞美姝下來的一對鑽石環子也捲去了。估計一下，約摸值一萬二三千元。他說了一聲哎呀，只一失神，把手上兩包洋錢，落將下來，花啦一響，撒了滿地，口裏連說不得了。外面聽差聽見，便跑了進來，問有什麼事？冉久衡跌腳道：快請太太出來，上房和這裏，只隔一重院子。冉太太也就聽見一陣聲音，因也趕到前面來問，有什麼事？冉久衡道：你開了這保險箱子嗎？說這話時，可站在屋子中間發楞。冉太太道：我沒有開你的箱子呀，丟了什麼東西嗎？冉久衡拍手道：丟了什麼？除幾張公債票，東西全丟了。怪呀！除了你，誰還會開這保險箱子的門呢？這一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把虞美姝存在這裏的一對鑽石環子也丟了。這還得賠人呢，冤不冤？冉太太道：他好好的把環子放在你這裏作什麼？冉久衡就把上午存環子的事說了一遍。冉太太道：這還說什麼？是你自己拖他掃帚打，惹禍上身。冉久衡道：你以爲這錢是虞美姝拿去了嗎？他和我一路出門，寸步未離，就是回來，還是我送他先到家的。他沒有分身術，無論如何說不上是他。冉太太道：我也知道說不上他。從前是咱們兩人知道開這箱子，

如今是共有三人知道開這箱子，船裏不漏針，漏針船裏人，我沒有開你箱子，你自己不能說這話騙自己，又不是虞美姝拿了，難道這鈔票和首飾放在箱子裏，他會飛嗎？冉久衡道：我也是這樣覺着奇怪。難道聽差和老媽子拿了不成？可是他們不但不會開保險箱子，就是會開，也沒有這麼大膽。冉太太道：雖然是這樣說，人心隔着肚皮呢，誰敢說這話呀？咱們可以把老媽子和聽差全叫來問一問，就是你兩位姨太太，哼！也得問一問。冉久衡躺在一張睡椅上，望着那保險箱子門出了一會神，忽然望上一站，連連搖手道：不用尋了，不用說了，全是你那個寶貝兒子做的，他平常半月也不來一回，這兩天是天天來，來了就是借錢。我看他樣子，就有好些個不願意。準是他一起惡心，所以把錢全拿去了。冉太太道：他也不知道開這門呀。冉久衡道：我們是無心的，他是有心的，也許他話裏套話，把開這門的法子得去了。至於家裏人呢……說到這裏，向外面屋子一望，只見擠了一屋子的人，一個老聽差，首先說道：給將軍回的話，聽差誰都不敢走，誰走誰就有嫌疑。冉久衡兩個姨太太，這時也來了，說道：我們都不敢走開一步，連箱子和身上，都可以檢查的。冉久衡觀測這種情形，家裏人都不像拿了。便吩咐太太在家裏看着，關上大門來，誰都不許走，自己就出其不意的，坐了汽車，突然到冉伯騏家來。他們雖是父子，冉久衡一年也難得到兒子家裏來一回的。這時門房看見主人來了，忙着就要到上房去報告。冉久衡問道：大爺在家嗎？門房道：大爺到天津去了，汽車還是剛打車站回來呢。冉久衡聽了這話，就是一怔。走到上房裏去，冉少奶奶聽見公公到了，預料必定發生什麼重大問題，只得叫老媽子攙着，走出正屋裏來。冉久衡見他面色黃黃的，一縷散髮，披到臉上，形容憔悴得可憐。便道：我是來找伯騏說幾句話，你身體不好，何必出來呢？冉少奶奶道：有什麼要緊的事嗎？他突然告訴我，要到天津去，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冉久衡道：他不在京就罷了，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於是坐着談了幾句家常話，冉久衡看他的態度十分自然，料想他沒有什麼虛心事，也不提起丟錢那一套話。正在這時，乳媽牽着冉伯騏一個三歲的女孩子，由外面進來。冉少奶奶招手道：玉寶來，爺爺來

了。玉寶果然走上前叫了一聲爺爺。再久衡牽着他的小手，正要和他親一親，只見他手上拿着一個錦綉小盒子，正是自己放一串珠子在裏面，藏在保險箱子裏的。再久衡接了過來，仔細看了一看，裏面空無所有，問玉寶道：「你在那裏弄了這一個好花盒子玩？」玉寶道：「是爸爸給我的，他還有呢。爺爺，你要嗎？」再久衡看見了這個真憑實據，實在不能忍耐了，將腿一拍道：「不用提，這些錢一定是這混帳東西拿了無疑。」再少奶奶看見公公臉上忽然變色，不知原因何在，倒嚇了一跳。連忙站起來，正色問道：「他又搗了什麼亂子嗎？」再久衡便將保險箱子丟了東西的話，對他兒媳說了一遍。因道：「拿了我的錢去，我不怪，還把一些珠寶也拿走了，這裏面還有人家存放的鑽石環子，也被他拿去。這樣一來，我倒要買了去賠人家。想起來，教人氣不氣？」再少奶奶聽了，倒覺得過意不去，竭力的辯論，說是自己並不知道。再久衡道：「這是我自己的兒子不好，我怎樣能怪你？我想他手邊有錢，那幾樣首飾，不至於就會換掉，也許還放在家裏，你若尋出來了，我可以分一點東西給你。」再少奶奶道：「你老人家怎樣說這種話呢？」尋出來了，還不該還你老人家嗎？除非他帶走了，若是沒有帶走，他再要回家來拿那東西，我一定要留下來。再久衡知道他兒媳還老實，既然這樣說，也只好暫且按下，唉聲歎氣，坐着汽車回去了。那再伯騏攆了他父親這一筆大款，自然是十分快活，不過究有點骨肉之情，他到天津去的時候，坐在火車上一人悶着想，老頭子雖然揮霍，突然丟了這些錢，心裏總不好過，難免要出什麼岔子？越想越不妥，到了天津，當晚住在旅館裏，便打了一個電話回來，探問消息。他在電話裏，只略問父親那邊有沒有什麼事？再少奶奶就先告訴他，說是父親來了一次，你拿了他的錢，他已知道了。錢他已不要，算你用了。可是那些首飾，你得送回去。再伯騏聽了他夫人的話，當時隨便的答應了，也就掛上電話。可是他夫人知道他在天津住的地方，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信給他，勸他把珠寶首飾拿回去。況且以後總還有請求父親的日子，何必此次就做得這樣絕情呢？這幾句話倒是把他的心事打動了，就寫了封信給再久衡，說是實在為債務所逼，所以做出這樣事來，錢是用了，珠寶沒

# 火

春明外史

# 雷

# 雷

# !

七八六

敢動，只要父親再借個兩千元出來，就把東西送回那珠寶要值五六千元呢，再久衡雖明知他兒子存心詭索，還是拿錢贖回來的合算，因此又存了二千圓在冉少奶奶那裏，讓他做贖票的，到一個禮拜之後，才把東西弄回來。冉伯騏身邊陡然有了六七千元的收入，回到了北京，花天酒地，就大鬧起來。冉伯騏左右本有一班隨着捧角的，他一有了錢，他們都知道了，天天晚上，找着冉伯騏聽戲逛窯子。這一羣人裏面，有一位侯少爺，名字叫潤甫，倒是有幾個錢，除了冉伯騏而外，沒有人能和他比較的。有時冉伯騏誤了卯，大家就專捧侯潤甫一個人來抵缺。這一天晚上，暗暗的，滿天飛着煙也似的細雨。雖然沒有刮風，可是在屋外走着，卻有一種冷氣，往人身上直撲。冉伯騏被人約去打牌去了，便懶得到胡同裏去。這一班人裏面王朝海馬翔雲二位，綽號叫哼哈二將，一天不讓人花幾個錢，心裏不會痛快。這一天晚上找不着冉伯騏，便接二連三的打電話給侯潤甫，要他出來。侯潤甫吃過晚飯，不知怎麼好？又想看电影，又想去看戲，倒是想隔一日再到胡同裏去。偏是王馬二位拚命的打電話，只得約着二人在球房裏等候。王馬二人得了電話，便雇車一直到球房裏去。他們剛一進門，球房裏的夥計，便笑着喊道：王先生馬先生，冉大爺沒來嗎？王朝海只點了一個頭，卻向地球盤這邊走來。夥計問道：就你兩位嗎？說着話，便沏了一壺茶來。球盤這時還有人佔着，二人便坐在一邊喝茶等候。剛喝了一杯茶，侯潤甫便進來了。便問道：又打地球嗎？扔得渾身直出汗，什麼意思？打一盤檯球罷。王朝海道：我們本是在這裏等你，誰要打球？你來了，我們就走，不打球了。說時，掏了兩毛錢算茶錢，扔在茶桌上，便拖他出來。侯潤甫道：上那一家呢？今天我們找一個新地方坐坐罷。我聽說翠香班有一個叫拈花的，會做詩，很有些名聲。我不相信，得瞧瞧去。王朝海道：他不會做詩，那倒罷了。他要是會做詩，一盤問起來，我們不如他，那可是笑話。侯潤甫道：我總得去瞧瞧。把這個疑團解釋了。我不信這裏面的人，真比我們還強。馬翔雲道：也好，我們去看一看。不合適，我們走就是了。翠香班離這球房，本不很遠，三個人說着笑着，就走到了。他們三個人走進一間屋子，就由龜奴撐起簾子，叫了

初一日是相好的生日

姑娘點名點到拈花頭上，只見一個姑娘，瘦瘦的一個身材，也是瘦瘦的面孔，不過眉宇之間，還有一點秀氣。他身上穿了一件絳色的薄絨短襖，倒很素淨。侯潤甫指着拈花道：就是他罷，就是他罷。拈花轉回身，正要走進自己房裏去，龜奴卻一迭連聲的叫拈花姑娘。拈花只得走進房來，問是那一位老爺招呼？馬翔雲指着侯潤甫道：就是這一位小白臉，不含糊吧？拈花微笑了笑，便說道：請三位到我那邊小屋子裏去坐坐。拈花在前，三個人便隨着跟了過來，進了這屋子，只見除了傢具之外，壁上卻掛了字畫，也陳設些古雅的物品。侯潤甫正擡頭看了，一看正中間，懸着一副黃色虎皮箋的對聯，寫着行書的大字，有一邊是理髮薰香總可憐。王朝海背手靠住椅子背，卻拍着念道：這字寫得很好，理髮薰香總可憐。拈花含着微笑，問了各人的姓，卻又接上問王朝海道：王老爺貴省是那裏？王朝海道：江西靖安。拈花笑道：原來呢？王老爺念的音和北京音不同呢。他們二人隨便支手架腳的坐着。拈花笑捧着一玻璃杯白開水，卻坐在屋子犄角上，眼望着他三人，算是相陪。馬翔雲覺得王朝海念別了兩個字，一時想不出話來，把這事應蓋過去。他轉眼一看，見簷瓦下層，亂疊着幾張報紙，隨手拿起來翻着，一看，正是今天的日報，因對拈花道：究竟有才的姑娘，與別人不同。天天還要看報呢。拈花笑道：我這種看報，與旁人不同，不過是看看小說和笑話，還問得了什麼國事嗎？侯潤甫道：我就知道你看報，常在報上看到你的大作。拈花笑送那些花報上登的詩，全不是我作的，都是人家署了我的名字投稿的。在人家這自然是一番好意，其實真要我做起來那個樣子，也許我作得出。侯潤甫道：這樣說，你的大作，一定是好的了。何以自己不寫幾首寄到報館裏去呢？拈花笑道：雖然可以湊幾句，究竟見不得人。有一次，我寄了一張稿子到影報館去，登是登出來，可是改了好多。侯潤甫道：一定是改得不好。拈花道：就是改得好，改得我不敢獻醜了。編這一類稿子的編輯，那位楊杏園先生，我倒是很佩服。王朝海笑道：你和他認識嗎？拈花道：我也是在報上看見他的名字，並不認識。王朝海笑道：我聽你這口氣，十分客氣，倒好像認識似的呢。拈花被他一言道破，倒有些不好意思，說道：也許

三位裏面，有和楊先生認識的呢。我要是在人背後提名道姓，傳出去了，可不是不很好？馬翔雲道：你這話倒是不錯，我們果然有人和他認識。拈花聽了，就欣然的問道：那一位和楊先生認識？馬翔雲道：我們三個人都不認識，但是我們有一個朋友，卻和他認識，這個朋友，也是天天和我們在一處逛的，不過今天他沒有來。侯潤甫道：誰和楊杏園認識？馬翔雲道：陳學平和他認識，據說是老同學呢。聽說這姓楊的也喜歡逛，後來因爲一個要好的姑娘死了，他就這樣死了心了。拈花道：對了，那個要好的姑娘，名字叫梨雲，還是他收殮葬埋的呢。這種客人，真是難得。侯潤甫笑道：拈花，你倒算得楊杏園風塵中一個知己。拈花道：侯老爺，你想想看，多少患難之交的朋友，一死都丟了手，何況是一個客人和一個姑娘呢？我在報上，看了他做的一篇寒梨記，真是寫得可憐。侯潤甫見他老誇着楊杏園，心裏卻有些難受，只淡笑了一笑。王朝海道：既然你這樣欽佩他，不能不和他見一見，我一定叫我那朋友轉告楊杏園，叫他來招呼你。拈花臉一紅道：那倒不必，只要他來談一談，讓我看一看，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侯潤甫見他這樣說，越發不高興，坐了一會兒，就走了。走到外面不住跌腳道：真冤！你看他坐在屋子犄角上，彷彿我們會沾了他什麼香氣似的，老不過來，真不痛快。馬翔雲道：那就走過一家得了，這算什麼呢？侯潤甫道：我是挑新姑娘失敗的，我還要挑新姑娘補上這個樂趣。正說話時，站在一家班子門口，電燈燦亮，有兩個桃子形的白磁電燈罩，上面寫了銀妃二字。侯潤甫道：就是這裏吧？咱們進去看看。於是侯潤甫走前，王馬兩位在後，走了進去。侯潤甫爲了門口兩盞電燈所衝動，指明了要挑銀妃，恰好銀妃屋子裏，已經有了客人，就請他們在別人屋子裏坐了。銀妃穿了一件粉紅色錦霞緞的旗袍，滿身都繡着花，華麗極了，跟在他們三人後面，走了進來，只問了一句貴姓？然後站在玻璃窗邊，對鏡子看了一看後影，理了一理鬢髮，搭訕着就走了，屋子裏只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娘姨陪着。後來娘姨也走了，只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大姐，靠着窗子嗑瓜子，問他的話，他就冷冷淡淡的說一句。不問他的話，他也不理。侯王馬三人，只是抽着煙捲，彼此找話說。約摸有半個鐘頭，

那銀妃也不會來一回。侯潤甫心裏明白，這一定是看不起他三人，老坐也沒味，就出來了。臨走的時候，銀妃才趕了來，說一句何必忙着走？侯潤甫走出來，用腳一跌道：好大架子，我怎樣能出這一口怨氣？一面走着，一面跌腳。馬翔雲道：你別忙，今天晚了，也來不及。明天我找了陳學平一路來，看他有沒有辦法？他是一個花界智多星，總有妙計。侯潤甫道：好！我們明日在五湖春吃晚飯，在那裏計畫。這一晚上，各人不逛了，垂頭喪氣的回去。到了次日晚上，在五湖春集會，陳學平和馬翔雲先來了。馬翔雲把昨晚的事，對他一說，問可有什麼法子出氣？陳學平想了一想，說道：法子有一個，但是今天晚上萬來不及了，只好等到明天罷。馬翔雲道：你要能辦，今天就辦了罷，又何必挨到明天去呢？挨到明天，我們又得多蹙一天的氣。正說着，侯潤甫來了，他一聽陳學平說有法子報仇，比着兩隻衫袖，就和他連連作了幾個揖。說道：昨天你雖然不在場，你是我們一黨的人，丟了我的臉，也和丟了你的臉一樣。說着，將身子挺了一挺，舉起手來，比着眉毛，行了一個軍禮，笑道：這還不成嗎？陳學平道：既然這樣，你們在這裏喝着茶，先別要菜。讓我辦事辦妥了，再來吃飯。我回來的時候，也許有幾個客來，你們要好好招待。侯潤甫道：你還要帶誰來？陳學平道：天機不可洩漏，那就不能先說，反正是救兵就得了。說畢，他掉頭就走了。侯潤甫也猜不出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只得等着。一會王朝海也來了。三個人互猜了一會子，也想不出什麼妙計，便靜等陳學平回來。也不過四十分鐘的工夫，只見他領着四個穿灰色制服的兵士，一路闖將進來。侯潤甫最是膽小，臉一紅，向後退了一步。王朝海和馬翔雲都坐在椅子上站不起來，只翻着眼睛，對陳學平望着。陳學平見他三人發怔的樣子，知道是嚇倒了，便先道：這四位是我的朋友，就住在我的對門，我給你們介紹。侯潤甫這才明白，原來是他請來的人。陳學平一介紹，一個叫劉德標，一個叫王金榜，一個叫蔣如虎，一個叫吳國梁。侯潤甫一想，帶了他們來，想大鬧一場嗎？那可玩不得，心裏倒捏着一把汗。眼裏望着陳學平，有句什麼話要說，一時也說不出來。陳學平明白了他的意思，給劉德標四人各遞一枝三砲台煙捲，又斟了一遍茶。笑

着對侯潤甫道：這四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剛才對四位一說昨晚上的事，他們四位都說彼此都是朋友，要和銀妃開一回玩笑。因就把預定的計書，對侯潤甫說了一遍。侯潤甫也禁不住笑道：這法子太好了，可是有些對這四位老總不住。王金榜道：大家鬧着玩，要什麼緊！像你們先生們花了錢還直受氣，真不值。要咱們弟兄給他鬧開，他才知道厲害。侯潤甫道：我們沒有別的來謝，明日約四位老總，多喝一鍾。劉德標道：咱們交朋友嗎，不在乎這個。馬翔雲一看他們也很和氣的，便說道：這四位老總真痛快，不要客氣，就請要幾個菜，我們好先叫做去。說時，把菜牌子送了過來，劉德標將手一攔道：咱們全不認識，瞧什麼呢？回頭對那三位兵士道：你看咱們吃個什麼？蔣如虎道：有羊肉嗎？我來一個炮羊肉。吳國梁道：我要炸丸子。陳學平一聽，糟了，這裏是江南館子，那裏來的北方菜呢？便笑着說道：這個菜，全不值什麼，來好一點的吧？王金榜道：這館子，咱們真沒有來過，可不知道怎樣吃？再說這大館子的菜，還壞得了嗎？陳學平一想，他們大概是不會要菜，他們不講究什麼口味，給他來些大魚大肉，就得了。於是將紅燉肘子，青菜燒獅子頭，大碗扣肉，一些肥膩些的菜，來了五六樣，然後便請四位老總入座。侯潤甫執壺勸酒，劉德標在四人之中，比較懂交際些，陳學平一定要他坐了首席。侯潤甫舉杯一敬酒，劉德標道：你們都是先生，我坐着在上面，可有點不得勁。侯潤甫道：劉老總，不要說那個話。你們都是替國家出力的好漢，我們算什麼呢？這一句話說出來，他們四人都笑了。吳國梁道：你這四位先生都好，咱們這朋友交上了，老劉，咱們喝一個痛快。劉德標道：你別忙。今天吃完了飯，得給人家辦一點事，喝醉了怎麼辦？人家明天還請咱們呢，留着量明天喝罷。吳國梁舉起杯子向口裏一倒，杯子刷的一下響，然後說道：這事交給我了。說着，把右手向桌子當中一伸，豎起他一個大拇指。吳國梁的身材最高，可以說得是個彪形大漢。馬翔雲笑道：吳老總這話對了，這件事總得他去。蔣如虎笑道：誰不知道他就叫吳大個兒。別說鬧，瞧他這樣子，就他媽的够瞧了。大家一陣說笑，這四位佳客，被四個先生恭維得心滿意足。飯吃得飽了，一個人嘴裏啣了一枝煙捲。劉德標道：咱們走



啊，別老在這裏待着了。說了一聲再會，他四個人逕自走了。走不多路，就到了銀妃搭的那家班子，四個人一溜歪斜的走着，便闖了進去。龜奴看見四個人進來，就引他進了一間屋子坐了，龜奴還沒有開口問，吳國梁道：把你們這裏所有的姑娘，全叫了來看看。若有一個不到，我就揍他媽的。龜奴看四人臉上都帶着些酒容，一想這些人不大好惹，不敢作聲，暗暗的通知了全班的姑娘，都送來給他們四人看。龜奴唱名一唱到銀妃，他還穿的是昨天穿的那件粉紅旗袍。蔣如虎笑道：他媽的，衣服真好看。他叫銀妃嗎？就讓他陪咱們坐坐。銀妃沒有法子，只得敬茶敬煙，遠遠的站着，陪他們說話。劉德標道：這是你的屋子嗎？銀妃不敢撒謊，說道：不是的。劉德標將兩眼一瞪，拿着一隻杯子，向地下一砸，說道：他媽的，你瞧咱們當兵的不起嗎？咱們有子兒，不白逛。說着，掏了一塊銀幣，拍的一聲，向桌上一擡，銀幣由桌面向上一濺，落在一隻茶杯裏，把杯子又打了一個。銀妃嚇得不敢作聲，滿臉通紅，靠着門像木頭人一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早有兩個年紀大些的阿姨，搶了進來，放出笑臉，對劉德標道：老總，你別生氣。因為他屋子裏有客，所以沒有請過去。現在就給諸位騰屋子，請你稍微等一等。王金榜用腳在地上一頓，說道：叫他快一點騰屋子，老子不耐煩等。銀妃見有阿姨在那裏敷衍，便想抽身逃走，腳剛一移動，王金榜喝道：你往那裏去？不陪咱們嗎？咱們一樣的花錢。銀妃嚇了一跳，又站住了。一個阿姨笑道：他去騰屋子呢，那裏是走開？阿姨一面說着，一面在茶杯裏掏出那一塊錢，交給劉德標道：老總，這個我們可不敢收，千萬收回去。劉德標接着錢，眼睛一瞪道：怎麼着，嫌少嗎？阿姨道：不敢不敢，沒有這樣的規矩。劉德標這才將錢收下。阿姨回頭問屋子騰好了嗎？外面答應騰好了。阿姨便道：四位老總，請到我們屋子裏去坐。劉德標口裏唱着梆子腔，便和他同志三人，一齊到銀妃屋裏來。四個人唱是唱，鬧是鬧，銀妃坐在屋裏笑又笑不出，哭又不敢哭，真是進退兩難。約有半個鐘頭，侯潤甫一班人來了，銀妃掀起一面窗紗，隔着玻璃，向院子外一看，認得這是昨天新認識的一班客，連忙招呼。阿姨將他們引在隔壁屋子裏坐了，輕輕的說道：諸位老爺，對

不住。我們姑娘在屋子裏陪上了幾個大兵，走不出來。侯潤甫道：那要什麼緊！你們也太膽小了。娘姨道：我們總是不得罪他的好，坐一會子，他也會走的。侯潤甫皺着眉對陳學平道：這種情形，實在不好，我們得取緝取緝。陳學平道：這事老頭子一定不知道，給他一說，他必然要辦的。正說時，劉德標四人在銀妃屋子裏，高聲唱綉綉兒戲，難聽已極。侯潤甫對着壁子喝道：是那裏來的這班野東西，這樣胡鬧？那邊吳國梁，聽到有人喝罵，便搶出房門，站在院子裏，罵道：那屋子裏罵人的小子，給我滾出來。班子裏見他這個大個兒往屋外一挺立，早有三分懼怕。他不住的捲着兩隻衫袖，鼻子裏出氣，呼呼有聲，大家越是嚇得面無人色。在這個時候，劉德標王金榜蔣如虎都闖將出來，口裏只嚷要打。滿班子裏人，都閃在一邊，睜眼望着，以為今日難免要出人命的。不料門簾一掀，侯潤甫走了出來，這四人立刻軟化了。各人的腳一縮，挺着身軀立正，同時向侯潤甫行了一個舉手禮。侯潤甫背着兩隻手，站在他們當面，昂頭冷笑了兩聲，說道：我說鬧的是誰？原來就是你們。說到這裏，嗓子突然加緊，喝道：你們這樣鬧，還要你那兩條腿不要？我現在也不難為你們，你給我立正在這裏，讓大家都看看，免得人家說我們沒有軍紀風紀。這四個人立着像僵尸一般，那個敢說話？於是陳學平王朝海馬翔雲都出來了。對侯潤甫道：叫人家立正在這裏，怪寒蠢的，讓他們去罷。不許他們以後再鬧就是了。侯潤甫道：我向來不發脾氣的，發了脾氣，可就不好惹，我非……陳學平不等他說完，便道：這裏也不是管他們的地方，讓他們回去罷。明天回去罰他們也不遲。侯潤甫於是對劉德標四人道：看大家講情分上，饒恕你一次，去罷。劉德標聽說，又行了一個舉手禮，然後出門去了。滿班子裏人一見侯潤甫這種情形，才知道他大有來頭，都叫痛快。銀妃先就覺得侯潤甫是極平常的人，這樣一來，他懊悔不迭，昨天不該冷待他們，一來幾乎丟了一班好客，二來又怕侯潤甫發脾氣。連忙走過來，牽着侯潤甫的手道謝。兩個娘姨，趕快給他們拿着帽子，就向自己屋裏引。侯潤甫坐着，銀妃就站在她面前說笑。對於王朝海三個人，也是老爺長老爺短的稱呼。侯潤甫讓他恭維得够了，起身要走，銀妃一歪身，坐

在他懷裏，口裏說道：我不許你走，至少還坐一個鐘頭呢。侯潤甫笑道：你就留住了我一個人，我幾位朋友，也是要走呀。銀妃聽說，又將陳學平一一敷衍了一陣。最後又伏在侯潤甫肩膀上，對着他的耳朵，輕輕問道：燒兩口煙玩玩，好不好？侯潤甫道：玩兩口倒可以，可是我們都不會燒。銀妃道：自然我來燒，可是你只玩兩口得了，不要抽多了，抽多了要醉的。又對馬翔雲道：你三位老爺，也來玩玩。娘姨聽見他說，早在櫥子抽屜裏拿出煙傢伙，放在牀上。銀妃躺在左邊，侯潤甫四個人，輪流的躺在右邊抽煙。又鬧了一個鐘頭，侯潤甫才走。銀妃挽着他的手，直送到院子中央，還是十二分的表示親熱。他們四人出了班子，這才哈哈大笑。

## 第七十二回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



### 當

時，在胡同裏走着，向四個八大爺，連聲道謝。又道：痛快痛快，昨天晚上，一股怨氣，完全沖出來了。那拈花雖然沒有銀妃那樣冰我們，但是他也很瞧我們不起。我們再請這四位大爺好辦。馬翔雲道：這事也用不着那樣做圈套。拈花不是很羨慕楊杏園嗎？叫老陳邀着楊杏園和我們一塊兒去，他就會好好的招待了。侯潤甫道：要這樣，今晚上可就去不成了。陳學平道：本來也就不必今天去。好玩的地方，留着慢慢的玩，何必一天晚上，就把他玩一個乾淨哩？侯潤甫道：我們還走一家嗎？陳學平道：不必，打兩盤球得了。坐久了，也該鬆動鬆動身體呢。陳學平一提，大家都同意，又到球房裏去。這打球也像抽煙一般，不抽煙倒也不過如此，一抽上了癮，就非抽足不可。所以打一兩盤球，決是不能休手的，他們一打球，一直就打到十二點鐘方始回家。到了次日，陳學平記着侯潤甫的約會，一吃了早點心，便到楊杏園寓所裏來。這個時候，已是陰曆三月快完，天氣十分暖和，院子裏擺滿了盆景，新葉子上，一點兒塵土沒有，生氣勃勃的。那兩株洋槐，稀稀的生出

繭網一般的嫩葉，映着院子地下的樹影，也清淡如無。沿着廊檐下，一列有幾盆白丁香花，一股香氣，直在太陽光裏蕩漾。陳學平走進來，只見楊杏園捧着一本書在廊下走來，正要去。正要喊他，他已看見了，便請他進屋子去坐。楊杏園道：「我們好久不見面了，初聽說北京有一個老同學，便很高興的找到一處談談。見了幾回面之後，究竟因爲出學校門以後，年數隔得多了，性情都有些改變，見個一二回面，感情依然恢復不起來，所以又淡下來，你說是不是？」陳學平笑道：「這話果然，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說不出所以然來，什麼難事，經你們新聞記者一揣摸，就有頭有尾了。」楊杏園笑道：「這並不是揣摸，事實就是這樣。就像你到我這兒來，不是很難得的一件事嗎？」陳學平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無緣無故我是不來。不過今天來，完全是爲你的事，不是爲我的事。」楊杏園道：「爲我的事嗎？我很願聞其詳。」陳學平道：「你有多久不逛胡同了？」楊杏園一合掌，微笑道：「禪心已作沾泥絮……陳學平道：「我最討厭佛學，玄之又玄，你別和我鬧什麼機鋒。」楊杏園道：「大好春光，什麼玩的地方也好去，爲什麼要到胡同裏去？」陳學平道：「我的話還沒說完，你先別攔着，讓我說完了，你就知道我有提到的理由了。」因就把拈花飲慕他的話，說了一遍。楊杏園笑道：「你不要騙我，我不相信你的話。」陳學平昂着頭，歎了一口氣，說道：「拈花拈花，你這一番好意，真是埋沒了。你很崇拜人家，人家絕對不肯信，我有什麼法子呢？說着，又望着楊杏園道：「這人實在是你風塵中的知己，你不去看他，那都不要緊。你說沒有這一回事，連我聽了都不服氣。說着，將手上的手杖，戳着地板，瑟瑟的響。」楊杏園道：「有就有，何必發急呢？」陳學平道：「今晚上有工夫嗎？我陪你一路去見一見這人。」楊杏園道：「那倒不忙在一時，過兩天再去罷。」陳學平笑道：「你當着我面說不去，可別今晚上一個人溜去了。我有事，是常在胡同裏走的，我若遇見了你一個人去，可不能答應你。」楊杏園道：「我又不認識這人，一點感情沒有，我何必瞞着人去呢？」陳學平不能瞞了，就把侯潤甫受了冷落，要楊杏園給他去爭面子的話，詳細說了一遍。楊杏園聽了這話，更不要去了。笑道：「我又不認識，那位侯君，怎樣好去鑲人的邊？」陳學平道：「那要什麼緊！遊戲場中，一回見

面二回熟，只要我一介紹，就是朋友了。況且人家對你，本來就很歡迎，決不嫌你去得冒昧的。楊杏園道：也好，過個兩三天，我再奉陪罷。陳學平倒信以為真，果然過着幾天之後再來約他。但是楊杏園居心不和他去，後來陳學平兩次打電話來找他，他都推諉過去了。四五天之後，是個陰天，早上下了一陣雨，下午雖然住了，兀自陰雲暗暗的。先在前面邀着富氏兄弟研究了一會子漢文，講得有些口渴，自回後面來喝茶，屋子裏涼風習習，覺得身上有些涼，找了一件薄棉衣服穿上。恰好這兩天，報館裏收到的稿子，異常擁擠，又沒有什麼事，攤書坐了一會，總是無聊。吃過晚飯，對着電燈枯坐，不由得亂想心事。忽然想到陳學平提的那個拈花，趁着今晚無事，何妨去看看。華伯平對我也會提過，只是我沒有留心，就拋開了。若據他們的話看來，竟是真有其人，我倒應該證實一下。若這話是假的，我坐一會就走，那也沒有關係。這樣想着，立刻就有要去的心事，於是換了件衣服，拿着帽子，就要去。轉身一想，不去也好，不要由此又墜入情網。這樣想着，把帽子摘下來，向衣架上一掛。接上第三個念頭：若是不去，真辜負了這人的一番好意。我能說一句寧可我負天下人嗎？到底戴上帽子，坐車到了翠香班。這天因為天氣不十分好，胡同的遊客，並不多。楊杏園走進門去，先且不叫拈花，依然過了一道點名的手續。點到拈花頭上，是個二十歲附近的女子，少不得仔細看了一眼。凡是一個人來尋花問柳的，妓女也就認為是專誠而來，況且今天人又少，一個人進來，越發是容易讓人注意。拈花看見他這樣，心裏也就有所動。名點過了，楊杏園便對龜奴道：你叫拈花罷。拈花正站在院子裏，聽了這話，又猜上個兩三分，便請他進屋子去坐。楊杏園不等問，便先笑道：我姓楊。拈花臉一紅，點點頭道：哦！是的。他屋子裏有個三十多歲的阿姨，正拿着一把茶壺，要出門去，聽了我姓楊三個字，手叉着門簾子不走，卻回轉頭來笑道：哎喲！我說呢。又對拈花笑道：我猜的話，也就有個五六成對啦。拈花道：你倒是沏茶去，怎麼站在門口？阿姨笑着去了，有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送了果碟到桌上來，他將果碟放在桌上，兩隻眼睛，由頭上至腳下，卻把楊杏園看了一個够。楊杏園看他穿了一身綠格子布衣。

服，倒也乾淨。圓圓的臉兒，薄薄的敷了一層撲粉，倒顯得兩隻眼珠，分外的黑。楊杏園見他望着，便笑問道：你認識我嗎？小姑娘低頭咬着嘴唇一笑，說道：我在報上老看見你的名字。楊杏園笑道：你也會看報嗎？他道：認識幾個字，不能全認。楊杏園道：據你這樣說，一定很好的了。你叫什麼名字？他笑了一笑，不肯說。楊杏園對拈花道：這大概是令妹了，怎樣不肯把名字告訴我？拈花笑道：他對生人，是瞎謫一個名字的，真名字，可是叫小妹妹。他對楊先生不肯說假名字，又不好意思說真名字，所以只好不作聲了。楊杏園道：有其姊必有其妹，這小妹妹，又玲瓏，又溫柔，很可愛呢。拈花笑道：一個糊塗孩子，不要太誇獎了。楊杏園一面說話，一面擡頭看時，見正中壁上，虎皮箋的對聯，是春花秋月渾無奈，不由笑道：一肚皮不合時宜，在這一副對聯上，很看得出來了。拈花道：這也是一個客人送的，我只覺得很自然，所以愛掛着，其實我是不敢當。拈花說話，可就坐近了，和楊杏園只隔了一張桌子面，仔細看他臉色，雖然很是清秀，可是血氣不足，未免露出幾分憔悴。楊杏園一想，這人一定身世可憐，就是以前而論，恐怕也很不得意。拈花見他對面平視，倒真有些不好意思，便拿着碟子裏的紙包花生糖，剝了兩顆吃了。低着頭，目光射着手背，手上折疊着糖紙，笑着問道：楊先生不大出來玩玩了嗎？楊杏園聽他的口音，倒好像他知道自己從來愛逛似的。因道：從前倒是在胡同裏有一兩個熟人，現在因為事忙，晚上不大出門了。拈花笑道：這樣說，今天晚上何以又出來了哩？楊杏園道：這話恐怕老四未必肯信，今晚我是特意來拜訪的。那阿姨進來倒茶，便笑道：楊老爺怎麼知道我們四小姐是老四？楊杏園道：因為知道，所以才特意來拜訪。阿姨笑道：我們小姐，天天看楊先生做的那個報。拈花笑道：你就不要說了，編報都說不上來。阿姨道：我又不認識字，知道什麼叫做編報呢？楊老爺，我們四小姐，就喜歡看你做的文章，看了就對我們說。他說你有一個要好姑娘……說到這裏，回頭對小妹妹問道：叫什麼……哦！想起來，叫梨雲。阿是？先是交關好，到後來……拈花笑道：得了，別說了。這是人家自己的事，人家自己還不知道，要你來告訴他？楊杏園道：這事很奇怪，你們何以會知道呢？

拈花道：我看大作，那些無題本事詩，就知道一些了。後來我們這裏一個老六的阿姨，跟過梨雲的，沒有事的時候，他常和我們說這件事，所以我是知道很詳細，我就常說，客人中果然有這樣的好人，有機會我總要見一見他。楊杏園笑道：現在見着了，大失所望吧？拈花道：楊先生這話太客氣，是瞧我們不起的話了。楊杏園道：果然是瞧不起，我又爲什麼來了？講着，便拉住小妹妹的手問道：小妹妹，你說我這話對不對？小妹妹笑了一笑。拈花道：我雖是今日認得你楊先生，可是你的爲人，我也猜到一半。楊杏園道：那是什麼緣故？拈花道：就因爲天天看報。楊杏園道：老四天天看報，你喜歡看那一門？拈花笑道：照例天天先看小說和小品文字，再看社會新聞。楊杏園道：緊要新聞不看嗎？拈花道：至多看看題目。我覺那些事，看了也沒有什麼興味。像我們這種人，可以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楊杏園只聽了他這一句話，知道他果然有些學問。便笑道：老四的唐詩很熟，大作一定很好。據我的朋友說，你寄過稿子到我那裏去，我可沒有收到。小妹妹在一邊接嘴道：寄過的，還在報上登出來了哩。楊杏園道：真的嗎？我真是善忘，怎麼不記得？拈花道：不是你善忘，我是用外號投稿的。除了我幾個熟人外，是沒有人知道的。楊杏園道：用的那一個外號？我很願知道。拈花笑道：不要說罷，要是說出來了，楊先生回去把陳報翻出一查，就要羞死人。楊杏園道：不是我自負一句的話，無論什麼稿子，凡是經我的手發出去的，總可以看看，大作既然是登了報，大概總還好。拈花笑道：我那幾首歪詩，載出來已非真面目，楊先生改了好多了。楊杏園道：啊呀，對不住，我是胡鬧了，不要見怪。拈花道：那個時候我還和楊先生不認識，怎樣客氣得起來？就是認識，請楊先生改還請不到哩，那有見怪之理？楊杏園道：現在有什麼窗稿沒有？我很願意瞻仰瞻仰。拈花笑道：住在這樣昏天黑地的地方，那裏還有什麼窗稿？楊杏園心想，聽他的口音，竟是十分厭棄這青樓生活。但是他爲什麼不跟着人去從良呢？難道他還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嗎？心裏想着，手上拿着桌上砲臺煙的煙筒，只是轉着撫弄，想出了神了。小妹妹以爲他要抽煙，就取了一根煙，直遞到楊杏園嘴邊。楊杏園未便拒絕，只得抿着嘴唇，對他一

笑，小妹妹又擦了火柴，給他點上煙。楊杏園將煙抽了兩口，放在煙灰缸子上。撫着小妹妹的手，卻對拈花笑道：這小妹妹善解人意，很讓人家歡喜，讀書一定很有希望的，現在還在讀書嗎？拈花道：他自己倒願意讀書，不過我看認識幾個字就可以了。認字認得太多了，徒亂人意。說到這裏，長歎了一口氣。楊杏園笑道：老四，我們是初交，我自然不便多談。但是徒亂人意，有些解法嗎？拈花道：花如解語，渾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這就是我的解法。楊杏園點頭笑道：原來如此。說時，舉着茶杯，唇抿着杯沿，慢慢的呷茶，臉上現出笑容。拈花道：這一笑大有文章。楊先生笑我嗎？楊杏園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很佩服你老四會說話。你若加入文明交際場中，是一個上等人才。拈花道：嗒！什麼！上等人？在這個時代，女子到了我們這步田地，墮落不堪了。第一，就是沒有人格。說到這裏，他竟哽咽住了，眼睛裏水汪汪的，就要滾下淚來。他自己不好意思對生人這樣，便向北轉身對着櫺上的玻璃鏡去理鬢髮。話說到這裏，楊杏園倒沒有法子去安慰他，難道說青樓生活，不是墮落，勸人家望下幹不成？便搭訕着和小妹妹說道：你姐姐說，不讓你讀書，你的意思怎麼樣呢？小妹妹笑道：不怎麼樣。楊杏園笑道：這是菩薩話，小姑娘不許說這樣的話。我可勸你讀書，讀了書，什麼事也不受人欺的。拈花聽說，走過來，仍舊在對面坐下。笑道：楊先生，你有這樣的美意，倒不如給他找一個人家，就算成全了他了。楊杏園笑道：好，我路上還有幾個很漂亮的青年朋友，都等着結婚呢。拈花道：我是說老實話。你想，我已經自己害了自己，難道又害他不成人家常說，胡同裏的姑娘，五年一個世界，這是真話。慢說這是人間地獄，就是因為表面上的繁華，很可以照顧人格，但也不過五六年的一世，爲了這五六年的繁華，犧牲個乾淨，那也很不值得。所以莫如趁他年紀不大，趕快找個安身之處，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弄得沒有好結果。楊杏園道：老四這話，倒是實情，你的意思要怎樣的人才合適呢？拈花道：我第一個條件，是要一夫一妻。第二，只要有碗飯吃。第三，是個有智識的人。別的我都可以不必管，至於坐汽車，住洋樓，那是難得的事，也不要希望了。多少人爲了想坐汽車住洋樓，弄的不



可收拾呢。楊杏園偷眼看那小妹妹，低頭捲着衣裳的下擺，正靜靜的望下聽着。阿姨在一旁插嘴道：「四小姐倒是老早就有這句話的，不讓他吃這碗飯。」楊杏園道：「老四既有這一番好意，我先有兩個前提，請你解決。其一，這脂粉隊裏，最會引誘青年的，你不讓他吃這行飯，你就不要他到這裏面來，我想老四也不在乎他給你作什麼事。其二，你要趁他未成人，給他一些相當的知識。我這幾句話，未免交淺而言深，你不見怪嗎？」拈花道：「楊先生這話，完全對的，我也就是這樣想。可是我又有的難處，我們就是姊妹兩個，又沒有租小房子，不讓他跟着我，讓他跟着誰呢？至於給他的知識，無非是讀書。由我教他，現在也能寫帳，也能寫平常信了，我以為就當適可而止。文字為憂患之媒，倒是糊塗一點子的好。」楊杏園笑道：「何言之激也？」阿姨道：「他倒不是着急，女人認字多了，究竟不好。你看，我們四小姐，可不是……拈花接上長歎了一聲。這時，外面一陣吆喚，拈花又來了一幫客，他暫讓小妹妹陪着楊杏園，又到隔壁屋子裏去了。楊杏園笑問他道：「你姐姐剛才所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嗎？」小妹妹回手在背後挽了辮子過來，卻用辮子梢去掃桌子沿，一隻手撐了半邊臉，不讓人看見他的臉色。楊杏園道：「這有什麼害臊的，是終身大事呀！你現在若好好的拜託我，我一定給你找一個好好的女婿。」到了春天，小兩口兒，手牽着手逛公園逛北海，那是多麼有趣呀！小妹妹嘆喟一聲，兩隻手膀子伏在桌上，把臉枕在上面，藏在懷裏笑。楊杏園笑道：「這就害臊，將來我做了媒人，你還要不好意思呢。」小妹妹聽說，只是藏着臉笑，不肯擡起頭來，直到拈花進來，問道：「這是為什麼？」楊杏園笑道：「我問他，他害臊呢。」拈花也笑道：「去罷，有人問你呢。」他才站起來，對鏡子牽了牽衣襟，撫了一下鬚髮，然後走了。楊杏園道：「這小妹妹，性情溫柔，很有些意思。」拈花道：「正是因為這樣，我不肯讓他也墮落了。從來是聰明誤人，就是帶着聰明相，也會沒有好結果。這孩子雖不聰明，他的面相，倒是帶幾分忠厚，我想他的身世，將來或者比我好些，所以我對於他，總望安分一路上辦。」拈花說得高興，又坐下談起來了。這時屋裏並無第三個人，楊杏園笑道：「我們雖然初次會面，一見如故，談得很痛快，將來我多一個談心的地方。」

了。說着，看了一看茶杯，拈花連忙拿了茶杯斟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楊杏園舉起，一飲而盡，笑道：「足解相如之渴了。」拈花紅了臉，抿着嘴一笑，說道：「我是不大會應酬的，楊先生不要見怪。」楊杏園道：「我們談得很合適，那有見怪之理？」拈花又一笑，看他那種情形，有什麼話要說，又忍回去了似的，所以他坐在桌子橫頭，身軀靠着椅子背，支着腳，不住的搖撼。楊杏園坐在一邊，冷眼看他的態度，也有感觸。小妹妹忽然進來，說道：「都想什麼呢？還要拿我開玩笑嗎？」楊杏園醒悟過來，便起身，說道：「坐得久了，改日再談罷。」拈花伸了半個懶腰，強自的制住了。站起來，笑道：「我是不敢留，若是並沒有什麼事情，就請再坐一會兒。」楊杏園道：「我們既然認識了，以後就可以隨便的來往，倒不在乎一夜的暢談。」拈花點頭笑道：「那也好，可是……可是……」楊杏園不知道他有什麼轉語，便道：「自然是還要再來訪的。」拈花笑道：「不是那句話，我很冒昧的問一句，能把貴寓的地點和電話號碼告訴我嗎？」楊杏園道：「可以可以，便掏了一張名片給他，地點和電話號碼，上面都有了。」拈花笑道：「也許有一個日子，我到貴寓來奉看，不要緊嗎？」楊杏園道：「不要緊的。」小妹妹道：「坐下罷，為什麼站着說話呢？」拈花坐下了，楊杏園笑道：「那有再坐之理？」再談罷，說畢，自走出房門。拈花在房門口，又着門簾子望着。楊杏園回頭一看，和他笑着互點了一個頭，這才走出這家班子來。楊杏園既是一個人，也無別的地方可去，且自回家。這晚上，天氣很是陰涼，拿了一本書，在電燈下看了兩個鐘頭。只覺腳上一陣涼氣，直冷到大腿以上來。一擡頭，看到桌子上擺的小鬧鐘，已打過了一點，玻璃窗外，洞黑如漆，人聲全都安息了。丟下書，正要上牀睡，只聽見前面屋裏，一陣電話鈴響。他知道大家睡了，便到前面去接電話。在電話裏一問，正是陳學平打電話來找，心想：他們消息真靈通，怎樣我去看了一趟拈花，他們就會知道了？那邊一聽聲音，便問道：「你就是杏園嗎？」楊杏園道：「怎麼這時候，還打電話來？明天大興問罪之師，還不算晚啦。」陳學平道：「我不是和你開玩笑，我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楊杏園也注意起來，便問是什麼事。陳學平道：「說起來，這個人你也認識的。一位叫任毅民的朋友，現在得了急病暈過去了，要想送到醫院裏去，又怕

越搬動越出毛病。要請醫生來看，手邊一時也沒有錢。這樣夜深，請醫生來一次，沒有十塊二十塊是不行的。這位朋友，已經是很窮，我來看他，來得很急，又沒有預備錢，這事十分棘手。我聽說你有個醫生朋友，你能不能做一點好事，打一個電話，請醫生到平安公寓來一趟？至於醫藥費，我以人格擔保，將來由我歸還就是了。楊杏園道：這位任君，也是我的熟人。這是一樁小事，還說什麼人格擔保呢？說完，掛上這邊的電話，於是打一個電話給他相熟的醫生劉子明，請他就去，把醫生約好了，這才去睡覺。到了次日起來，劉子明也來了電話，楊杏園接着電話先道謝了一聲。劉子明道：你不要向我道謝，我先向你道歉。你那貴友，我昨晚上的時候，人已不中用，沒法子救了。楊杏園道：死了嗎？什麼病，病得這樣急？劉子明道：並不是病，是服了毒了。我看那情形，很是淒慘。楊杏園道：服了毒？很奇怪！這人是個很活潑的青年啦。劉子明道：這事你一點不知道嗎？爲什麼你又打電話找我呢？楊杏園道：我也是接了朋友的電話，轉達給你的。既然這人出了這種慘事，我倒要去看看。掛上電話，並不耽擱，便到平安公寓來。一進門便見西廂房門外擺了一張桌子，五六個人在露天裏坐着，好像議論一件什麼事似的。陳學平精神頹喪，也坐在一張藤椅上，兩隻腳卻一直架到桌子上來。人倒仰在椅子上，閉着眼睛養神。楊杏園先叫了聲學平，他睜眼一看，連忙站起來道：你怎麼來了？知道這一件事嗎？楊杏園道：我是聽見醫生說的，他現在什麼地方？陳學平道：在屋裏躺着。楊杏園道：我和任君，也是朋友，雖然交情不深，人到這步田地，實在可慘。我要進去看看。說時，順手將房門一推，只見屋裏的東西，弄得異常凌亂。桌子上擺滿了茶壺茶碗藥瓶藥罐之類。靠着牀兩張椅子，上面堆了許多衣服和幾雙髒襪子，滿地上是紙片藥汁棉絮，牀上直挺挺地睡着一個人，臉上把一條白手絹蓋着。他身上穿一件舊湖縐夾袍，上面也粘滿了斑斑點點的痕跡。自然，這就是任毅民的尸首。楊杏園想他也是丰度翩翩的一個少年，活的時候，是多麼活潑，一口氣不來，就躺在這裏，一點事情也不知道了。他這樣想着，正要走上前，伸手去揭面上那塊白手絹，陳學平連忙執着他的胳膊。楊杏園回頭看時，陳

學平連連擺手說道：不要看罷，你若看了，你心裏要難過的，你看看他那手，你就知道了。楊杏園走近一步，俯着身子一看，只見他的手指，全是紫的。手指甲，還變作青色。陳學平道：你看見嗎？就此一端，其餘可知了，出來坐罷。他這樣一來，讓我受了很深的激刺。不要儘看，越看越讓人傷心。楊杏園和這任毅民，雖然不是深交，看見這樣子，也是惻然不忍，便同到外面來坐，陳學平順手就把門帶上了。楊杏園道：他這人很活動的，何以出此短見哩？陳學平道：正是因爲他太活動了，所以落了這樣一個下場頭。楊杏園道：是什麼原故呢？你能告訴我嗎？陳學平道：我很願告訴你，你若隱去名姓，把他的情節在報上登出來，倒可以勸勸人。不過說起話長哩。正說到這裏，一陣五六個人，擡了一口白木空棺材進來，又有一個人捧着一疊紙錢，三四束線香，一齊放在房門口，院子裏這幾個人，都張羅起來。楊杏園看這樣子，現在才開始，料理身後，人家各有事，不便在這裏說閒話，便對陳學平道：有什麼事要我辦理的嗎？陳學平因爲他和任毅民交情很淺，而且又是忙人，不便連累他，就說身後的事，草草都已料理清楚了。已經打了一個電報到他家裏去，預料一個星期之內，就要來人的。你有事，請便罷，兩三天之內，我到貴寓來看你，可以把他的事，詳細奉告。楊杏園聽他這樣說，便回去了。過了兩天，陳學平手上捧着一本很厚的抄本書，來訪楊杏園。說道：我不是在朋友死後，揭破他的陰私。這實在是一部慘史，少年人若知道這一件事，大可以醒悟了。楊杏園接過隨便一翻，就翻到了一頁新詩，詩前面並沒題目，只是寫着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大概是首數的次序，總題目在最前面呢。一頁一頁，倒翻過去，翻到最前面，原來題目是無題兩個字。舊詩的題目，新詩倒借來用了，這很是奇怪的。於是先看第一首，那詩共有五句。詩說：人聲悄悄，見伊倚着桌兒微笑，我正要迎上前去，搖動了孤燈的冷燄，我的癡夢醒了。這也不覺得有什麼意思，翻過一頁去，再看前面寫着五字的一首。那詩說：禽石填不平的恨海，我想用黃金來填牠。黃金填不滿的慾壑，我又想用情絲來塞牠。青苔下的螻蟻，那能搬動芳園的名花？這都是自己的妄想，不成呀！怎樣反埋怨着她？楊杏園點了一點頭，陳學平

在一旁看了說道：你是反對新詩的人，怎樣點起頭來？楊杏園道：我因為他偷了幾句舊詩詞，學着曲的口氣一做，倒很是靈活。這一首詩的意味和第一首的情形，大大不同，像是覺悟了。陳學平搖頭道：他那裏能覺悟？他要覺悟，就不會死了。你再往後看去，你就明白了。楊杏園道：我不要看了，與其我看了來猜啞謎，何不乾脆請你說出來呢？陳學平的肚子裏，早就就蹩不住了，於是就把這一段小史說出來。

## 第七十三回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



# 原

來這任毅民家裏倒也是小康之家。他的父親希望他在大學畢業，得一個終身立腳的根基，就竭力的替他籌畫學費，整千的款子匯到北京銀行裏來存着，讓他好安心讀書，不受經濟壓迫。不料經濟不壓迫他，就放縱了他。他有的是錢，做了綢的，又做呢的，單夾皮棉紗，全做到了。又要做西服。衣服既然漂亮，就不能在家裏待着。不然，穿了好衣服，給自己的影子看不成？所以天天穿了衣服，就到各繁華場中去瞎混。中央公園，北海公園，城南游藝園，這三個地方，每天至少要到一處，或者竟是全到。因此他的朋友和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三園巡閱使。他聽到這個綽號，倒不以爲羞辱。以爲朋友中只有我有錢，能够這樣揮霍。這三園之中，男的有每日必到的，女的也有必到的，彼此都是必到的，就不免常常會面。而且這些地方去得多了，和戲場茶座球房的茶房，也就會慢慢認識。認得了茶房，這三園出風頭的是些什麼人，無論是男是女，都可以打聽了。任毅民常遇到的，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他也是今日梳一個頭，明日換一件衣服，時時變換裝扮的人。任毅民看見，不免多注一點意。他出入三園，老和任毅民會面，也就極是面熟。有一晚，任毅民在遊藝園電影場裏看電影。休息的時候，見那女子也在那裏，而且是一個人。任毅民便悄悄的問茶房道：那個女孩子，常到這兒來，你們認得他嗎？茶房笑道：任先生連他都不認識嗎？他就是楊三小姐。任毅民道：他叫什麼名字？在

那個學堂裏念書？茶房道：那可不知道。反正他不怕人的，任先生和他交一交朋友，談上一談就全知道了。任毅民道：我總看見他有兩三個人在一處，今天就是他一個人嗎？茶房道：就是他一個人。今天要認識他，倒是很容易的。任毅民聽說，笑了一笑。一會兒工夫，那楊三小姐，忽然離位走出場去，沿着池子邊的路，慢慢的走着。任毅民一時色膽天大，也追了上來。不問好歹，在後面就叫了一聲密斯楊。楊三小姐回頭一看，見是他，也沒有作聲，也沒發怒，依然是向前走。任毅民見他不作聲，又趕上一步，連喊道：密斯楊，密斯楊。楊三小姐回頭一笑，看了任毅民一眼。任毅民越發膽大了，便並排和他走着。笑問道：怎麼不看電影？楊三小姐卻不去答他這句話，笑道：你怎樣知道我姓楊？任毅民道：以前我們雖沒說過話，可是會面多次，彼此都認得的，要打聽姓什麼，那還不容易？楊三小姐笑道：你不要瞎說，我看你還是剛才知道我姓什麼呢。你和茶房唧唧嚶嚶在那裏說話，口裏說話，眼睛只管向我這裏瞧着，不是說我嗎？我讓你瞧得不好意思，才走開來的。任毅民笑道：其實我們老早就算是熟人了，瞧瞧那也不要緊。楊三小姐笑道：我倒是常遇見你，而且就早知道你貴姓是任呢。兩人越談越近，便交換名片。原來楊三小姐名叫曼君，在淑英女子學校讀書，現在雖然不在學校裏，自己可還是掛着女學生的招牌。任毅民和他認識了，很是高興，當天就要請他去吃大菜。楊曼君道：我們交爲朋友，要請就不在今日一日，以後日子長呢。任毅民覺得也不可接近得太熱烈了，當天晚上，各自散去，約着次日在北海漪瀾堂會。這個時候，還在七月下旬，北海的荷花，也沒有枯謝。二人在漪瀾堂相會之後，任毅民要賃了一隻小游船，在水上游玩。楊曼君說是怕水，不肯去，也就罷了。過了幾日，這天下午，二人又在北海五龍亭相會，在水邊橋上，擇了一個座位，楊曼君和任毅民對面坐下。任毅民坐了一會，然後笑道：論起資格來，我是不配和你交朋友。但是在我個人的私心，倒只願我一個人和你常在一處，你相信我這話嗎？楊曼君淡淡的笑道：有什麼不相信！男子的心事，都是這樣的。任毅民笑道：口說是無憑的，總要有一點東西，作爲紀念，那才能表示出來。說着，就在身上將一個錦盒

掏出，說道：這是我一點小意思，你可以帶在身上，讓我們精神上的友誼，更進一步。楊曼君接過錦盒，打開一看，裏面是一個人心式的金鎖，鎖上鑄了四個字，乃是神聖之愛。鎖之外，又是一副極細緻的金鍊子。這兩樣東西，快有二兩重，怕不合一百多元的價值。楊曼君笑道：謝謝你。你送這貴重的東西給我，我送什麼東西給你呢？任毅民道：我們要好，是在感情上，並不在東西上。我送這點東西給你，不過是作一種紀念品，何必談到還禮的話？楊曼君笑道：雖然這樣說，我應該也送一樣東西給你作紀念品才好。說時，把一個食指點着右腮，偏着頭想了一想，笑嘻嘻的自言自語道：我送你什麼東西呢？任毅民笑道：就是依你這種樣子，照張六寸的相給我吧？楊曼君道：要相片子，我家裏有的是，何必還要新照一張？任毅民道：只要你給我東西，無論什麼，都是好的。楊曼君笑道：既然這樣，我到水中間摘一朵蓮花給你吧。任毅民道也好，但是你怎樣得到手呢？楊曼君道：那還有什麼難處？回頭我們賃一隻船在水裏玩，划到荷葉裏面去，就可以到手了。任毅民笑道：荷花叢中，配上你這樣一個美麗的小姐，真是妙極。我是一個渾濁的男子，不知可配坐在後船，給你划船。楊曼君眼睛一瞟，嘴一撇道：幹嗎說這種話？那是瞧我不起了。任毅民因為上次請他坐船，碰了一個釘子，所以這幾天總不敢開口。現在他自己說出來了，自然是不成問題了。不過要把這句話說切實些，還得反言以明之，所以帶說帶笑的試了一句。楊曼君風情蕩漾的，反來見怪，那就是十分願意同游的意思。任毅民得了口風，趕快就要去賃船。楊曼君和他去了一個眼色，笑道：何必忙呢？等到太陽落山的時候，陽光不曬人再去罷。任毅民巴不得這樣，他先說了，自然是更好。坐了一會，又吃了些東西，等太陽偏西，然後賃了一隻小船，划到北海偏西去。一直等到夜幕初張，星光燦爛，方才回碼頭。到了次日，任毅民是格外的親熱，雇了一輛馬車，同他坐著到大柵欄綢緞莊去買衣料。買了衣料，又陪楊曼君去聽戲。聽了戲，又上館子吃晚飯。接連鬧了幾天，楊曼君才慢慢高興起來。以先任毅民說家裏怎麼有錢，父親怎麼疼愛他，楊曼君聽說只是微笑，並不答話，那意思以為任毅民是說大話。任毅民見他不相信，就

不肯再說，免得在朋友面前，落了一個不信實的批評。這一天下午，二人在公園裏玩够了，楊曼君要他在一家番菜館裏吃大菜，任毅民便陪着去。兩人找了間雅座，一並排坐下。楊曼君笑道：「今天不是我到你這兒來，你一定不肯這樣請我的，以為這是小番菜館子呢。」任毅民道：「我也不是那樣的闊人，連這種地方，都當他是二輩舖，況且這種地方闊人到的也很多呢。」楊曼君道：「我看你用錢，很是不經濟，大概你府上，匯的學費，不在少數吧？」任毅民道：「也沒有多少錢，够用罷了。」楊曼君笑道：「我們還算外人嗎？爲什麼不說哩？我知道，你府上是個大財主，你的日子，很是舒服，你所說的話，我都相信了，不過有一層，府上既然這樣有錢，難道你還沒有……說着，咬了一塊麵包，笑了一笑。任毅民忙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楊曼君笑道：「你既然是個有錢的少爺，自有許多人家想和府上提親。」任毅民正色道：「婚姻這一件事，我和家父交涉過多年，他早許了我，讓我絕對自由的。」楊曼君搖着头笑道：「你沒有少奶奶，這話我不相信。」任毅民見他如此說，賭呪發誓，恨不得生出一百張口來否認。楊曼君道：「沒有就沒有，何必發急呢？」任毅民笑道：「別人問上這話，我不急，你問我這話，我是發急的。」說時，將手胳膊拐了楊曼君一下。楊曼君道：「不見得吧？」說時笑着兩肩只是聳動，他低頭用勺子去舀盤子裏的鮑魚湯喝。任毅民看見這種情形，情不自禁，便握着楊曼君的手道：「我想找一個地方和你細細一談，你同意嗎？」楊曼君道：「什麼地方？」任毅民道：「旅館裏你肯去嗎？」楊曼君右手拿着勺子，依舊是舀湯喝，沒有作聲。任毅民搖撼着他的手道：「怎麼樣？怎麼樣？」楊曼君紅了臉，笑道：「我沒有去過，我害怕。」任毅民道：「那要甚麼緊去的？多着呢。」楊曼君道：「我們的感情既然很好，要向正路上辦，就當正堂堂的進行。這樣……究竟不好。」任毅民道：「自然是正堂堂的進行。但是……說着，對楊曼君一笑。楊曼君道：「有什麼話，就在這裏對我說，還不行嗎？」任毅民道：「話太多了，非找一個地方仔細談談不可。」楊曼君道：「那就過些時再說罷。」任毅民見他老老實實的這樣說了，倒不便怎樣勒逼他，便笑道：「過幾天也好，我聽你的信兒。」楊曼君道：「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一路出門了，我家裏有事，我得先回去。」任毅民道：



真有事嗎？不要是因為我剛才一句話說錯了？楊曼君笑道：那是你自己做賊心虛了，我沒有存這個心事。任毅民道：你沒有存這個心事就好，我們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楊曼君也不再駁他，隨他說去。當時二人吃完了飯，各自分手而去。任毅民回家，籌思了半天，竟想不出一條妙法。到了睡覺的時候，左一轉來，右一轉去，倒做了一夜的夢。一直到次日清早，接到一封信，是朋友自天津寄來的，就在這一封信上觸動了他的靈機，於是先和楊曼君通了一個電話，問今天有工夫出來玩嗎？原來這楊曼君的父親是個煙鬼，不管家務，生母早死了，現在是一位年輕的繼母，乃是太太團裏的健將，楊曼君在外面怎樣交際，他不但干涉，反極端的獎勵，所以打電話到他家裏去，那並沒有關係的。當時楊曼君接了電話，帶着笑音說道：我有四五個女朋友，昨天約我在中央公園相會，我打算臨時請他們在來今雨軒吃飯，大概有大半天的應酬，我們是明天會罷。任毅民笑道：我加入一個成不成？楊曼君道：我不請男客。任毅民道：我倒有個法子，回頭在公園裏找着你，你給我一介紹，統同由我請。他們不拒絕，自然很好，拒絕了，我們兩人可以單獨去吃飯，那也好。楊曼君聽說很爲歡喜，便答應了。到了下午一點鐘，任毅民換了一套西裝，先到來今雨軒去等候。不一會工夫，楊曼君帶着一個時裝女郎來了。據他介紹，是密斯邱麗玉。任毅民請他坐下，就添咖啡開汽水。不多一會，又來了林素梅，趙秋屏兩位小姐，也在一處坐了。大家談得熱鬧，楊曼君又打了電話，請着張五小姐，張六小姐兩人來。任毅民只一個人，陪着許多女賓，恍如在衆香國裏一般，花團錦簇，左顧右盼，極是高興。便叫西崽在大廳裏開下西餐，邀請衆女賓大嚼。凡是做交際明星的女子，無非是愛男子的招待。任毅民雖然和這班女子不認識，但是由楊曼君從中介紹，他們也就不必客氣，大家飽啖一頓。吃飯已畢，喝咖啡的時候，邱麗玉說道：今天中央戲院的戲太好，有人去聽戲嗎？楊曼君道：諸位若是願去，我可以奉請。便吩咐西崽道：你給我打一個電話，問還有一個包廂沒有？若是，叫他不要賣。我這裏就派人去買票。西崽果然打電話去問，說是還有一個包廂。任毅民要在各女賓之前，表示好感。連忙站

起來，拿着帽子在手，說道：我馬上坐了車去買好，不要讓別人捷足先得了。請諸位等一等，大概有三十分鐘，我就回來了。邱麗玉笑道：那就勞駕得很。其餘幾位小姐，也是不住的叫謝謝。任毅民聽一片頌揚之聲，不由得眉開眼笑，連忙就走出公園，坐上自己的包車，去買了包廂票。買了票之後，又怕女賓惦記，趕緊又回來，果然來去不過三十分鐘。這些女賓，見任毅民花了許多錢，又是這樣殷勤，異口同聲的把密斯脫任叫得山響。在來今雨軒鬧到夕陽西下，大家便簇擁着任毅民在公園裏散步。到了電燈上了火，大家又一陣風似的一齊到中央戲院來。大家坐在一個包廂裏，任毅民越發是和衣香鬢影接近，自有生以來，真沒有享過這種豔福，一直到散了戲，各女賓紛紛散去，還依次的向任毅民道謝，說聲再會。任毅民見人都去了，便對楊曼君道：這兒不遠，有家二美堂咖啡館，我們同去喝點水，吃點蛋糕，你看好不好？楊曼君今天見任毅民花了七八十塊錢，於本人很有面子，這一點小要求，當然依允。兩人同走到咖啡館去，找了一副雅座坐着吃喝。楊曼君輕輕的道：到了這時候，你還不放我回去嗎？我今天可陪了你一天。任毅民道：你今天要多陪我一會子才好，因為明天我要到天津去了。楊曼君突然聽到這話，心裏倒覺得若有所失，第一件，從那裏再去找這樣慷慨的遊伴？便道：我不信你這話，你好好的要到天津去作什麼？任毅民道：這是不得不去的，在天津我有幾千塊錢的款子，擺在那裏，有好些日子了。我自己不去拿，那款子別人拿動不了的，我早就想在天津玩玩，總沒有玩成功，現在我倒想趁這個機會，到天津去玩幾天。於是微微一笑道：你也去玩一個好嗎？楊曼君笑道：我在天津，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去作什麼呢？任毅民道：我又何嘗有什麼熟人？我這一去，打算住在國民飯店，並不住到人家去。你要去的話，逛起來有個伴就不寂寞了。楊曼君道：你這一去，什麼時候回來呢？任毅民道：你別問我多少時候回來，我要問你去不去？楊曼君端起杯子來，喝着咖啡，笑道：你幾時回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說這話時，杯子舉得高高的，將他高過鼻梁，眼珠剛打杯子上瞟過來。可是那種害臊的笑容，卻看得出來呢。任毅民知道他願意去了，又接上誇贊了天津一

陣。楊曼君笑道：讓我考量，明天再說罷。任毅民道：不必考量了，我決定搭四點半鐘的車去天津，早一個鐘頭，我在西車站食堂等你，你看好不好？楊曼君聽說，也就點點頭。當晚兩人高高興興的分手，到了次日，便一同到天津去了。原來任毅民的父親，在天津做了一筆生意，約莫有三千塊錢的股本。早兩個月，打折扣退了股，還存在店裏。曾寫信給任毅民叫他放假的時候，到天津取了款子帶回家去。這時交了楊曼君，很想和他結婚，楊曼君總是沒有切實的代表。任毅民因為父親的吩咐，住在學校寄宿舍，又不便要楊曼君去，兩人總是公園戲園飯館幾處會面，很下方便。所以他就想到上天津去取款，兩人好在旅館裏勾留些時候，解決這個婚姻問題。現在楊曼君果然和他到天津去，任毅民的計畫，總算成功。在天津玩了一個禮拜，兩千多塊錢的款子，也拿回來了，任毅民在楊曼君面前，不肯說是父親退股的錢，只說是隨便拿了一點款子。楊曼君見他隨便的就把錢拿來了，很是方便。用錢又揮霍，並不計較，對他說的話，倒很相信。任毅民就和他商量，回京去，可不可以宣告結婚？楊曼君笑道：我們在天津住了這久，回去還結什麼婚？我們回京去，乾脆就說結了婚得了。任毅民道：那也好，可以省了許多麻煩，不過我們一說結了婚，回京就得賃房子住下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楊曼君這時一點也不高傲，極端的服從，任毅民說賃房，就答應賃房。二人同回北京的時候，在火車上看報，見小廣告裏，登了有一則洋房召租，上面說明有房十間，電燈電話自來水俱全，並且有地板，有車房，極合小公館之用，只租四十塊錢。楊曼君就說這房子很好，而且價錢不貴。下了火車，便一直去看房子。進門一看，果然是洋式的房子，而且院子裏有兩棵洋槐，一個花臺子，地下不鋪石磚，有塊綠氈子似的草皮，任毅民看了很是滿意。問了一間看房子的，並不打價，倒只要交兩份半，就可搬進來。任毅民手裏有的是錢，既然願意，也不再說二字，就付了定錢。接上就買傢具，製新帳被，忙個不了。因為任毅民很急於成家，只五天工夫，便一律辦妥。到了第六天，任毅民和楊曼君都搬進新房子去住，他們用了一個老媽子，一個車夫，一個廚子，又是一個聽差，如火如荼，家裏很熱鬧。老媽子們，自然

也老爺太太的叫得嘴響。任毅民既成了家，又有一位很漂亮的女人，一所很精致的小公館，他不肯埋沒了，因此接連請了兩天客，帖子上大書特書的席設本宅。任毅民請了客，楊曼君又請客。那些女賓，見他房子既好，屋子裏傢具，又全是新式的，大家都極其羨慕。對於任毅民也格外的親熱一層。其中邱麗玉、趙秋屏、林素梅三人和任毅民，尤其是好。任毅民瞞着楊曼君，曾請過他們好幾回，他們並不推辭，就受任毅民的請。趙秋屏於裝束時髦之外，又會跳舞，常常和任毅民到華洋飯店去參與跳舞盛會，不到兩個禮拜，任毅民也會跳舞了。覺得這種地方別有趣味，常常的來。禮拜六這一次無論如何，總要和趙秋屏到的。跳舞場中的時刻，極是易過，不知不覺，就會到了半夜。楊曼君也問過幾次，何以常回來得這樣晚？任毅民只推在朋友家裏打牌，他也不深究。有一晚兩點鐘回來，楊曼君也不在家，問老媽子太太那裏去了？卻說不知道。這樣一來，心裏好個不痛快，抽着煙捲，背着兩隻手，只管踱來踱去。抽了一根，又抽一根，末了，打開那銀的扁煙盒子，裏面竟是空的。一直快到四點鐘，知道楊曼君不回来了，這才去睡。到了次日兩點鐘，楊曼君才慢慢的回來。任毅民蹙了一夜的氣，少不得問一聲，他也說是打牌來。任毅民道：「既然是打牌，爲什麼事先不通知我一聲？」楊曼君道：「你在外面打牌，通知過我嗎？」我打牌爲什麼要通知你哩？這理很對，任毅民不便駁回，便笑道：「我打牌雖不通知你，可是當晚總回來的，楊曼君道：我怎能和你打比哩？三更半夜，好在滿街跑嗎？我在外面打了一夜牌，你就這樣盤問，以後我的行動，還能自由嗎？」任毅民見他這樣說，便不敢作聲。原來任毅民手上兩千多塊錢，經這樣一鋪排，就用去了三分之二。尤其是楊曼君的衣飾，沒有力量擔任，只好要個四五樣，答應辦一樣。楊曼君由這上面，慢慢看到他的錢也不怎樣多，心裏大不高興之下。任毅民越見他這樣，反不敢說有錢，但是也不好意思說沒錢。若說有錢，怕他要東西，若說沒錢，又怕他嫌窮。因此只好遇事將就，打算雙方感情好了，再把實情告訴他。可是邱麗玉那幾位女朋友，又新自認識，捨不得就這樣扔下。因此在家應酬新夫人，出外應酬女朋友，逐日還是流水般的用錢，那有限的

幾個死錢，那裏禁得住這樣用？看看錢要用光，也不知楊曼君怎樣得了信，遂次把用人辭退，最後只剩一個老媽子。一天，任毅民不在家，他把老媽子也辭了，把所有細軟東西，竟席捲而去。任毅民這一驚，自然非同小可。檢查東西，還好，所有自己用的衣服，他沒有拿去，隨後在桌上發現了一封信，乃是楊曼君留下的。信上說：

毅民先生，我向你道歉，我告別去了。我們本來沒有結婚，自然也不算夫婦，各人行動，都可以自由。我雖然在名義上，暫時認爲夫婦，但是我自已定了一個標準，沒有五萬元家財的男子，我是不能嫁的。你因爲要圖你個人的肉慾，就拿話來騙我，說是有十幾萬家產，我一時不察，上了你的當，被你破了我的貞操，我實在後悔不及呀。但是我自已意智薄弱，沒有主張，受了男子的蹂躪，也要負些責任。現在我已看破你的行藏，本應當以法律解決。因爲念你起初對我還有一點感情，只好算了。你所爲我製的東西，俗語說，送字不回頭，你當然不能要回去。我的名譽都被你犧牲了，我拿去，不能賠償萬一，你也不能追究吧？不過，我走去，沒有當面和你說聲再會，這是我道歉的！祝你前途幸福！

楊曼君啓。

任毅民看了這一封信，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氣得兩隻手抖顫不已。這時，一個人陪着一所空洞的屋子，靜悄悄也沒有一點聲息。一看廚房裏，煤爐也滅了。提了一把水壺，在斜對門小茶館裏，要了一壺開水回來，關上大門，沏了一壺茶，坐在空屋子裏慢慢的喝着想辦法。喝了一杯茶，不覺又斟上一杯，茶乾了，又沏上，就這樣把一壺開水沏完了。這一壺開水喝完，心裏依舊像什麼燃燒着，不能滅脫那火氣。心裏一燒人，肚子裏也不覺得餓，天色剛黑，電燈也懶扭得，便和衣倒在牀上去睡。到了次日，打電話，找了兩個熟人來，把行李收拾一番，便搬到平安公寓來住。所有木器傢具，就交給拍賣行裏拍賣。熱熱鬧鬧的組織了一番家庭，到此總算過眼成空。不過楊曼君雖然去了，趙秋屏這幾位女友，感情還不算錯，還和他們往來。可是趙秋屏見他用錢，不能像以前慷慨，也就疏遠許多。任毅民有一天打電話約趙秋屏到來，今雨軒去談話。趙秋屏回說對不住，有朋友邀去聽戲。後來

自己一個人到中央公園去，見他和一個男子並排在迴廊上走着，說說笑笑。任毅民知道他們交際廣，並不介意，老遠的取下帽子和他點一個頭。不料他竟當着不看見，偏過頭去和人說話。他這一氣非同小可，也不願意再在這裏玩了，便走出園來。到了園門口，又遇見林素梅。他也是出來，只和任毅民點了一個頭，卻和一個小鬍子，嘻嘻哈哈同上了一輛汽車去了。任毅民氣上加氣，那裏也不願去了，悶悶的回公寓來。心想，這世界全是金錢造的，有了錢，就有了事業，有了家庭，有了朋友。沒有金錢，一切都失掉了。這時，我手上若有個幾萬塊錢，我一定要在這班妓女化的小姐面前，大大的擺一回闊。那時，他們來就我，偏着頭和人說話的，我也用偏着頭和人說話去報他。見了我以坐汽車來擺闊的，我也以坐汽車擺闊來報他。但是我那來的那些錢呢？任毅民這樣想着，覺得積極的辦法，已是不可能。於是又轉身一想，看起來，愛情交情都是假的，有了錢，就買了那些人來假殷勤我，我雖然很得意，人家也會把我當個傻子，我又何必爭那一口氣呢？從此以後，什麼女子，我也不和他來往，我只讀我的書了。從這天起，他果然上了兩天課，上了課回來，就閉門不出。但是自己逍遙慣了的，陡然的悶坐起來，那裏受得住。自己向來喜歡做新詩的，便把無題詩，一首一首的做將下來。他最沉痛的一首是：小犢兒遊行在荒郊，獅子來了，對着牠微笑。我不知道這一笑是善意呢？還是惡意呢？然而小犢兒生命是危險了！他作詩作到得意的時候，將筆一扔，兩隻手高舉着那張稿子，高聲朗誦起來。這一天，天氣陰暗暗的，沒有出門，只捧了一本小說躺在牀上看，看了幾頁，依舊不減心裏的煩悶。一見網籃裏，還有一瓶葡萄酒，乃是賃小公館的時候，買了和楊曼君二人同飲的。看了這瓶酒，又不免觸起前情，便叫夥計買了一包花生，將葡萄酒斟了半杯，坐在窗下剝花生，喝悶酒。正喝得有些意思，忽然接到父親一封快信。那快信上說：天津商店的股份三千元，已經都被你拿去，不知你係何用意？家中現被兵災，蕩然一空，所幸有這三千元，還可補救萬一，你趕快寄回，不要動用分文。任毅民接到這一封信，冷了半截。那三千多元款子，已花了一個乾淨，父親叫我分文不動，完全寄回家去。

那怎樣辦的到？但是家裏遭了兵災，等錢用也很急，若不寄錢，父親不要怪我嗎？信扔在桌上，背着兩隻手，只在屋裏踱來踱去，想個什麼辦法。心裏儘管想，腳就儘管走，走着沒有辦法，便在牀上躺着。躺了不大一會兒，又爬起來。足這樣鬧了一下午，總是不安。後來夥計請吃晚飯，將飯菜開到屋子裏來，擺在桌上好半晌，也沒有想到要吃。正在這個時候，家裏又來了一封電報。任毅民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打開電報紙封套，抽出電報紙來，上面卻是全數目字碼，這才想起還要找電碼本子。偏是自己向來不預備這樣東西的，便叫了夥計來，向同寓的人借借看。夥計借了一遍，空着手回來說：有倒是有一刻兒可又找不着。任毅民只得臨時跑到書館子裏買了一本電碼回來譯對。譯出來了，除了地址外，電文說：款勿匯，予即來，敬。這敬字是他父親號中一個字，正是他父親要來，他此來不為別的什麼，正是因為家裏遭了兵災，不能立腳。在他父親快信裏，已經微露此意，不料真來了。不用說，父親的計畫中，總把這三千元作為重振事業的基本金，現在把他用個乾淨，他這一層失望，比家裏受了兵災還要厲害了。他想到此處，又悔又恨，心想：父親來了，把什麼話去回答他呢？兩手一拍，不覺把腳一頓，於是坐到桌子邊去，將兩隻手撐着腦袋，不住的抓頭髮。公寓裏的夥計，送飯收碗送水，不住的進出，看見他起坐的一種情形，便問道：任先生你晚飯也沒吃，身上不舒服吧？任毅民道：是的，我身上有些不舒服，我要出去買瓶藥水回來喝。說畢，取了一頂帽子戴上，就向外走。夥計道：任先生鑰匙帶着嗎？我好鎖門。任毅民淡淡的一笑道：鎖門作什麼？東西丟了就算了，管他呢。夥計以為他說笑話，也就沒留意。不一會兒工夫，他拿來了一瓶藥水，臉上紅紅的，倒好像酒意沒退。他進房之後，就把門掩上了。夥計因為他有病的樣子，不待他叫開水了，就送到他屋裏來，先隔着門縫向裏一張，只見他伏在桌上寫信，那眼淚由面上直掉下來，一直掛到嘴唇邊。夥計也聽他說了，家裏受了兵災，想是念家呢，就不進去，免得吵了他，又走開。過半個鐘頭，夥計再送水來，又在窗戶縫裏一張，只見藥水瓶子放在一邊，他手上捧着一隻瓷杯，抖戰個不了，兩隻眼睛，望着一盞電燈，都定了神。臉上是

慘白一點血色沒有，半晌，只見他把頭一擺，說了一聲罷，一仰脖子，舉着杯子向口裏一送，把杯子裏東西喝下去了。夥計恍然大悟，大叫不得了，於是驚動了滿公寓的人。此一驚動之後，情形如何？下回交代。

第七十四回

描寫情思填詞嘲豔跡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



卻

說夥計一陣狂喊，叫來許多人，大家擁進任毅民屋子裏去，只見他滿牀打滾，大家一看情形，才知道他服了毒。於是一面請醫生，一面找他的朋友，分頭想法子來救。無如服毒過多，挽救不及，就這樣與世長辭了。當日陳學平把這一件事從頭至尾對楊杏園一說，楊杏園也是歎息不已。說道：他和那位楊曼君，前後有多久的交情呢？陳學平道：自去年初秋就認識了，冬天便散夥。由發生戀愛到任毅民自殺，共總也不過十個月。楊杏園道：於此看來，可見交際場中得來的婚姻，那總是靠不住的。陳學平道：自有這一回事而後，我就把女色當作蛇蝎，玩笑場中，我再不去了。楊杏園道：年輕的人，那裏能說這個話？我們這裏的少居停，他就捧角，因為花錢還受了欺，也是發誓不親坤伶。這一些時候，聽說又在幫一個朋友的忙，捧一個要下海的女票友。將來不鬧第二次笑話，我看是不會休手的。所以說，年輕人不怕他失腳，只要一失腳就覺悟，就可以挽救。但是個個少年人都能挽救，這些聲色中人，又到那裏去弄人的錢呢？所以由我看來，覺悟的人很少。陳學平笑道：你也把我算在很少之列嗎？楊杏園道：我不敢這樣武斷，但是根據你以前的歷史，讓人不放心呢。陳學平仰在沙發椅上，伸了一個懶腰，笑道：這事不久自明，今天說話太多，再談罷。陳學平說完話，告辭出門，楊杏園送到大門口，回轉來走到前進屋子，只聽見富家駿屋子裏有吟咏之聲，便隔着門簾問道：老二很高興呀，念什麼書？富家駿笑道：楊先生請進來，我正有一件事要請教。楊杏園一掀門簾子進來，只見他那張書桌上堆了許多書，富家駿座位前攤了一張朱絲欄的稿紙，寫了一大半的字，旁邊另外還有一疊稿紙，卻是寫好了的。



前面一行題目字體放大，看得清楚，乃是李後主作品及其他。楊杏園笑道：又是那個社裏要你作文章，這樣費勁？富家駿道：是我想了這樣一個題目，竟有好幾處要，倒是櫻桃社的期刊，編得好一點，我打算給他們。楊杏園道：你不是說了，摒絕這些文字應酬嗎？怎麼還是老幹這個？富家駿笑道：他們定要我作，我有什麼法子？我要是不做，他們就要生氣，說你搭架子，不是難爲情嗎？楊杏園道：做稿子不做稿子，這是各人的本分，他爲什麼要生氣呢？富家駿道：若是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不能說這個話，無奈我也是他們社裏一分子，我不作不成。因爲他們做的稿子，或是散文，或是小說，對於文藝上切實些的研究文字，常常鬧恐慌。所以我的稿子，他們倒是歡迎。楊杏園道：你既然還是各文社裏的社友，爲什麼又說要摒絕文字應酬？富家駿笑道：因爲他們要稿子，要得太厲害了，所以發牢騷說出這句話來，其實做做稿子，練習練習也是好的。楊杏園一面聽他說話，一面將那一疊稿紙拿起來看，開頭就用方角括弧括着兩句，乃是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不幸作君王。在那下面接着說，這就是後人咏李後主的兩句詩，他的爲人也可知了。楊杏園笑道：你不要嫌我嘴直，這樣引人的話來作起句的文字中自然有這一格。但是每每如此，就嫌貧。你這辦法，我說過幾回，不很妥當，怎麼這裏又用上了？富家駿笑道的確的，是成了習慣了，但是這種起法，現在倒很通用。楊杏園道：惟其是通用，我們要躲避了。富家駿笑道：管他呢，能交卷就得了。我爲了找些詞料，點綴這篇稿子，翻書翻得我頭昏眼花，這樣的稿子，還對他們不住嗎？楊杏園道：那就是了，找我又是什麼事呢？富家駿笑道：因爲楊先生極力反對我作新詩，我就不做了。這幾天我也學着填詞，偏是有一天翻詞譜，櫻桃社的人來看見了，就要我給他們兩首，我想着總可以作得出的，就指着詞譜上的一半兒，答應給他們兩首，不料一填起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簡直不能交卷了。楊杏園道：像一半兒一剪梅這一類的小令，看起來極容易填，可是非十二分渾成，填出來就礙眼，你初出手，怎麼就答應給人這個呢？富家駿聽說，便深深的對着楊杏園作三個長揖。楊杏園笑道：此揖何爲而？富家駿道：就是爲了這一

半兒，我向來是不敢掠人之美，這一回出於無奈，務必請楊先生和我打一槍。楊杏園道：不成，我那有這種閒工夫填詞？富家駿又不住的拱手，說道：只要楊先生給我填兩首，以後無論什麼事，我都唯命是聽。楊杏園道：你爲什麼許下那樣重大的條件？還有什麼作用嗎？富家駿道：並沒有作用，不過是面子關係。楊杏園見他站在門簾下，只是陪着笑臉，那樣又是哀求，又是軟禁，便只得坐在他位子上，提起筆，凝神想了一想，這事太難了，海闊天空，叫我下筆，我是怎樣落筆呢？富家駿笑道：楊先生這句話，正問得好，已經有個現成的題目在這裏，我正躊躇着不敢說，怕楊先生說我得步進步哩。說着，在抽屜裏拿出兩張美術明信片，給楊杏園看看。看時，都是香閨夜讀圖。一張是個少女，坐在窗戶下。一張是個少婦，坐在屋子裏，電燈下。笑道：這題目倒還不枯澀，讓我拿到屋子裏去寫罷。富家駿兩手一撒開，橫着門道，不請在這裏作。楊杏園笑道：你這種綁票的手段，不是請我打槍，分明是考試我了。富家駿連說不敢不敢，又斟了一杯茶，放在桌上。笑道：先請喝一杯茶，潤潤文思。楊杏園笑了一笑，對他點點頭，於是放下筆，慢慢的喝着茶，望着那茶煙在空中蕩漾，出了一會神。富家駿笑道：我看楊先生這種神氣，就有妙作，可以大大的給我裝回面子了。楊杏園道：你先別恭維我，我寫出來了，未必就合你的意呢。於是先把那個少婦夜讀的明信片，翻轉來寫道：

月斜樓上已三更，水漾秋光涼畫屏。莫是伊歸儂未醒，倚銀燈，一半兒翻書一半兒等。

楊杏園寫一句，富家駿念一句。寫完了，富家駿笑道：正合着那面的畫，一點兒不差，可是……楊杏園道：怎麼樣？我知道你不滿意呢。富家駿道：阿彌陀佛，這還不满意，我是可惜這是說閨中少婦呢。楊杏園點頭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我再寫那闕給你瞧罷。於是又在那少女夜讀圖反面寫道：

繡殘放了踏青鞋，夜課紅樓三兩回。個裏情思人費猜，首慵擡，一半兒懷疑一半兒解。

富家駿拍着手道：對對對！就要這樣才有趣。楊杏園道：詞實在不好，但是很切題。你要送給那位密斯看，大概是

可以交卷了。富家駿道：那倒不是，這不過是給一個同學要的。楊杏園道：管你給誰呢？我只要看你怎樣實行。唯命是聽。這句話就得了。丟了筆，便笑着去了。這天下午，富家駿下了課，就沒有回來。次日晚間吃飯的時候，他卻不住誇着昨晚看的電影片子好。楊杏園道：看電影，爲什麼一人去，何不請請客？富家駿一時不留神，失口說道：昨天就是請客。楊先生那兩闕詞，我也拿給我那位朋友看了，他不相信是我做的。我怕人家再考我，我就直說不是我作的了。楊杏園道：那有這樣不客氣的朋友？我不相信。在桌上吃飯的富家駿、富家驥都笑了。楊杏園知道富家駿新近和一個女同學發生了戀愛，一天到晚，魂夢顛倒，都是爲了這件事奔走。他本來是愛漂亮的人，新近越發是愛漂亮。做新衣裳不但講究面子，而且要講究裏子。頭髮總是梳得漆黑溜光，一根不亂。同在桌上吃飯，楊杏園正和他對面，他穿的玫瑰紫的嗶嘰夾袍，外套素緞的坎肩。淺色上面，套着烏亮的素緞子，配上白臉黑頭髮，自然是淨素之中，帶了一種華麗。這坎肩的袋子裏，露出一撮杏黃綢，正是現在時興的小手絹，寒在那裏呢。楊杏園笑道：老二，你上課，也是穿得這樣俏皮皮嗎？富家驥道：上什麼課？那天下午，也不上學校裏呢。他穿着這衣服，不在公園裏來，就是看電影來。富家駿道：別信他，這幾天下午，都沒有課，我去作什麼？楊杏園笑道：男女互愛，這是青年絕對少不了的事，瞞什麼？只要正當就是了。我最不懂的是，對朋友不肯說，在報上公開做起文字來，倒只怕沒有這樣的好材料。有了，固然儘量的說，沒有，還要撒謊裝面子。富家駿笑道：我可沒有在報上發表過這樣的文字，楊先生不是暗指着我說吧？楊杏園道：我絕不歡喜這樣婦人氣，作那指桑罵槐的事。富家駒笑道：楊先生這句話，有語病，婦人就是指桑罵槐的嗎？楊杏園笑道：果然我這話有些侮辱女性哩。大家說着話，不覺吃完了飯。楊杏園斜在一張軟椅上坐了，富家駿屋子的門簾捲着，正看見他洗臉，見他將香胰擦過臉之後，在書櫥一層抽屜裏，拿出好幾樣瓶子盒子。先是拿了一塊石礬，灑上一些花露水，在臉上一摸。摸了之後，在一個很精緻的玻璃罐子裏，用指頭挖了一點藥膏，搵在手心，對着壁上的大鏡子，將臉竭力摸擦一頓。

楊杏園一想，是了，這是美國來的擦面膏，要好幾塊錢一小瓶呢。看他擦過之後，把濕手巾將臉揩了，再抹上潤容膏，對鏡子先看了一看，再將放在桌上的玳瑁邊大框眼鏡戴上，又對鏡子一照。楊杏園不覺失聲笑道：談戀愛者，不亦難乎？然而，這該在頭上抹上凡士林，罩上壓髮網子了。富家駿一回頭，見楊杏園還坐在外面，不覺紅了臉，笑道：我有一個毛病，臉上喜歡長酒刺。雖然不痛不癢，臉上左一粒紅點，右一粒紅點，不知道的倒要疑是什麼病。這一年多，我是不斷的在臉上擦藥，好了許多，我爲預防再發起見，所以還擦藥。楊杏園笑道：這酒刺另有雅號的，叫太太疹，研究性學的少年，倒是有八九這樣。富家駿笑道：疹子這個名詞，出在北方，南方人就沒有這句話，至於太太疹，尤其是沒有來歷了。楊杏園道：這正是一個北京朋友告訴我的話，怎麼沒有？他還解釋得明白，據說，娶了太太，這疹子就會好的。似乎這類毛病，爲太太而起，所以叫太太疹。太太來了，疹子就會好。又好像這種毛病專候着太太診似的。太太疹太太診，一語雙關，這實在是個好名詞了。老二臉上，倒不多，偶然有一兩顆罷了。這是還沒有到那種程度，並不是擦的香粉香膏有什麼力量。據我說，下藥要對症，倒不必每次洗完了臉，下這一層苦工。富家駿笑道：楊先生做這種旁敲側擊的文字，真是拿手，從今以後，我不擦這些東西就是了。楊杏園笑道：我是笑話，你不要留了心。今天晚上，你還要出去拜客嗎？正說到這裏，聽差進來說道：外面有女客來了，要會楊先生。楊杏園心想，這倒好，我在笑人，馬上就漏了。問道：這時候，那有女客來會我？誰呢？你見過這人嗎？聽差道：沒見過。楊杏園道：多大年紀？聽差道：一個十八九歲的樣子，有一個，倒有二十好幾。楊杏園道：怎麼還是兩個嗎？他怎樣說要會我呢？既然是你不認識的人，爲什麼不和他要張片子聽差道：他一進門，我就問他找誰？他說找你們老爺。我說是找楊先生嗎？他說是的。我和他要片子，他說不必。楊先生一見面就知道的。這話越問越不明白。楊杏園叫聽差請那客到客廳裏去。自己隨便洗了一把臉，便出來相見。剛進客廳門，兩個女子，早是迎面深深的一鞠躬。在電燈之下，仔細一看，果然年歲和聽差所報告的差不多。二人都是穿着灰布褂，

黑綢裙，而且各登着一雙半截漏空的皮鞋。那年紀大的梳了頭，小的卻剪了髮，不用說，這是正式的女學生裝束。但是這兩個人，面生得很，並沒有在什麼地方會過。楊杏園心想，或者是爲新聞的事而來的，但是何以知道我住在這裏呢？便道：二位女士請坐，可是我善忘，在那裏會過，竟想不起來了。他兩個人聽說，就各遞一張名片，恭恭敬敬，送到楊杏園手上。他看時，大的叫趙曰嫻，小的叫盧習靜。大家坐下，趙曰嫻先問道：閣下就是楊先生嗎？楊杏園道：是的。盧習靜未說話，先在臉皮上泛出一些淺紅，然後問道：楊先生貴處是……楊杏園道：是安徽。盧習靜抿嘴一笑道：這樣說，我們倒是同鄉了。楊杏園道：密斯盧也是安徽嗎？可是口音完全是北京人了。盧習靜道：來京多年了，現在簡直說不來家鄉話了。趙曰嫻道：楊先生台甫是……楊杏園又告訴他了。可是這一來，心裏好生奇怪，他們連我的名字和籍貫全不知道，怎樣就來拜訪我？正這樣想着，趙曰嫻又道：衙門裏的公事忙得很啊。楊杏園想，更不對了，他並不知道我是記者，當然不是爲新聞來的了，問我幹什麼呢？當時沉思了一下，便笑道：我是一個賣文的人，沒有衙門。趙曰嫻道：啊，是的。楊先生也是我們教育界中人。楊杏園道：也不是。心裏可就想着，我何必和他說上這些廢話哩？便道：二位女士到敝寓來，不知有何見教？趙曰嫻起了一起身，笑道：鄙人現在朝陽門外，辦了幾處平民學校。開辦不過三個月，學生倒來的不少。就是一層經費，非常困難。鄙人作事，向來是不願半途而廢的，而且這種平民教育，和國家前途，關係很大。我們應當勇往直前，破除障礙去做。決不能因爲經費上一點困難，就停止了。因此和這位密斯盧相約合作，到處奔走，想在社會上找些熱心教育的人，出來幫一點忙。楊杏園聽了這話，正要答言。盧習靜含着笑容，也就說道：楊先生也是教育界的人，對於這事，一定樂於贊成的。說時，趙曰嫻已把放在身邊的那一個皮包拿了起來，打開皮包，取了一本章程，一本捐簿，一齊交給楊杏園看。口裏可就說道：總求楊先生特別幫助。楊杏園萬不料這兩位不速之客，卻是募捐的。心裏算計怎樣答覆，手裏就不住的翻那捐簿。只見捐簿第一頁第一行，大書特書韓總理捐大洋一百元。第二名劉總

長，捐洋五十元。心想，這就不對了，那有寫捐的人在捐簿上自落官銜的？再向後翻，就是什麼張宅捐五元，李宅捐三元。最後幾頁才有書明捐一元捐幾角的。楊杏園翻了一翻捐簿，接上又翻他的章程。見他上面三個學校的地址，都在朝陽門外。有一處還在鄉下。趙曰：嫻站在身邊，見他注意校址，便道：同人的意思，以為城裏各校的學生，都辦有平民學校，平民求學的機會，不能算少。可是九城以外，就沒有這種學校了。所以我們決定以後辦學，都設在城外。將來南西北三城，也要設法子舉辦的。楊杏園心裏正在計算，應該捐多少。聽差卻進來說道：楊先生，說罷。盧習靜笑道：這事還請楊先生多幫一點忙。楊杏園心裏正在計算，應該捐多少。聽差卻進來說道：楊先生，我們三爺請。楊杏園對二位女士道：請坐一會兒。趙曰：嫻笑道：請便。楊杏園走到北屋子裏，富家驥跳腳道：楊先生，你還和他說那些廢話作什麼？給他轟了出去就得了。這兩個東西，我在北海和車站上，碰過他。不知有多少回，他那裏是辦平民學校？他是寫捐修五臟廟啦。楊杏園道：別嚷別嚷！讓人聽見，什麼意思？富家驥道：這種人，要給他講面子，我們就够吃虧的了。我去說他幾句。說畢，抽身就要向外走。富家驥走上前，兩手一伸，將他攔住，笑道：不要鹵莽，人家楊先生請進來的，又不是闖進來的。這時候把人家轟走……楊杏園道：我倒沒有什麼，他就只知道我姓楊，從來不會會過面。聽差道：我想起來了，他也並不知道楊先生姓楊，他進門的時候，我問他找楊先生嗎？他就這樣借風轉舵的。楊杏園笑道：大概是這樣的，誰教我們讓了進來呢？說不得了，捐幾個錢，讓他走罷。富家驥道：做好事，要舍錢給窮人。像他們這樣的文明叫化子，穿是穿得挺時髦的，吃是吃得好的。富家驥道：別胡說了，穿得好這讓你看見了，吃得好的，你是怎樣的知道？富家驥道：你是個多情的人，見了女性總不肯讓他受委屈，對不對？楊杏園道：你兄弟兩人，也別擡槓，我有一句很公平的話，照理說，這種人等於做騙子，我們不必理他，無奈他是個女子，總算是個弱者。而且他見了我，是左一鞠躬，右一鞠躬，就算他是個無知識的女叫化子，我們既然把他叫進來，也該給他一碗剩飯。況且聽他的口音，說話很有條理，很像是讀過書的人，免死狐悲，

物傷其類。一個讀書人，落到犧牲色相，沿門托鉢，這也就很可憐。我們若不十分費力，何不就捐他幾個錢，讓他歡歡喜喜的走？若一定把他轟出去，我們不見得有什麼能耐。而且讓人家進來，轟人家走，倒好像有意捉窮人開心似的。那又何苦呢？他從從容容的說了一遍，富家驥才不氣了。楊杏園道：他們和我太客氣了，我倒不好意思給少了。他可是給多了，我又不大願意。不如讓聽……一個差字還沒有說出來，富家駿道：讓我出去打發他們走罷。富家駿說着，就走到客廳裏去，富家驥老是不憤，也跟了去。那趙曰嫻盧習靜見他二人進來，同時站起，含着笑容，兩手交叉胸前彎着腰，先後各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富家驥原來一肚皮不然，一進門來，見是兩位斯斯文文的女學生，先有兩分不好意思發作。再見人家深深的兩鞠躬，越發不便說什麼。富家駿見了那種情形，比他兄弟又要不忍一層，便向趙曰嫻說：我們這裏也是寄宿舍的性質，並不是什麼大宅門。不過二位既然來了，我們多少得捐一點。趙曰嫻聽說，又是一鞠躬，笑道：總求先生多多補助一點。這不比別的什麼慈善事業，這是提倡教育，是垂諸永久的。富家駿本來想捐幾毛錢，見趙曰嫻笑嘻嘻地站在面前，一陣陣的粉香，只管向鼻子裏鑽，甜醉之餘，真不忍隨便唐突美人，便故意回轉頭來，好像對富家駿作商量的樣子說道：我們就捐一塊錢罷。富家驥還沒有什麼表示，那盧習靜卻也走上前來，先笑着對富家駿看了一眼，回頭又笑着對富家駿道：還求二位先生多多幫忙。富家駿笑道：我們也是學生，並不是在外混差事的。這樣捐法，已是盡力而爲了。盧習靜聽說，嫣然一笑，望着富家駿道：正因爲是學界中人，我們才敢來要求，若是官僚政客，我們倒不敢去寫捐了。先生現在在那個學校？富家駿見他說話很有道理，更是歡喜，便答道：在崇文大學。盧習靜道：有個密斯李，先生認識嗎？富家駿道：我們同學有好幾位密斯李，但不知問的是那一個。盧習靜道：先生認得的是那一位呢？富家駿道：是密斯李婉風。盧習靜道：對了我和他很熟，未請教貴姓。富家駿便告訴姓富。他道：密斯脫富，請你問一問密斯李，他就知道我了。富家駿見他說是同學的朋友，又加了一層親密，只得再添一元錢，共捐了

二元。心裏還怕人家不樂意，不料他竟笑嘻嘻接着，鞠躬去了。楊杏園迎了出來，笑道：「老二，你究竟不行。怎樣會捐許多錢呢？」富家駿道：「他是我同學的朋友，我怎好意思少給他錢呢？」楊杏園道：「你糟了，怎把他的話信以為實呢？」你們說話，我都聽見了。你想，姓張姓李的人最多，他隨便說一個姓李的女學生，料你學堂裏必有。就是沒有，也不過說記錯了，要什麼緊？所以他說出個密斯李，就是表示還有正式學生的朋友，洗清他的身子。偏偏你又說有好幾個密斯李，他只得反問你一句，你那個認識？你要說和李婉風認識，他自然也和李婉風認識的。你若說和李婉雨認識，他也會和李婉雨認識的。富家駿仔細一想，對了，笑道：「有限的是，隨他去罷。」楊杏園笑道：「這倒值的做首小詩吟咏一番，題目也得了，就是寫捐的兩個女生。富家駿也不覺笑了。這一天晚上，楊杏園見富家駿對於女性，到處用情，不免又增了許多感觸。因為月色很好，便在院子裏踏月。那些新樹長出來的嫩葉，在這夜色沉沉之間，卻吐出一股清芬之氣。在月光下一緩步，倒令人精神為之一爽，便有些詩興。楊杏園念着詩，就由詩想到去秋送李冬青的那一首，有一輪將滿月，後夜隔河看十個字，那天晚上的月亮，和今天天上的月，正差不多，忽然一別，就不覺半年了。這半年中，彼此不斷的來往信，這二十天，信忽斷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想到了這裏，便無意踏月，走回房去，用鑰匙把書櫥底下那個抽屜打開，取出一大包信來，在燈下展玩。這些信雖都是李冬青寄來的，可有三分之一，是由史料蓮轉交的信。信外，往往又附帶着什麼書本畫片土儀之類，寄到了史料蓮那裏，他還得親自送來。楊杏園以為這樣的小事，常要人家老遠的跑來，心裏很過意不去，也曾對他說，以後寄來了信，請你打一個電話來我來自取，一面又寫信給李冬青，請他寄信，直接寄來，不要由史女士那裏轉。可是兩方面都沒有照辦，楊杏園也只好聽之。這時翻出李冬青的信看了一番，新近他沒有來信，越發是惦念。心想，我給他的信，都是很平常的話，決不會得罪他，他這久不來信，一定是病了。但是也許信壓在史料蓮那裏沒有送來，我何妨寫一封信去探問呢？於是將信件收起，就拿了一張八行，很簡單的寫了一封信給史料蓮。



那信是：

科蓮女士文鑒：圖畫展覽會場一別，不覺已越半月。晤時，謂將試讀唐詩三百首。夏日初長，綠窗多暇，當爛熟矣。得冬青書否？僕有二十日未見片紙也。得便一覆爲盼。

杏園拜手。

信寫好了，用信封套着，交給聽差，次日一早發了出去。到了晚上，回信就來了。信上說：

杏園先生雅鑒：尊示已悉，冬青姊於兩星期以前，曾來一函，附有數語，令蓮轉告。因蓮功課忙碌，未能造訪。下星期日上午，請在貴寓稍候，當趨前晤面也。特此奉覆。

科蓮謹白。

這天是星期五，過兩天便是禮拜日了。楊杏園因爲人家有約在先，便在家恭候。平常十二點吃午飯的，今天到了十二點鐘，還不見客來。就叫聽差通知富氏兄弟，可以先用飯，不必等了。一直等到十二點半，史科蓮才來。因爲這裏的聽差，已經認得他，由他一直進去。他一進那後院子門，楊杏園早隔着玻璃窗前看見了。見他穿一件杏黃色檳榔格子布的長衫，梳着一條鬆根辮子，聽着步履聲得得，知道他穿了一雙皮鞋。連忙迎了出來，見他滿臉生春，比平常卻不同了。史科蓮先笑道：「真對不住，要你久候了。走到街上，遇着兩位同學，一定拉到他府上閒坐。他們還要留我吃飯，我因爲怕你候得太久，好容易才告辭出來了。」楊杏園道：「那就在這裏便飯罷。」史科蓮道：「還有別的地方要去。」楊杏園道：「我也沒有吃飯，又不費什麼事，就是平常隨便的菜，又何必固辭呢？」史科蓮道：「倒不是固辭。我看見前面桌上的碗，還沒有收去，猜你已吃過了，吃過了，再預備，可就費事。」楊杏園道：「那是富氏弟兄吃飯的碗，我卻沒有吃飯呢。」史科蓮道：「楊先生爲什麼不吃飯？」楊杏園道：「我因爲密斯史約了上午來，上午來，自然是沒有吃飯的了，既然沒有吃飯，我這裏就該預備，但是請客不能讓客獨吃，所以我就留着肚子好來奉陪。」史科蓮笑道：「這樣說，我就不敢當，以後要來，我只好下午來。」楊杏園道：「下午來，就不能請吃晚飯嗎？」史科蓮一想，這話很對，不覺一笑。當時楊杏園就叫聽差把飯開到屋子裏來，菜飯全放在寫字檯上。楊杏園讓史科蓮

坐在自己寫字的椅子上，自己卻對面坐了。史科蓮一看那菜，一碟叉燒肉，一碟燴蚶子，一碟油蒸馬頭魚，一碟糖醋排骨。另外一碗素燒蠶豆，一碗王瓜雞片湯。不由笑道：菜支配得好。這竟是預備好了請客的，怎樣說是便飯呢？楊杏園道：我呢，自然沒有這種資格，可以吃這樣時新而又講究的菜。可是我的主人翁，他們是資產階級……史科蓮連忙笑着說道：你錯了，你錯了，我不是那個意思，因為這菜裏面，有好幾樣是廣東口味，平常的人是不大吃的，尤其是這馬頭魚，簡直不會看見外省人常吃。所以我料定了楊先生特設的。楊杏園道：既然指出破綻來了，我也只好承認。可是這樣的請客，未免太簡單，我只好說是便飯。一指明，我倒不好意思了。史科蓮道：就是這樣辦，已經十分客氣了。再要嫌簡單，二次我就不敢叨擾。而且吃東西，只要口味好，不在乎多少。從前我寄居在敝親家裏，對於他們每餐一桌滿菜，我很反對。因為吃東西和逛名勝一樣，逛名勝要留一兩處不到，留着想想，若全逛了，結果容易得着不過如此四個字的批評。吃東西不盡興，後來容易想到那樣東西好吃，老是惦记着。若是太吃飽，就會膩的，一點餘味沒有了。楊杏園笑道：密斯史這一番妙論，擴而充之……史科蓮笑道：我不敢掠人之美，這是冬青姊說的話。楊杏園道：是他的主張總是如此，以為無論什麼都不可太滿足了。許久沒有來信，難道也是這個緣故嗎？史科蓮道：這卻不是，他給我的信，也祇一張八行。說是他的舅父方老先生，要到北京來，有話都請方先生面告。他只在信上註了一筆，問候你，沒說別的話。楊杏園道：那位方老先生要來，那倒好了。有許多信上寫不盡的話，都可面談呢。二人說着話，就吃完了飯。坐下來，又閒談了幾句。楊杏園因看見他的新衣服新皮鞋，想起一件事，便道：我從前曾對冬青說過，人生在世，原不能浪費，但是太刻苦了，也覺得人生無味。密斯史你以為我這話怎樣？史科蓮道：我倒是不怕刻苦，不必刻苦，自然更好。就像前些日子我那表姐，忽然光臨了，送了我的皮鞋絲襪，又送我許多衣料。我不收，得罪了人，收了不用，又未免矯情。楊杏園見他說話，針鋒相對，倒又笑了。史科蓮因無甚話可說，便道：密斯李給我的信上，就是剛才那兩句話。其實我不來轉告，也

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打一個電話就得了，可是他總再三囑咐，叫我面達，我只得依他。楊先生這樣客氣招待，我倒不好意思來了。楊杏園道：我覺得這很隨便了，密斯史既然這樣說，以後我再加一層隨便就是了。史科蓮笑道：那末，過幾天，我還要來一次，看看方老先生來了沒有？因為密斯李信上說，他到了京，先上你這兒來。因為我的學校太遠，怕他沒有工夫去，讓我出城來找他。楊杏園道：他來了，我就會打電話到貴校，決不誤事。史科蓮站起來，牽了一牽衣襟，意思就要走。楊杏園道：時間還早，何妨多坐一會兒？史科蓮道：我還要去找兩個同學，過一天會罷。擡手一指壁上的鐘道：我和他們約好了時間，現在過了二十分鐘了。說畢，忽忽的就走了。

##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 史

科蓮走過之後，楊杏園見他坐的沙發椅子上，卻扔下了一條白綢手絹，拿起來看時，又不是手絹，乃是一條白方綢圍脖，疊得好好的放在那兒，他進門的時候，並沒有圍着就是拿在手上的。大概向來樸素，突然時髦起來，有些不好意思，走的時候，卻忘了帶去呢。便拿進屋去，順手搭在牀的欄干上，打算一兩日之內，專人送給他。就在這天晚上，李冬青來了一封快信。楊杏園未開信之前，見那裏面厚厚的，預料就有什麼事，要談判。這時，他也來不及坐，拆開信，站着在桌子邊，便看起來。那信是：

杏園吾兄：迭接手書，備增思慕。偶然羈覆，不覺兩旬，非不覆也，言之而礙在口，置之而疚於心，徘徊復徘徊，不知如何言之而始安耳！最後思之，吾儕為文章性命之交，更有手足金蘭之義，生死可共，熱血可傾，更奚得以兒女子態，略嫌猥褻，遂誤大事耶？

楊杏園看到這裏，不由得心潮鼓盪起來，他如今忽然回心轉意了嗎？更向下看是：

故青乃決計暴露真相，以去兄疑。更為煉石補天之計，以減自誤誤人之罪。以青觀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今日言之，正其時也。青與兄所言者，非他事，乃吾儕之婚姻耳。去秋在京，兄屢以秦晉之好相要，青皆僞爲不知。最後一書，則直使兄絕望。在兄觀之，必以爲青爲人特忍，不知青優柔寡斷，正病在不能忍。使能忍而不與兄爲友，或直言我之決不能以身事兄，則兄卽不以不祥人視我，亦必等於水月鏡花，淡焉若忘。惟青終不忍出之，使兄兩年來徒爲我作畫餅充飢之計，真我之大罪也。今願一傾所言，請兄細細讀之。

楊杏園念到這裏，覺得真怪了，這是些什麼話，簡直不解。他既說要細細的看，倒不可忽略，於是拿了那一疊八行信紙，坐在沙發上，反手扭着電門，將牆上那電燈擰着，躺在沙發上，從從容容的望下看：

去秋青致兄書，不已言乎？青自呱呱墮地以來，卽與人世姻緣無分，此非詐言，乃屬事實。蓋青得自先天，卽有暗疾，百體未全，世之贅人也。青深閨弱質，原不解此，七八歲時，家慈一度求醫，彷彿猶憶其事。及已成，人伯叔諸長，每以廢物相呼，言侵堂上。青不能堪，輒爲痛哭。而家庭多故，又戈操同室，青羞忿交集，遂一舉而自立門戶。此青終身隱事，雖手足有不能告者，獨對兄告之，無他，以兄愛我之深，望我之切，青不直言，兄必不娶，我以一不祥之身，增父母之累，遺家庭之羞，更因兄愛我而使兄終身爲鰥夫，我不忍也。古人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此其言雖略近於腐。然爲人子女者，不能以其身爲父母博物物質之享受，不能爲父母博精神上之愉快，則彷彿我之於父母，僅有權利而無義務，今轉以其遺體，使其大增痛苦，則人又何貴乎有子女？而爲人子如青者，呱呱墮地，卽與父母以不堪，此我之每一背人，便淚珠洗面也。夫此事既牽累父母，多一人知之，卽青多增一分不快，亦青多增一分罪惡，曩之山窮水盡而不直告者，正在於此。然家慈洞燭其隱，嚴責以不得因小節而誤人大事，此又青之卒爲兄言之也。

此語一出，則兄對青以前一切所爲，必可渙然冰釋。於是愛冬青不必娶冬青，不娶冬青，亦不虞其爲人所得矣。雖然，青尤不肯以我不負兄，便認其事已畢也。更進一步，則青當爲兄謀一終身伴侶，以補我此生不

能追隨左右之遺憾。且青宿有此心，已非一日，曾屢屢於女友中注意之。願就我所知，其足爲吾兄耦者，百不得一二。卽得之矣，兩不相識，又作合之無由，填海有心，移山無日，悵望前途，固不禁負負徒呼也。乃爲日無多，卒得一人，而此人於兄，固不勝其欽仰，卽兄與彼，亦爲於青而外之第一良友。青不能事兄，則兄之伴耦，舍此莫屬矣。然兄與彼，以有青在，初未絲毫涉及愛情範圍，又青所可斷言。青之言此，初非有他，實以兄與彼，爲最可配耦之人，不應失之交臂也。其人爲誰……

楊杏園看到這裏，便將下面剩下的幾張信紙，暫按住不看，心裏不由跳盪起來。看到前面一段話，倒好像是事實，後面這一轉，卻有些可怪了。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不能成立，我必得寫一封信去，痛駁他一番。遲疑了一會，再看下面是：

我言至此，卽不明言，兄亦當知之也。彼史女士者，除識字略遜於青，則容貌品行以至年齡，無不勝我數倍。而其天涯淪落，伶仃孤苦，則又吾兄所每爲扼腕。以彼代青，青甚安心，史女士得夫如兄，夫復何求！兄得此良伴，及其少年，又正可收一壟中弟子，從容以陶鎔之而成爲人才。故青此謀，乃一舉三得之事也。青爲此謀，原不敢必吾兄之同意與否？然既不能娶青，則當無拒絕史女士之理。遂不嫌冒昧，竟爲吾兄言之。同時，青以我之所以不嫁，與夫勸兄之必要，亦已盡情函告史女士，更以我之所謀，徵史同意，彼果洞悉此中曲折，決無異詞。敝親方老先生，已啓程來京。來京後，當與吾兄向史老夫人道達一切，而史老夫人亦必欣然以其一線孫枝之有託也。吾書至此，言已盡矣，然尙有一事，不能不鄭重告兄者，則此書一字一句，皆自青之肺腑中掏出，決無絲毫之虛僞與勉強。兄能愛我，必能信我。能信我，當又無不從我之所請也。千里引領，敬候好音！

冬青再拜。

楊杏園將這信從頭至尾，看了三四遍，信倒相信了，但對於他這種辦法，卻不能同意。當日晚上，就想一夜，要怎

樣的回他一封信。既而一想，方好古日內就要來，卻等他來了，看他說些什麼，再作道理。自己這樣想着，不料到了次日，方好古便來了。楊杏園陪着他，說了一些閒話，後來方好古摸了一摸鬍子，正色說道：楊先生，你知道我來京的意思嗎？我雖然爲私事要來，可是展期到明春，也無妨礙。一大半的原因，就是爲了你老兄的婚事。因爲我受了舍甥女的重託，不能不來。楊杏園道：方老先生要到北京來，我是知道的。至於是爲了我的事來，我的確不知道。方好古道：冬青來了一封快信，收到了嗎？楊杏園道：收到了。方好古道：既然收到了，我的來意，楊先生怎樣又說不知道呢？楊杏園道：李小姐給晚生的信，確已提到了晚生的婚事。但是他信上，只贅了一筆說方老先生要來京。方好古哈哈大笑道：這話就對了。北京人所說，喝冬瓜湯，我想你老兄這一碗冬瓜湯，是非給我喝不可的了。楊杏園很淡漠的樣子，微笑道：老先生雖有這番好意，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吧？方好古道：那爲什麼？難道那一方面不同意嗎？我想決不至於。我倚老賣老，要在你們少年面前，揭出你們的心事。在楊先生一方面，是想和敝親結爲秦晉之好。就是舍外甥女，我不是替他說一句，論性情，說模樣兒，也是可相配。說到這裏，他歎了一口氣道：噫！他這人，是要以處女終身的。一段好因緣，只算戲臺唱戲一般，總是假的。但是這樣的隱事，別人那會知道？我那賢甥女，他真是有計畫的人。他早早就暗中留意，給你另外物色了一個來代他，不但物色好了，而且給你雙方，想了種種的法子，讓你們接近。這一套把戲，我在去年這時，同在舍親家裏吃壽酒的時候，我已看眼裏了。說時，只理他頰下的鬍子。楊杏園一想，這話果然不錯。那回行擊鼓催花令，那花兩次都不是由史料蓮遞到我手上，鼓便停了嗎？便道：這卻未必。方好古道：這卻未必？你老哥怎樣會認識那史姑娘呢？楊杏園道：那是李小姐介紹的。方好古笑道：卻又來。只要在此一點慢慢去推想，便明白了。楊杏園道：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一個女朋友又介紹一個女朋友，這也是很平常的，有什麼可想？方好古道：說是這樣說，但是冬青的心事，卻實在是這樣。不過他起初有這番意思，也不過盡人事，至於你二位是不是能成爲很好的朋友，他也未必

能擔保。據他對我說，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你二位相處得果然不錯。楊杏園聽了這話，連忙說道：那是冬青誤會了。不但那位史姑娘無可議論，就是晚生絕不會想到婚姻頭上去。說時，臉上掙得通紅。方好古笑道：老弟台，你不要性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我所說相處得不錯，也不過是說朋友之誼罷了，因為這樣，冬青就想到移花接木的辦法。楊杏園道：你老先生不用說了，這事我全明白，今天晚上，晚生就寫一封信給冬青，把這事詳細解釋一番。史老夫人那裏，老先生千萬不要去說。方好古道：你老兄這樣堅決拒絕，倒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到底是持的什麼理由呢？楊杏園道：你老先生和我們的長輩一樣，而且對這事又知道很詳細，我就不必瞞了。我原和冬青有約，非他不娶，現在把他拋開，另娶史女士，不但我無面目見他，就是我一班朋友，恐怕都要說我這人負情，此其一。我的年齡，和史女士相差很遠，婚配極不合宜，此其二。史女士也是不能十分自主的人，提到婚姻，恐怕有糾葛，此其三。而且還有最大一層障礙，這半年以來，我有點金錢，資助史女士，我若娶他，我以前所爲，就是居心不惠，於我的人格攸關，此其四。方好古笑道：老弟台！你所說的幾個理由，都很勉強。最後一層，也說得有幾分是。但是彼此既然是朋友，朋友有通財之誼，你接濟他一點款子，這也不見得就可以限制你不能和他結婚。楊杏園道：無論如何，反正這事，我不能從命，至於有理由無理由，我都不必管。方好古道：這話也長，暫不必說，我肚子餓了，老弟能陪我去吃小館子嗎？楊杏園道：可以，就算我給方先生洗塵罷。說畢，套了一件馬褂，便和方好古一路去吃小館子。在吃小館子的時候，方好古偶然提到婚姻的事情，楊杏園還是堅決謝絕。方好古一想，此次在京還有一二月耽擱，有話慢慢說，何必忙在一時？因之也就放下不說。楊杏園和方好古各人存着心，靜默了一會，只聽隔壁雅座裏，有一男一女，帶說帶笑的聲音，鬧個不歇。女子是上海口音，男子是雲南口音。那男子聲音，楊杏園聽着很熟，一時卻想不起來是誰。這雅座是木板隔開的，到處露着板縫，靠着板向那邊張望一下，恰好那男子面向着這板壁，仔細一看，記起來了，在筵九成請客的時候，和這人同過一次席。雖然是一

個官僚，倒也是個很灑脫的人。他叫甄大覺，正捧一個唱戲的餐霞仙子。當時他主張餐霞仙子拜在自己名下爲女弟子，好跟着學詩，所以很和他敷衍了一番。那餐霞仙子正是上海人，聽這個女子的聲音，大概也是他了。當時楊杏園看了一下，回轉頭來，臉上還帶着一點笑容。方好古道：笑什麼？有什麼趣事呢？楊杏園道：隔壁是一個熟人。楊杏園說這句話，聲音略高一點，那邊的甄大覺卻聽見了，連忙走到門外，接着說道：可不是杏園先生嗎？我聽了這聲音，似乎很熟，卻不便過問呢。說着話，便闖了進來，楊杏園給方好古一介紹，甄大覺十分客氣，便要給這邊會帳。楊杏園道：大家都是請客，各便罷。甄大覺笑道：我並不請客，也是熟人呢。便對着璧子喊道：餐霞，到這裏來坐坐罷。楊先生也在這裏。餐霞聽了這話，果然走過來了。方好古一看，見他有二十歲上下，瓜子臉兒，倒是一對黑溜溜的眼珠，和一口雪白的牙齒，增助了他不少的秀色。他穿了絳色印花印度綢的短旗袍，露出下面一截大腿，穿着米色絲襪，和黃色半截漏花皮鞋，十分時髦。甄大覺笑道：我介紹他做你的門生，你怎樣不肯收？楊杏園道：笑話了。我於戲劇一門，完全外行，怎樣談得上這句話哩？甄大覺道：我早就聲明在先了。他是崇拜你的學問，跟着你學些文學，要說跟你學戲，把楊先生當作梨園子弟了，那怎樣敢呢？餐霞笑道：楊先生是有學問的人，收這樣無用的學生，不但沒法兒教，倒要連累他的大名呢。楊杏園道：這樣說，越發不敢當。倒是餐霞女士的戲，我還沒有領教。那一次有機會，一定要去瞻仰的。餐霞笑道：後天我在春明舞臺唱玉堂春，很歡迎楊先生去，指教指教。於是回轉頭對甄大覺道：包廂留下了，你就陪楊先生去。楊杏園道：我聽戲與人不同，願意坐池子，不願意坐包廂，不必費事。甄大覺道：反正留有兩個包廂的，又何必不去呢？楊杏園道：既然如此，我就準來。甄大覺聽說，就對楊杏園表示好感，一定搶着會了飯帳。楊杏園和方好古有事，先走了。甄大覺卻對餐霞道：我們一路到廊房二條去，去買網巾抓髻珠包頭那些東西罷。餐霞道：你帶了多少錢？甄大覺道：錢雖帶的不多，講好了價錢，讓店裏派夥計到家裏拿去。你現在正式上臺，不像從前那樣客串了。客串不好，人家可以原諒。現



在你老老實實的唱大軸子，樣樣都得要些講究。現在我給你算一算，像你的行頭，至多只能唱十五齣戲，新學的貴妃醉酒，就沒有行頭。我算這一件紅緞女蟒，和一條緞裙，一件繡花宮粧，還有雲肩，珠子點翠鳳冠，倒要一筆大款。至少也得一百三四十元，才能製完。餐霞道：我倒很想唱奇雙會，可是又沒有紅緞花披，和繡花斗篷。甄大覺道：不要在這裏算計了，先去買些小件。買一樣是一樣。餐霞聽了，果和他各坐一輛包車，到廊房二條去買了東西，買了東西之後，甄大覺又親自送他回家。餐霞的母親蔣奶奶看見又買了這些東西，歡喜了一陣。甄大覺道：蔣奶奶，你看我可辦的好？將來餐霞唱紅了，有的是錢，你就要發財享福了。蔣奶奶笑道：這事都是甄老爺捧的。將來我家大姑娘紅了，總忘不了你。甄大覺笑道：現在的這個時候，你說的很好，到餐霞不要人幫忙的日子，就未必記得我了。餐霞笑道：不要說那些廢話了，你說做稿子到報上去登的，報上登出來沒有？甄大覺道：靠着一兩條戲界新聞，那裏捧的起來？我已經做了一個廣告底子，送到報館去登，明天你瞧罷，足能引人注意的了。現在你沒有事，到我家裏去打小牌，好不好？餐霞道：這一個月，我倒有二十天在你家裏，今天我是不能去了。甄大覺道：你不是要看報上的廣告嗎？你到我家去，明天一早，就都可以瞧見了。餐霞道：真是我剛回來，又要跟着你去。蔣奶奶道：你就去罷。明天回來，不是一樣嗎？餐霞見母親也是這樣說，只得去了。原來甄大覺在京混差事多年，太太在雲南，沒有接來，在北京卻另外娶了一房姨太太。這姨太太雖是北里出身，過門以後，卻添了兩個女孩子，也就和正太太無異了。因為他向來是持開放主義的，甄大覺拚命去捧蔣餐霞，他卻毫不過問。後來甄大覺索性在家裏另闢開一間屋子，讓餐霞下榻，姨太太叫他蔣家妹子，兩個女孩子稱他爲小姨，差不多像一家人，簡直不分彼此了。這天，餐霞跟着到了甄大覺家，次日早上起來，臉還沒洗，蓬着頭，找了衣服，便叫老媽子拿了報到牀上來。將報一翻，就見新聞版的論前，登着酒杯來大餐霞，四個大刻字。大字下面，才是五號字的廣告。那廣告說：

蔣靜芬女士，別署餐霞仙子，爲縉紳後裔，學界名媛。女士籍隸江南，幼居燕北，素愛絲竹，善操皮簧。論其貌，則閉月羞花。論其藝，則升堂入室。前次登臺，客串數日，九城轟動，色藝之佳，可以想見。現本舞臺再三禮聘，蒙允再現色相。逐日專演拿手好戲，以盡所長。女士既系出名門，又復學問高深，一鳴驚人，決不可與凡豔同日而語。欲一瞻女士丰彩者，曷興乎來？

春明舞臺謹啓。

餐霞看了這個接連翻了幾份報，每份報上，都是如此說。這才相信甄大覺替他鼓吹的話，並不是假的。當日在甄家吃過午飯，才由甄大覺親自送回家去。又過了一天，第二日，便是餐霞登臺的日子了。甄大覺總怕餐霞紅不起來，自己花了兩三千塊錢，費了一年多的心血，那都不算，他是一個好面子的女子，受了打擊，一定要大大傷心的，這卻使不得。因此頭一天就包了六個廂，定了三排座，專門請自己的朋友和朋友的的朋友，都來聽戲，可是一般看報的人，看見廣告中縉紳後裔，學界名媛八個字，好奇心動，來看的人，卻實在不少。接連這樣唱下去，餐霞的名聲，大紅而特紅。春明舞臺和他訂了合同，每個月是一千二百塊錢的包銀。餐霞有了這樣的身價，人就抖起來了。就不像以前那樣，天天到甄大覺家裏去。甄大覺以爲他白天上臺，晚上在家裏學戲，實在也沒有工夫，也就原諒他。可是餐霞的戲越進步，甄大覺就捧得越厲害，一面給他製行頭，一面又給他請名師教戲。在餐霞唱了一個禮拜戲之後，忽然休息一天。甄大覺便雇了一輛汽車，約着餐霞一路去逛西山，到了西山飯店，對着山揀了一副座位，並排坐下。甄大覺笑道：蔣老板，你現在是紅人了。請你來逛，你還肯來，將來你一成了坤伶泰斗，再要請你，那怕就不容易了。餐霞笑道：爲什麼好好的把話來損我？甄大覺道：人情都是這樣，並不是故意這樣說。餐霞笑道：也許有例外。說到這裏，把顏色一正，說道：我唱戲將來若是站得住腳，無論如何，你這一番盛意，我總記得。所有你的花費，我必定雙倍奉還。甄大覺道：你猜錯了，我的意思了。我和你提這話，難道是和你討債嗎？餐霞道：我並不是說你和我討債。因爲你提到人心不好，所以我說這句話，對你是受恩深重，你要疑心。

我負情，我怎樣不急呢？再要說到報答你一層，我們大家心裏，都也明白。誰不知我蔣某人和你甄老爺的關係呢？我想我的犧牲，也不小吧？甄大覺笑道：你若以爲有了這一層關係，不大合適，我倒有一個解決的法子。餐霞道：有什麼解決法子？甄大覺笑着擺了幾擺頭，說道：你就不能跟着我姓甄嗎？餐霞呼的一聲，從鼻子裏笑了出來，說道：我今天老老實實告訴你罷，你要我做姨太太的姨太太，那是辦不到的。甄大覺道：你就爲的是這個嗎？這不是什麼難解決的事呢。當時甄大覺不望下說，餐霞也不望下說，二人都靠在椅子背坐着，呆呆的看山。正好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並肩而行，由面前走上山去。女的背着花綢傘，荷在肩膀上。走遠了，看不見他倆的頭，只覺在路上停了一停，兩人是越發擠到一處。甄大覺笑道：他兩人好甜蜜的愛情呀。餐霞聽了，也不作聲。坐談了一會，又同坐汽車回城。這天晚上，甄大覺沒有到餐霞家裏去。次日整整一天，也是沒有去。到了第三天下午，餐霞正要上戲園子去，甄大覺高高興興的跑到他家來，見了餐霞，便笑道：好了好了，我們的事解決了。餐霞摸不着頭腦，問道：我們什麼事解決了？甄大覺道：你不是嫌我還有一個姨太太嗎？我回去和他一商量，可不可以離婚，他正埋怨我捧你捧得過分，一口氣便答應離婚，多了也不要，少了也不肯，只要我一千塊錢的離婚費，昨日我籌畫妥了，就把款子交給他，現在他已走了，就搭四點鐘的火車上天津去，他算不是我家人了。餐霞很驚訝的道：什麼？你和他離婚了？你姨太太爲人很好呀，你爲什麼和他離婚呢？你這人太忍心了。甄大覺道：嘿！你還不明白嗎？……餐霞道：我趕快要到戲院子裏去了。去遲了，來不及扮戲，就要誤了。說着，忽忽的出了大門，坐上新雇的包月馬車，逕自走了。甄大覺是每日一個包廂，一排椅子，專爲捧餐霞而設的，他雖不去，也請得有人去聽戲。但是自己有一天沒有到，心裏便過不去，所以餐霞去了，他也跟着去。散了戲，又先到餐霞家裏來等着他。餐霞見他又在這裏，便高聲喊着道：媽，我累極了，我先睡去。若是睡着了，就不必叫我吃飯罷。甄大覺笑道：怎麼着？累着了嗎？今天的戲，是吃力呢。你先別睡，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餐霞因爲他老實的說出來了，不能

不聽，只好坐下聽他說。甄大覺道：先因爲你要上戲園子裏去，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不是說我爲什麼和他離婚嗎？我爲什麼呢？就爲的是你一句話啊！餐霞道：你這話可奇怪，我幾時說過這句話，要和你太離婚？甄大覺道：你雖然沒有說，你因爲有了他的緣故，才不肯到我家去，這是你一再表示過的。現在我沒有了他，你總可以跟我了。餐霞用手在嘴唇上摸了一摸，笑道：我和你站在一處，人家還以爲我是你的女兒呢。甄大覺見餐霞嫌他養了鬍子，默然不語，也就由此過去。到了次日，他走到一家上等理髮館去理髮，對着鏡子，坐在理髮的活動椅上，向鏡子裏一看，只見嘴上的鬍子，倒有一寸來長。心裏想，怪不得他不願意，這也實在長了。正在這裏出神，理髮匠站在身邊問道：理髮嗎？甄大覺也沒聽清楚，就點了點頭。心裏可就想着，我一剃了鬍子，他就無可說的了。儘管沉思，理髮匠刮臉，都已辦完。夥計拿了帽子來，甄大覺一照鏡子，戴帽子，只見嘴上鬍子，依然存在，心裏好個不快。便問理髮匠道：你刮臉，怎麼不把我鬍子剃下去？理髮匠道：先生，你那鬍子大概蓄了好久的，不是新長的。你不說，我們怎樣敢剃呢？這不像別的東西，剃下了，可沒法再插上去。甄大覺道：剃下來就剃下來，誰要你插上去？理髮匠笑道：你別着急，這個很容易辦的。你坐下來，給你剃掉就是了。於是甄大覺重新坐下，這就把鬍子剃了。理髮匠笑道：你這一剃鬍子，真要年輕十歲。我們這裏有美國撮臉藥粉，給你撮一撮臉，好不好？那藥粉真好，只要撮上幾回，臉上的斑點小疙瘩兒，全可以去掉。你要是常撮，真會老轉少，你別提多們好了。甄大覺聽他一說，心裏又歡喜了。擡頭一看那價目表，撮臉一次三毛。那也有限得很，便撮了一回臉。於是頭上是油香，臉上粉，一身香氣撲撲的，直向餐霞家裏來。兩人一見之下，都不覺一笑。甄大覺笑道：你還認得我嗎？餐霞一撇嘴道：就憑這一剃鬍子，我就不認得你嗎？就是臉上重換一層皮，我也認得你。甄大覺以爲他總會說兩句好聽的話，不料自己一問，倒反惹出他一句罵人的話，大爲掃興之下，停了一停，便拉着餐霞坐在一張長榻上，說道：我看你現在的態度，很不以我爲然了。餐霞道：那是你自己多疑了。現在我是這樣子，從前我也是這樣

子。甄大覺道：那我也不管了。乾脆，你答應我一句話，起先你嫌我有姨太太，我就把姨太太休了。其次你要我剃鬚子，我又把鬚子剃了。事到如今，你究竟怎麼樣呢？餐霞道：你這話問得好不明白，什麼事究竟怎麼樣？甄大覺笑道：你何嘗不知道？存心難我罷了。我就說出來，那也不要什麼緊！就是你能不能和我結婚？餐霞道：哼！我和你結婚？說着，就把嘴又一撇。甄大覺見這樣情形，未免難堪。便道：怎麼樣？我不配和你結婚嗎？餐霞道：並不是配不配的話。你想，你多大年紀？我多大年紀？我一個剛到二十歲的女子，倒要嫁你這快年將半百的人，人家看見，能說相稱嗎？你這樣不自量，少要妄想罷。甄大覺道：餐霞，你不要嫁我不要緊，你不要用這樣的重話來攻擊我，我們雖不必有什麼結合，舊日的感情，總是有。餐霞道：有什麼感情？不過你花了幾個錢，賃了我去取樂罷了。甄大覺花了許多錢，又費了許多心血，自以為可與餐霞合作。不料到了現在，事情大白，他竟沒有一絲一毫的心事留在自己頭上，而且他詞鋒犀利，教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當時也只得冷笑了兩聲，就回去了。一到家裏，一看自己兩個女孩子，一個只有七歲，一個只有五歲，沒有人照應，很是可憐。大悔自己猛浪，不該和姨太太離婚。他知道姨太太離婚以後，是到天津去找一個親戚去了，便寫了一封自己後悔的信，加快寄到天津去。那姨太太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離了甄大覺，也不容易嫁人。甄大覺既然後悔，他就不必追求。接了信，第二天就回來了。到底因為離了一次婚，二人之間，添了許多的猜忌，無知識的婦人家，心腸又是窄狹的，對甄大覺常常就有點冷譏熱諷。最難受的兩句話，就是你不要我嗎？人家也不要你哩！如今你才明白我不錯呀。我若是個男子，丟了女人，再弄不到一個，寧可做一生的寡漢，我也不把丟了的再弄回來。甄大覺先聽了這話，以為姨太太是要出一口氣，且自由他。這個時候，餐霞還在春明舞臺，逐日唱戲。和他同臺演戲的，有一個程再春，戲雖不十分好，長的倒還不錯。程再春是由天津來的角色，卻很希望人捧。甄大覺因餐霞的關係，曾和程再春見過幾面，現在在家裏不免受姨太太的氣，就改變方針，到戲院子裏來捧程再春，一來自己消遣消遣，二來故意做給餐

霞看，好讓他生氣。那蔣餐霞看見他這種樣子，知道他居心要來掃面子的，更加恨他一層。有一天，餐霞和他母親由外面進戲院子來，恰好頂頭遇見了他。蔣奶奶究竟摸不開面子，依舊上前招呼。餐霞就不然，只當沒有看見，把頭偏到一邊。甄大覺鼻子裏，接連呼呼的哼了幾聲，也就冷笑着走了。這天湊巧餐霞演雙齣，一齣是坐樓殺惜，一齣是彩樓配，聽戲的人，個個滿意，就拚命的叫好。他在坐樓殺惜的這齣戲，把閻婆惜罵宋江的話，故意改變些詞句，暗罵臺下的甄大覺。甄大覺面紅耳赤，一肚子牢騷，走了回去。偏是那姨太太又犯了前病，只管說甄大覺無良心無用。甄大覺道：我雖要不到別人，你這種人，我還要不到嗎？你要走，只管走，我不留你。我這才明白最毒婦人心，那一句話。姨太太知道他又在捧程再春，認爲這人是無合作誠意的。聽了甄大覺又叫他走，他第二句話也不說，收拾了東西，立刻就預備走。甄大覺道：我對你說，我一兩天內，就要離開北京了。我這要去四海飄流，我不能帶這兩個女孩子，你帶了去罷。姨太太道：你不要，我才管不得呢。孩子跟你姓，跟我姓呢？憑什麼我要帶了去？他也不和甄大覺多說，叫聽差雇了車子，拉着行李，就上東車站去。那兩個女孩子，正在門口買糖葫蘆吃，見母親坐上車子，連問媽上那裏去？姨太太先是硬着心走，這時兩個小孩子追上來問，倒覺有些不便，便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說道：好乖兒，你在家裏等着罷，我打牌贏了錢，我買吃的回來給你。兩個孩子都站在車子邊，手扶車把。大的女孩子道：媽，你可別冤我，我望着你的吃的呢。姨太太道：好罷，你等着罷。說畢，正用手去撫摸這孩子頭上的頭髮，猛擡頭，只見甄大覺出來了。他見了甄大覺就有氣，也不顧小孩子了，踏着車鈴叮叮噹噹的響，催車夫快走。車夫一聽鈴聲，拉了就跑。兩個女孩子，眼見母親坐車去了，不帶他們去，都哇哇的一聲哭了。小的在門口，把手揉着眼睛哭。大的張着兩隻手，口裏直喊媽呀！媽呀！但是車子跑得快，一轉眼就不見了。甄大覺一隻手牽一個，把他牽了進去。當晚氣得在家裏睡了，那兒也不去。自己仔細想想，天下的婦女，簡直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我見這個鍾情，見那個鍾情，真是一個傻瓜。由此看來，世界上的人，都是人哄人，決

不能誰有真心待誰，我不必在外混了，回家去罷。不過這裏到雲南路太遠，這兩個小孩子，沒有一些像我，我就很疑心。而今看他母親這一番情形，並無意於我，這女孩子未必是我的吧？他母親都不要他，我還要他作什麼？甄大覺這樣一想，倒覺得無掛無礙，無往不可。擡頭一看，只見牆上掛着一柄胡琴，一柄月琴。這兩柄琴，正是甄大覺和餐霞女士要好的時候，一彈一唱，取樂的東西。現在自己是雙倍失戀的人，看了這種樂器，越是憤火中燒。自己一氣，按捺不住，就把兩柄琴一塊取了來，拿到院子裏去，在地下一頓亂砸。砸壞了還不休手，找了一些煤油，倒在上面，擦了取燈，將他點着，自己卻拍着手笑道：痛快痛快，我腦筋裏不留一點痕跡了。我對於琴是這樣，對於人也是這樣。我要下一個絕情，全不要了。一個人自言自語，又鼓掌笑了一陣。到了次日，將老媽子散了。叫了聽差和包車夫來，當面告訴他們，可以把這屋裏的東西全拍賣了。賣了的錢，兩個人可以去分着用。這兩個女孩子，大的讓聽差帶了去，小的讓車夫帶了去。聽差和車夫聽了這話，先是不肯答應。甄大覺說讓他們先帶去，養幾個月。自己現在要到雲南去，不能帶孩子。幾個月之後，也許再到北京來，那時送回來就是了。聽差和車夫貪着他家東西，可以拍賣幾百塊錢，也就勉強答應了。甄大覺見諸事均已料理清楚，自己帶着兩百塊錢川資，逍遙自在的出京去了。這時只可憐那兩個小女孩子，父母都拋了，卻改叫用人做爸爸。那車夫帶着個五歲的孩子，心想，餐霞或者會可憐他，又可以弄幾個錢，便帶他到蔣家來。誰知餐霞一見，更說了令人難堪的話，連車夫都哭了。要知餐霞說的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側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



卻

說甄大覺的車夫，帶了那個小女孩子到蔣家來。意思餐霞念起甄大覺一番交情，對於這女孩子，總會可憐他的，就此又好弄幾個錢了。因此到了蔣家之後，自己站在院子裏，卻讓

那小女孩子去見餐霞。那女孩子聽見餐霞說話的聲音，在外面就叫起小姨來。一面叫着，一面向裏跑。餐霞一見他，便問道：「嘿！怎麼你一個人來了？」女孩子道：「車夫送我來的。車夫也站在院子裏頭，遙遙的叫了一聲蔣小姐。餐霞聽說，便走出來問道：有什麼事嗎？」車夫因他一問，就告訴主人如何和姨太太又離了婚，如何將東西和女孩子丟下，因道：「蔣小姐，你想想看，我們這小姐，嬌生慣養，寄在我們家，那個苦日子，怎麼對付得過來呢？」餐霞冷笑道：「他丟了妻兒不管，一個人走了嗎？活該誰叫他向來不存好心眼，現在落得這個樣子，那是報應了。我和他早就翻了臉，他的孩子，你別帶到這裏來。將來出了三差二錯，我擔不起這個責任。說時，便喊着那小孩子道：『丫頭，你走罷，不是我不讓你在這兒玩，實在因為你爸爸不成個脾氣，別爲了你，又來和我麻煩。』說着，在身上掏了幾個輔幣，就交給女孩子道：『拿去罷。』女孩子哭道：『小姨，我爸爸我媽全走了，我要跟你呢。』餐霞道：『別胡說了，誰是你小姨？小孩子哭着，以爲餐霞必然來安慰他。不料事情恰恰相反，竟碰了一個釘子。這樣一來，越發哭的厲害了。車夫一想，我們老爺在這臭娘們身上，用了好幾千塊錢，事後一句好話也落不到，這是捧角的下場頭。想到這裏，一股酸勁，直沖腦頂，幾乎要哭出來。便對着那女孩子道：『二小姐，咱們走罷，別在這裏現眼了。把那小孩子牽過來，又接過他手上幾個輔幣，他用手托着，看了一眼，冷笑道：『這倒够衰兩餐細米粥喝的，可是人要餓死，靠喝兩餐細米粥，也活不了命。』說着，捏了那幾個輔幣，向屋頂上一拋，罵道：『去你的罷。』得了人家的錢，將來怎樣報恩呢？說畢，牽着孩子走了。這裏餐霞看見這種情形，只氣得渾身發抖，臉都黃了。蔣奶奶道：『你真叫愛生氣，爲什麼和拉車的一般見識呢？』餐霞也不回他母親的話，跑進屋去，倒在牀上大哭了一場。一直到兩點鐘，擦了一把臉，弄點東西吃着，才上戲院子去了。到了後臺，脫了穿的旗袍，便去扮戲。只聽那邊有人吵起來。一人說道：『姐姐一百塊錢的包銀全是你拿了，我掙的戲份，也是有一天，你拿一天，這還要怎麼着？抽大煙也不要緊，抽得是我自己錢，又沒花你一個大給你錢，你胡花了，人家討債，我管得着嗎？』餐霞聽這聲音，是唱花衫的紀丹梅說。



話。伸頭一看時，他母親紀大娘，也站在那裏。大概紀大娘和他女兒要錢，女兒不給，母女二人就吵起來了。餐霞走了過來，拉着紀大娘的衫袖道：「啲！什麼事？你娘兒倆又吵起來了？」紀大娘一回轉身，見是他，便蹲着身子，請了一個安。笑道：「蔣老板，叫你看見真是笑話。沒有錢，跑到這兒來打吵子來了。」餐霞道：「誰家也是這樣，那要什麼緊？不知道要多少錢用？」紀大娘道：「倒不是要多少錢，只差個四五塊錢罷了。」餐霞道：「大概大妹子手裏是真沒錢，在這裏先挪幾塊錢去用罷。」說時，在身上掏了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紀大娘拿去了。原來餐霞當了一個臺柱子，正要拉攏幾個角兒，在一處合作，對於紀丹梅，特別表示好感，所以紀大娘沒有錢用，他連忙就拿出一個臺柱子，使紀大娘得了五塊錢，買了一兩煙土之外，還多了一塊錢，非常高興回家去了。他一進門，恰好他的大姑娘紀玉音，也從戲院子回來了。笑道：「媽又買回來了，今天有得抽了。」紀大娘道：「你別廢話，這是我借錢買來的土，你別想。」紀玉音道：「這兩天我一箇子兒也沒有，你分一點給我抽抽，也不要緊。」紀大娘道：「我不想抽你的，你倒抽我的，真是豈有此理？」紀玉音道：「你別說那個話，我若是掙的包銀，自己能留着一半，我也不會這樣叫苦。現在我的包銀，是沒有到日子，你就拿去了，一箇子兒檢不着，我怎樣不着急呢？」紀大娘道：「唱戲的坤角兒，都要靠着包銀吃飯，那要餓死人了。你不埋怨自己沒有本事找錢，倒要說我花你的呢？」紀大娘一面囉唆着，一面熬煙。紀玉音雖然不願意，可是他母親脾氣很厲害，也不敢十分得罪，當時就算了。不過他正等錢要作夏衣，又被他母親的話一激，就盤算了一晚弄錢的辦法，他原是個唱小生的，捧的人，沒有捧小旦的那樣多。不過他的戲，確乎不錯，要扮扇子小生，正當得風流瀟灑四個字，而且他一張嘴，又會說，倒懂得一點交際。所以有些受捧的旦角，給他介紹介紹，雖然得不着像男伶一樣的老斗，熟人倒也不少。這其中有個李三爺，是財政機關的人，年紀又不很大，錢又鬆，紀玉音若是窮了，常常就望他通融。李三爺因為要的不多，也就不斷的給錢。現在紀玉音沒有錢了，又想到了他。次日清早起來，洗了臉，吃了一點粗點心，便來拜訪李三爺。到了李三爺家，門房認得他，笑道：「嘿！老

板今天真早。紀玉音道：三爺在家嗎？門房道：在家是在家，可是沒有起來。紀玉音道：他睡在外邊，還是睡在裏邊？門房道：昨晚上海牌回來，夜深了，就睡在外面書房裏呢。紀玉音笑道：你別作聲，讓我嚇他一下。門房因他是常來，又不受拘束的人，就隨他進去，並沒有加以攔阻。紀玉音走到李三爺書房裏，外面屋子是沒人。裏面屋子可垂下了門簾子。掀開門簾子一看，只見李三爺睡在一張小鐵牀上。只用了一條厚毯子，蓋了腹部，彎着腰睡着了。紀玉音就把一隻手撐着門簾子，站在門邊，向裏面叫了一聲三爺。那李三爺正睡得有味，那裏聽見紀玉音見叫他不應，便走到牀邊來搖撼他的身體，連叫了幾句三爺，笑說道：醒醒罷，客來了，客來了。李三爺被他吵不過，用手揉着眼睛一看，見是他來了，就笑道：來得真早。對不住，我實在要睡。說畢，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紀玉音道：嘿！這樣愛睡，我真沒有瞧見過。偶然一回頭，只見臨窗那把圍椅上，亂堆着襪子帶子。一件嗶嘰長衫，也捲着一塊，半搭在椅子圈上。笑道：昨晚回來，大概是摸不到牀了。你瞧他亂七八糟，就塞在這兒。因此走上前去，提起長衫的領子，倒是一番好意，想要把這衣服掛起來。只在這一抖之間，忽然有一件東西，卜突一聲，落在地下。低頭看時，原來是一個皮夾子。掛起衣服，將那皮夾子檢起，捏在手上，裏面鼓鼓的，像有不少鈔票。因對着牀上笑道：昨晚上準是贏了吧？這裏可像不少呢。我瞧瞧成不成？說時，見那李三爺依然好睡，並不會醒過來。紀玉音道：你裝睡嗎？我把你這皮夾子拿了去，看你醒不醒？說着，就把皮夾子打開。見裏面大大小小果然塞着不少的鈔票。抽出來一數，共有一百二十多塊錢。他又舉着鈔票對牀上一揚道：三爺，贏了不少啦。借幾個錢給我，好不好？那李三爺還是睡着的，不曾答言。紀玉音見李三爺始終不曾醒過來，心裏不免一動。心想：乘他沒醒，我何不拿了去？他未必就知道是我拿的。他就是知道了，我慢慢的和他糾纏，錢在我手上，料他也不好意思就拿了回去。這樣一想，將錢揣在身上，就輕悄悄的退出房來。幸虧李家的人，全不知道，拿了錢，太太平平的回家。到了家裏，第一項就是拿出四塊錢來，買了一兩煙土。紀大娘一見他有了錢，先笑道：大姑娘，你先別忙着買，我這裏

還有好些個呢。你先在我這裏挑一點膏子去抽，抽完了再買，不好嗎？紀玉音道：昨天我只問了一句，你就罵上了。這會子人家自己買了土，你又做起人情來。紀大娘道：我昨天說的，和你鬧着玩呢。紀玉音道：所以哪，一個人就別量定了，別人不會掙錢。在昨天，你是對我說，只會掙包銀，不會找零錢，怕我抽你的煙。現在我有了錢，要想抽我的煙，就說昨天是鬧着玩的了。紀大娘道：憑你這樣說，我成個什麼人了？母女兩人正在辯論，只聽屋檐下，懸的拉鈴一陣亂響。這院子住了三家人家，都是女戲子。一家屋檐下各懸了一個拉鈴。門口拉鈴繩頭上，標明了那一家。現在響的，正是紀家的鈴。紀玉音道：這又是誰來了，拉鈴拉得這樣緊？準是麵鋪裏送麵的那個小山東。我討厭那小子，天天來的人，不送進來，倒要拉鈴。紀大娘道：也許是關上大門了，我瞧瞧去。他說着，就上前來開大門。一看時，門卻是開的，只見門外停着一輛包車，一個穿紗馬褂，嚙嚙長衫的人，當門立着。紀大娘認得，這是紀玉音的好朋友李三爺，可是他和他和紀玉音雖十分要好，這兒還沒有來過。當時滿臉放下笑來，便道：哎，我說是誰？原來是李三爺。難得來的，請裏面坐。李三爺道：你大姑娘在家嗎？紀大娘走近來，看他說這話時，臉上沒一點笑意，而且目光灼灼，直射到人臉上，說話的聲音，也很是急促。這一副情形，分明是來找岔兒來了。就不敢直率的說在家。便道：他到戲園子裏去了，你找他有事嗎？李三爺道：現在剛到十二點鐘，他到戲園子裏去作什麼？我要見一見他，有幾句話要說。紀大娘笑道：我還能冤你嗎？他們今天排戲哩，所以去得格外的早。李三爺道：那末，我告訴你也成，我就對你說清楚。這紀大娘先還請人家進去坐哩，這個時候決沒有拒絕人家道理，只得讓他進去。身上可只流汗，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不定見了玉音，會鬧起來。但是李三爺在外面說話，紀玉音早聽見了。他知道李三爺必是爲了錢來的，趕快就向屋子裏一縮。李三爺走到院子裏，他早藏起來了。紀大娘一看正中屋子裏沒有人，知道他已藏起，這倒心裏落下一塊石頭。李三爺跟着紀大娘進了正中屋子坐下，因道：我來不是別事，就因爲你大姑娘有件事做的太不對，我向來待他不壞，他不該拿壞意待我。紀大娘道：他有

什麼事得罪了你嗎？李三爺道：得罪了倒不要緊。他今天上午到我家裏去，趁着我没醒，把我一百多塊錢拿走了，請你告訴他，叫他若是把錢全拿出來，我就一筆勾消，不然的話，我一定要報區，給他仔細算一算這筆帳。紀大娘道：啊！我也一點不知道。讓我問問他看。若是玉香他拿去一定還三爺一個也不能短少。李三爺道：好在這裏到戲園子裏也不遠，我在這兒等一會兒，你就去問一問，看他怎樣說？他若是不承認，我自有的辦法。紀大娘道：三爺，你先請回去。若是他拿了……這李三爺的脾氣極壞，將手向桌上一拍，說道：怎樣不是他拿了？他拿我皮夾子的時候，我彷彿之間，聽他說了一聲，因為要睡得厲害，所以沒理會。後來我一醒，想起這事，你大姑娘是不見了。我皮夾子裏的錢也不見了。我住的屋子裏，除了你女兒而外，以後有三四個鐘頭，沒有人進去，這錢不是他拿了，是誰拿了？紀大娘聽了他的話，想起紀玉香剛才買煙土，和他躲起來兩件事，就斷定李三爺所說不冤枉，爲面子關係，不好馬上就承認。現在見李三爺這樣子，也未免有些怕，便道：你別急，我問他去就是了。李三爺道：要走我就一塊去，你別冤我在這裏老等，你倒跑了。紀大娘道：那怎樣能够？我爲冤你，把家全都不要了嗎？正這樣說着，他的二姑娘紀丹梅恰巧回來了。他見母親和李三爺拌嘴似的，便問是什麼事。紀大娘不等李三爺開口，先搶着說了。紀丹梅笑道：你還在乎此嗎？爲這點小事情，今天用得着生這大氣嗎？李三爺見他媚着一雙眼睛，顯出兩個小酒窩兒，只管含笑向這邊看來，一腔肚子怨氣，不由就消了一半。因道：並不是我愛惜這幾個錢，你姐姐這個事，做的太要不得了。體體面面的朋友，就借個三百二百，那都不要緊。惟有這樣暗下拿人家的，這事不是咱們應做的事。紀丹梅道：你說的是，我姐姐這事，做的要不得，你也別和他當面，一來免得你生氣，二來也不好意思見你，請你賞他一個面子，回頭我見着他，一定把錢要了來，親自送到你府上去，你不疑心我也靠不住吧？李三爺聽不得紀丹梅這樣從容婉轉的好說，笑道：令姐要像你這樣懂事，我就不生氣了。我就信你的話，聽你的回信。紀丹梅道：準沒有錯，今天下午五六點鐘，一定到府去奉看的。李三爺沒話可說了。

站起身來便走。紀丹梅笑道：「三爺是難得來的，來了就這樣走，茶也沒喝一杯，我很不過意。要不，三爺還坐會兒，好不好？」李三爺笑道：「那倒不必客氣，下午我在家裏候你得了。說畢，他負氣而來，竟是無氣而去了。」紀玉音由屋子裏伸出一個腦袋，先望了一望，然後才走出來。紀大娘將一個食指，在臉上掐了幾掐，將臉對他一伸，說：「你，你好！把咱們家的臉都丟盡了。沒有錢用，餓死了也只好認命，怎樣去偷人家的呢？」紀丹梅道：「事已然做了，說也無益，但不知道人家那個錢動了沒有？」紀玉音道：「我已經用了十塊了。要我拿還他，我可拿不出來。」紀丹梅道：「我們既然答應他送錢還人，就得全送去。缺個十塊八塊的，爲事不大，依然還落了一個不好的名聲。」紀大娘道：「你倒是說得對，錢是讓他花了，這會子那兒找錢補上去？」紀丹梅道：「無論如何，也要把原款子湊着還人家。若是錢不夠，可以把我的行頭拿去當幾塊錢湊上。」紀大娘道：「那可不成。你明天用着的呢，那一件也不敢當。」紀丹梅道：「我自然有我的法子，保管二三天之內，就會取出來。」紀大娘道：「你又有什麼法子？」紀丹梅臉一偏，臉先紅了，笑道：「我和宋旅長借幾個錢贖行頭，他還能夠說不肯嗎？」紀大娘道：「那倒是成。可是他不在城裏呢。」紀丹梅道：「今天進城來了。剛才我看見他坐在包廂裏，我下了裝，要派人去問個信兒，他先就派人到後臺來了。說是他約了幾個人，晚上在平安飯店打牌，叫我一會兒就去。」紀玉音道：「那我也去一個。」紀丹梅道：「晚上你還有戲呢，能去嗎？」這兩天我勸你安靜一點的好，今天要不是我，這事可就鬧大了。你是聽到有錢得，又想去呢？」紀玉音被他妹妹說破心事，倒不好說什麼，也就默然無聲。紀大娘果然依着紀丹梅的意思，把幾件行頭當了十塊錢，湊上李三爺的款子，叫他在下午送去了。到了晚上，紀丹梅依着宋旅長約定的時間，便到平安飯店來。這宋旅長名叫漢彪，是個老軍務，而且他辦理軍需多次，手上也有幾個錢。當那承平之時，無所事事，就常常進城來聽戲。無意之中，看上了紀丹梅，因此就不斷的到春明舞臺來。這一天，他看紀丹梅的梅龍鎖觸動了情緒，越是忍耐不住，便叫着包廂裏的茶房過來，叫他買一點點心，搭訕着和茶房說起話來，便對着紀丹梅的年歲住址，問長問短。茶房笑

向隔壁包廂裏一指道：你問這位趙先生，他就能全告訴你了。宋漢彪向隔壁包廂裏一看，一個西裝少年，獨坐在那裏。自己還沒有開口，那少年早站起來點頭。宋漢彪也點頭笑道：到我這邊來坐坐，好嗎？那趙先生聽說，果然過來了。一問起來，他叫趙文秀，乃是這戲園子股東的表兄弟，在這戲園子裏也擔任點稽查的職務。宋漢彪還沒有說出來意，趙文秀先就笑着說道：宋旅長覺得這紀丹梅的戲還不錯嗎？我可以給你介紹介紹。宋漢彪忍不住笑道：真的嗎？要怎樣的能和他認識呢？趙文秀笑道：容易極了。只要宋旅長請他吃飯，就可以認識了。宋漢彪道：從來不認識，怎好請他吃飯呢？我真請他，他知道我是誰？趙文秀道：他不認識宋旅長，他可認識我，只要我一說明，他就會來的。宋漢彪笑道：說來說去，我倒想起一件事，你老哥怎樣會知道我姓宋，而且是一個旅長？趙文秀道：我們這裏的茶房，大概都認得宋旅長了，何況是我呢？宋漢彪笑道：這大概爲我常來的原故，所以許多人認識我。也許臺上的那個人，也就認得我了。趙文秀道：請你稍等一等，他還沒有走，讓我到後臺去問他一問。說畢，他忽忽的就走了。不多大一會兒工夫，趙文秀笑嘻嘻地走來，說道：我已和他約好了，咱們在新豐樓相會。咱們先到，他一會兒就來。宋漢彪道：戲完了再去不成嗎？趙文秀笑道：宋旅長，你對於捧角這個事，真是外行。捧角的規矩，你是捧誰，誰的戲完了，你就得走，若要望下瞧，你就是聽戲來了，不是捧他來了，你怎樣花錢，他也不會領你情的。走罷，你跟着我學，準沒有錯。宋漢彪見他說得還有幾分理由，將信將疑的，便跟着他走。兩人到了新豐樓，沏了一壺茶，剛只倒了一鍾，就聽見外面夥計喊道：宋旅長嗎？在四號。說話之間，門簾一掀，進來一個長衣女郎，正是紀丹梅。宋漢彪卻不料趙文秀有這樣大的魔力，說辦到就辦到。當時見了紀丹梅，只是張着嘴樂，一刻兒工夫，不知怎樣說好。倒是趙文秀從從容容的，從中給他們介紹。從此以後，他們就認識了。認識的時候，還不到一個月，宋漢彪已經花了好幾百塊錢。也是趙文秀給他出的主意，每逢進城，就在平安飯店開一個房間，然後叫紀丹梅來，吃大菜，抽大煙，足樂一陣。這天紀丹梅到平安飯店的時候，宋漢彪另外還約着

幾個朋友。一個是師部參謀長孫祖武，一個是旅長吳學起，一個是軍需孔有方。紀丹梅一進房間，宋漢彪正和孫祖武兩對面，躺在牀上抽大煙。吳學起和孔有方坐在沙發上，拍着大腿，擺腦袋，合唱武家坡。吳學起一見紀丹梅，先迎上前去，握着他的手道：「嘿！真俊！下了臺，比在臺上還要好看。」紀丹梅出其不意的被一個粗黑大漢拿住了手，倒嚇了一跳。孫祖武丟了煙鎗，坐了起來，哈哈大笑道：「吳大哥總是這樣性急，人家還不認得你是誰，你就和人家開起玩笑來。」宋漢彪也起來了，這才給紀丹梅一一介紹。吳學起道：「老宋，上次你介紹的那個小趙兒，怎麼還沒有來？他是對我說了，也給我找這一個呢。你知道他家電話，打一個電話催一催罷。他要是不來，我不在這裏乾找急，我要逛胡同去了。」宋漢彪聽他這樣說，既然邀他來了，只得去打一個電話。趙文秀原曾和吳學起會過一面，見他那一副樣子，不大好惹。若是給他介紹一個坤伶，一見之後，恐怕人家不願意，所以會面時，含糊答應了，並沒有誠意給他介紹。今天宋漢彪在平安飯店開房間，就不敢來。現在宋漢彪打電話到戲院子裏一催，不來，又怕得罪了人，想弄點小差使的希望，也不免斷了。如此只得告訴就來。掛上電話，卻低頭想着，介紹那一個好呢？這電話室正在經理室隔壁，忽聽有男女談判之聲。有一個女子說道：「這樣說是不成了，咱們再見罷。」趙文秀伸頭一看時，是一個十八九的女孩子，穿了一件淡藍竹布長衫，頭上戴了一頂四川軟梗草帽，臉子長的倒還清秀，就是鼻梁高一點。這人見過幾面的，他在天橋唱戲，還有一點小名，現在很想在六舞臺搭班呢。不過他的名字，一時記不起來，不好叫他，讓他出去了，自己開了屋後門，繞道搶到他前面去，兩人頂頭相遇，趙文秀不管他認識不認識，先笑着點了一個頭。那女孩子見有人招呼，也就站住了腳。趙文秀道：「瞧你這樣子，好像又沒有說妥啦。你的戲，很不錯，我是看見過的，正用得着你這樣一個花衫。可惜剛才我不在當面，我在當面一定給你說好。我姓趙，這裏經理是我的親戚。那女孩子聽他這樣說，便笑道：「你現在還能給我去說一說嗎？我只要戲碼排得後一點，什麼我都可將就。」趙文秀道：「那就很好辦。你瞧，你叫什麼名字，一刻我會想不起來了。那女

孩子笑道：我叫周美芳，趙先生記得嗎？趙文秀道：對了對了，這樣極熟的名字，我會想不起來，該打該打。周美芳笑道：趙先生真客氣。只要你和我多說兩句話，我就很謝謝了。趙文秀笑道：要說請人說話，這裏有個人比我還有勁，可惜周老板不認得他。周美芳道：是那一位？趙文秀道：他也是我的朋友，平常老在一處談的，他可不是個平常的人，他是個旅長呢。周美芳道：他是這樣一個人，那就沒法子認識了。趙文秀道：怎麼沒法子？只要你有工夫和我去會他一會，就認識了。他今天正和一個姓宋的旅長，在平安飯店打牌呢。周美芳道：那個宋旅長？就是捧紀丹梅的那個人嗎？趙文秀道：這算被你猜着了。紀丹梅現在也在那裏呢，你去不去？周美芳聽說，低了頭，將竹布長衫牽了一牽。趙文秀道：周老板若是願去的話，回家去說聲兒也好，我可以在這裏等你。你雇個來回車兒也很快的。周美芳見趙文秀說的話，無不合他的心意，十分歡喜，當真雇了個來回車兒，回到家去，換了一套網衣服來。他初見趙文秀，倒好像難爲情，趙文秀卻毫不理會，又同他雇了車，一路到平安飯店來。周美芳坐在車上，心裏可就想着，這不是活該！正在爲錢逼得沒法兒辦，現在若和這旅長認識了，還愁什麼？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兩輛車，便停在平安飯店門口。趙文秀和周美芳下了車，便向飯店裏走。走到樓梯當中，趙文秀停住了，對着周美芳輕輕的說道：無論如何，你別說是在天橋唱戲的。你就說向來在京外唱戲，現在回京來搭班，還沒有說妥呢。周美芳笑道：我正想這樣說呢。就怕不能撒謊，所以沒跟你提。趙文秀笑道：你敞開來撒謊罷，他們是不懂的。可是還有一層，你那個名字，在天橋用過沒用過？周美芳道：我在天橋出臺的時候，名字叫小玉鈴，後來在家裏學戲，就用的是現在這個名字。原是爲着天橋的名字不能用，才改的。趙文秀笑道：那就好，算是一點兒破綻也不露了。商議已好，兩個人便到宋漢彪開的房間裏來。吳學起見宋漢彪拉着紀丹梅坐在軟榻上，卿卿我我的說話，急得他只爬耳撓腮。現在見趙文秀帶着一個漂亮女子進來，不由咭嘴一樂，便道：嘿！小趙兒，這是你給我介紹的朋友嗎？趙文秀笑了一笑，回頭對周美芳道：這就是吳旅長。周美芳心裏想着的吳旅長，也不過是



個趕武夫罷了，倒不料是這般一個長大黑漢。一見之後，未免楞住了。吳學起笑道：咱們一回見面，二回就熟。別害臊，請坐罷。周美芳一想，自己幹什麼來的，怕什麼？這樣一想，就對吳學起嫣然一笑。吳學起那裏見得這個？便拉着他問長問短。孫祖武笑道：嘿！吳大哥，你真不客氣，這位來了，咱們都沒有交談，你就先和他好上了。以後有這種好事，還敢請你加入嗎？吳學起笑道：我是一時大意，把你們就誤下了。於是牽着周美芳的手，一一給他介紹。紀丹梅知道周美芳是天橋的角色，很瞧他不起，只是和宋漢彪說話，不大理他。宋漢彪橫躺在牀上抽煙，紀丹梅便伏在牀沿上，拿着十幾根取燈，在煙燈邊擺字。宋漢彪笑道：這麼大人，還是淘氣，你給我燒兩個泡子罷。紀丹梅笑道：我燒泡子，很費煙，弄的不好，就給燒焦了，這事我辦不好。別抽煙了，坐起來咱們談談罷。說時，在衣袋裏掏了一陣，掏出一面粉鏡，一疊粉紙，對着煙燈的光，就照着鏡子，將粉紙向臉上撲粉，在他撲粉的時，無意之間，粉紙裏面，忽然落下一張字紙。宋漢彪眼快，伸手便檢來一看，原來不是別物，乃是一張當票。當了什麼東西，那是看不出來，當的錢，卻是七兩二錢銀子。宋漢彪輕輕將他的衫袖一扯，笑道：你掉了東西了。因把當票給他看道：這是你的嗎？紀丹梅一把搶了過來，便向袋裏一塞，笑道：怪寒蠢的，你別嚷。宋漢彪道：我看那上面的日期，是今天送去的呢，你有什麼急用，這樣等不及？紀丹梅道：我們有什麼等不及，還願意嗎？可是欠人家的人，人家真等不及呢。宋漢彪道：你既然早知道要和我會面的，爲什麼不等着和我見了面再說呢。紀丹梅道：我原知道旅長會幫我的忙，可是我不好意思說。宋漢彪笑道：這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們這樣好的交情，還在乎嗎？說時，拉了紀丹梅的手，讓他把身子就過來，卻對着他耳朵，輕輕說了兩句話。紀丹梅奪了兩手，向懷裏一藏，對宋漢彪笑着吓了一聲。宋漢彪就愛這個調調兒，當時哈哈大笑。坐了一會，他一聲不響，掏了兩張十元的鈔票，塞在紀丹梅手裏。紀丹梅在家裏就料定了可以和宋漢彪借錢。不料自己還沒開口，人家的錢就送來了，這真是痛快極了。因此，他便專門陪着宋漢彪說話，那個周美芳也是和吳學起糾纏在一處，因就乘機向吳學起道：

我是由京外回來搭班的，他們都不很大理我。你能够抽出一點工夫，再捧我一捧嗎？吳學起道：你無論那個班子裏，我都去捧你。周美芳道：那有那麼容易，無論那個班子都能去哩？我現在想搭春明舞臺那個班子，他們排擠得很厲害，不讓我搭上呢。你能不能給我個法子？吳學起道：班子有的是，你爲什麼一定要到春明舞臺去露？周美芳道：這自然有原因的。因爲春明舞臺有的是錢，能照着數目給包銀。而且在那裏看戲的，多半是有些身分的人，只要能搭個週年半載，自然就紅起來。吳學起笑着將大腿一拍，卜的一聲響，笑道：這話有理，非在春明舞臺露一露不可。露了本事，人家都說好，這名聲就算打出來了。周美芳笑道：你知道這不就結了。他們這兩對人情話綿綿，趙文秀可就不敢搭腔，只是有一句沒一句，找着孫祖武孔有方兩人說話。吳學起突然的對趙文秀笑道：小趙兒，我派你一個差事，你可願幹？趙文秀聽了這句話，真覺得吳旅長是十二分痛快，連忙站了起來，眯着兩眼笑道：隨便。吳旅長派我什麼差事，我都從命。我雖然不懂軍事，在學堂裏也學過兵式操，先生也給我們講過一些軍事學，軍佐的事，總擔任的下。吳學起把頭一擺，微笑道：你別犯官迷了，那裏有這樣沒人幹剩下來的軍佐，讓你當去？我是派你去說合一件小事，不是叫你去當差事，你可聽清楚了。趙文秀碰了這一個大釘子，不異喝了三斤花雕，渾身火燒一般，覺得是站着不好，坐下來也不好。孫祖武究竟是個識字的人，覺得趙文秀很難堪，便笑道：吳旅長是跟你開玩笑的。也許他真有事託你，你給他辦得好好兒的，他自然就會給你差事。吳學起道：這話算我承認了。我來問你，你不是和春明舞臺的經理是親戚嗎？你給周老板幫個忙，給他來一分兒怎樣？你可別推諉，我全知道了，你們那兒的經理，是前後臺一把抓，他也能請角兒的。趙文秀這才定了一定神，把臉上的顏色，轉白了一點，也笑道：我要能說上，還不說嗎？可是我的話不靈呢。請吳旅長問一問周老板就知道。依我說，莫如吳旅長把經理找着當面，只要一提，事準成。吳學起道：我又不認識那個經理是張三李四，怎樣能够找他？趙文秀道：那我倒可以介紹。就說吳旅長是我的朋友，要找他談一談，他一定會見你的。吳

學起笑道：嘿！我是你的朋友？可給你露臉！得看周美芳的情分，就那麼辦罷。咱們是那一天見面？趙文秀笑道：擇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我這就去找他來你看怎樣？吳學起走過來，用他的大巴掌，拍着趙文秀的肩膀道：好小子！這樣辦，算你有出息，這朋友算咱們交上了。趙文秀被他罵了，心裏雖然一陣難過，面上倒也不好怎樣反對，只當好小子那三字，沒有聽見，便笑道：我這就去，若是要快一點，最好借你汽車我坐一坐，就是車外邊站着的兩個護兵，也得跟了去。這樣辦，敝親他不知道有什麼要緊的事，一定來得快了。吳學起道：好！我全依你，快去快來罷。就吩咐飯店裏夥計，把護兵叫來，告訴了他這話，於是趙文秀坐着站了兩名護兵的汽車，向春明舞臺而來。

##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



# 這

個趙文秀的表兄王實公，這兩天是常在戲院子裏辦事，所以趙文秀來找他，是十拿九穩，可以會着的。當時汽車到了戲院子門口，門口站崗的巡警，也不知道來了一個什麼闊人，趕緊靠傍邊一站。及至車門一開，卻是趙文秀走出來，倒出於意料以外。向來趙文秀進出，是和門口巡警要笑一笑的，這時下了車，昂着頭進大門，巡警和他笑時，他卻沒有理會。走到了經理室，王實公正在寫信，擡頭一見是他，剛要說話，接上又看見他身後站着兩名掛盒子砲的兵士，倒不由得嚇了一跳。趙文秀先笑道：表哥，我的好朋友吳旅長，現在平安飯店，剛才我是坐了他的汽車來的。這兩位就是他的護兵，那裏還有宋旅長，孔軍需官，孫參謀長。王實公聽他說了一大套，卻是莫明其妙，只白瞪兩眼，望着他。他這才道：我的好朋友吳旅長，他有幾句話要對你說，特意來找你去談談。王實公道：那個吳旅長，我又不認識他。趙文秀道：不認識他不要緊，是我的好朋友，你和我一路去見他得了。王實公道：若是有事，非我去不可，我一定去。但是，你也要說出原委來，究

竟有什麼事要找我去？趙文秀怕王實公不去，就把吳學起要薦角的事說了一遍，只是沒有提到這角兒是誰。王實公聽了一個詳細，心裏這才放下一塊石頭，原來是不要緊的事。依着王實公，便要坐自己的小汽車去。趙文秀道：何必呢？我們就同坐吳旅長的車去得了。回頭一看，見兩個護兵已走，便低低的笑道：坐他的車，車子外站着兩個兵，那是多麼威風。而且車子開得飛也似的跑，坐在上面，真是痛快。說時，催着王實公就要他走。王實公被催不過，只好和他一路去。到了平安飯店，和吳學起會面，一眼就看見周美芳，恍然大悟，原來薦的就是他。吳學起笑道：王先生，這周老板，大概你也認識。王實公道：我們原是極熟的人。吳學起道：既然是極熟的人，貴園子裏怎樣不請他唱戲呢？王實公道：原有這個意思。說着，皺了一皺眉毛，因道：無奈人是早請好了的，這個時候，實在不敢加入。吳學起見他有拒絕的意思，就很高興，臉上的顏色，由黑裏泛出一層淺紫來。眉頭一聳，眼睛一瞪。王實公見他大有不以爲然的樣子，怕得罪了他，趕快說道：不過吳旅長介紹的人，總要想法子的。讓我回去，和後臺商量看。吳學起道：不用商量了。你要回去商量的，不是爲着怕花錢嗎？這一層沒關係，該花多少錢，由我拿出來，你瞧怎麼樣？王實公笑道：那是笑話了，那有這種道理呢？吳學起道：怎麼着？你瞧我不起，說我不能花這個錢嗎？宋漢彪怕兩人言語鬧僵了，要鬧出什麼笑話。因就對王實公道：我這位吳大哥可是說得到做得到，並不是客氣話。王先生就斟酌辦罷。王實公道：吳旅長有這樣的好意，那是很感激的，可是那樣辦，不敢當。吳學起道：你戲園子裏自己捨不得花錢，人家花錢，你又不好意思，說來說去，那我薦的人，一定不給面子了。王實公道：不敢，不敢，周老板本很好，我們就打算請。有吳旅長這樣一介紹，格外的要請了，不過……吳學起道：別又不過不過的，乾脆你就算請了他。至於錢多少，我們滿不在乎，可就是要這個面子。王實公見吳學起一再的說，不在錢之多少，料想是不要多少錢，不如就此答應了。遂答道：既然吳旅長這樣幫忙，我就負一些責任，算是請了周老板。至於包銀多少，讓我回去商量定了，再答復吳旅長。吳學起道：你說這話，就不通。我還在平安飯店

待個十天八天等你的回信嗎？一百了有什麼話當面說了就結了。王實公被他一頓硬話相撞倒弄得不好意思。又是宋漢彪說道：王先生，你不必考慮，索性把這責任擔一下子，你當面把包銀說定了。王實公笑道：兄弟在戲園子裏雖然是一個經理，只有請那二三十塊錢的雜角兒，可以隨便調遣。至於好些的，總要和股東會幾個出頭的人商量商量。吳學起道：我瞧你這樣子，也未必能出個三百二百的。若說百兒八十，那不在乎，我每月只給周老板打一場牌就準有了。你不是說二三十塊錢，能負責任嗎？現在我三十塊錢，也不要你出，只要你出二十塊錢就成了。說到這裏，回頭又對周美芳道：你別嫌錢少，我每月給你添上一百。這一百塊錢是我出，我倒不怕戲園子露臉。說時，臉又向着王實公道：你們對外可別說實話，若是我薦的人，只够二十塊錢，可就罵苦了我了。王實公不料吳學起費這麼大力量薦一個人，僅只二十塊錢包銀，真是一場怪事。當時便答道：果然如此，兄弟就是可以負責答應，但不知周老板願意什麼時候登臺？吳學起笑道：這個我可不能作主，世上的媒人，只能給你找新媳婦，可不能給你包養小子。周美芳聽他說話真粗，倒有些不好意思。吳學起見他沒有作聲，便道：怎麼？你嫌錢少嗎？你放心，我答應了的錢，若不算事，我吳某人就不是人造的。他這一起誓，滿屋子人都笑了。吳學起道：別笑，我這是真話。紀老板，咱們辦的這事，你可別對外人說。你一說了，周老板就怪寒蠢的。紀丹梅還未答言，吳學起又掉過頭來，對趙文秀道：你可得給他鼓吹鼓吹，你不是要我找差事嗎？你就得把這件事辦得好好的，我就給你設法。你聽準了，姓吳的說話，沒有失信的。趙文秀心裏是歡喜，恨不得立刻答應。幾個是字，無奈當着許多人的面，不好意思說那話，只是乾笑了一陣。人家王實公問周美芳幾時登臺，那一句話，始終沒有問出來。自己逆料，這未必就談得到什麼頭緒，談了一會，約着周美芳在戲園子裏再商量，告辭先走了。趙文秀在平安飯店又胡混了一陣，直到只剩宋吳二旅長，紀周兩老板，他才走了。他聽了吳旅長可以給差事的話，就盤算了一陣。心想，要捧周美芳，論到錢，我是不够資格，除非在報上替他鼓吹鼓吹。這影報的編輯楊杏園和自己

曾有點交情，不如去找找他看。他若肯在副張上畫出一塊地盤給我作戲評，我就可以盡量捧一捧了。但是突如其來的找人，人家不疑心嗎？趙文秀想了大半晚上的法子，居然被他得着一個主意。到了次日，便來拜訪楊杏園。因道：上兩個月，我就說了，要請你去聽戲的。只因爲事情一忙，就把請客的事忘了。昨天有兩個朋友，要我請他聽戲，我就忽然把這事想起來了。因此再也不敢耽誤，今天特來拜訪，請你自定一個日期，將來我好來奉請。楊杏園道：那是很感謝的。但是你老哥並沒有邀我聽戲，恐怕是你自己記錯了。趙文秀道：不錯，不錯，恐怕楊先生正事多，把這個約會忘了。楊杏園對於人家來請聽戲，總不能認爲是惡意。便道：這幾日很忙，沒有工夫去怎麼辦呢？趙文秀道：若是事忙，可以晚點兒去，只聽一兩齣好戲得了。我們那兒，有一個現成的包廂，隨便什麼時候去，那兒就有位子空。只要你去，你先招呼一聲，我就給你預備一切。明天的戲，我看不大好，不來請了。後日的戲，好還不算，還有一個極美麗的新角兒上臺，可以請楊先生去看看。只要楊先生說一聲好，報上再一鼓吹，那末，就是一經品題，身价十倍了。楊杏園笑道：你說這話，我可不敢當。而且我的事很多，那有工夫去作戲評？趙文秀道：那不要緊。你若不嫌我的文章狗屁胡說，我就給楊先生擔任這項工作，每日送五百字到府，請你改正。楊杏園一想，他是一個皮簧研究家，很懂一些戲理。若是每日能送四五百字的戲評，倒是一筆好買賣，不可失之交臂。便笑道：若能幫我這一個大忙，我是感激不盡，要我什麼交換的條件呢？趙文秀道：盡純粹義務，什麼條件也用不着。楊先生若一定要報酬，至多有什麼不要的舊小說書，送兩套給我看看，那就成了。楊杏園笑道：當編輯先生的人，有人送好稿子給他，猶如厨子得着人送大米一般，豈有不受之禮？你老兄有此一番好意，就請早早的把大稿賜下罷。趙文秀道：我雖願意班門弄斧，還不知道楊先生的主張如何？我們就以後天的戲，作爲標準，一面看，一面討論，討論完了，我記起來，就是一篇好文字了。後日之約，請你務必要到。楊杏園正有所求於他，也就答應一準前去。到了那天，趙文秀好幾遍電話相催，下午打過一點鐘，就去了。等到周美芳上臺，唱的是

